

史记卷九十

列传三十 魏豹彭越列传

魏豹者，故魏诸公子也。其兄魏咎，故魏时封为宁陵君。秦灭魏，迁咎为家人。陈胜之起王也，咎往从之。陈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，魏地已下，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。周市曰：“天下昏乱，忠臣乃见。今天下共畔秦，其义必立魏王后乃可。”齐、赵使车各五十乘，立周市为魏王。市辞不受，迎魏咎于陈。五反，陈王乃遣立咎为魏王。

注 索隐案：彭越传云“魏豹，魏王咎从弟，真魏后也”。

注 索隐案：晋灼云“宁陵，梁国县也，即今宁陵是”。

注 正义王，于放反。

注 索隐老子曰“国家昏乱有忠臣”，此取以为说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元年十二月也。”

章邯已破陈王，乃进兵击魏王于临济。魏王乃使周市出请救于齐、楚。齐、楚遣项它、田巴将兵随市救魏。章邯遂击破杀周市等军，围临济。咎为其民约降。

约定，咎自烧杀。

注 正义故城在淄州高苑县北二里，本汉县。

注 索隐案：项它，楚将；田巴，齐将也。正义它，徒多

反。

魏豹亡走楚。楚怀王予魏豹数千人，复徇魏地。项羽已破秦，降章邯。豹下魏二十余城，立豹为魏王。豹引精兵从项羽入关。汉元年，项羽封诸侯，欲有梁地，乃徙魏王豹于河东，都平阳，为西魏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二年六月。”

注 正义今晋州。

汉王还定三秦，渡临晋，魏王豹以国属焉，遂从击楚于彭城。汉败，还至荥阳，豹请归视亲病，至国，即绝河津畔汉。汉王闻魏豹反，方东忧楚，未及击，谓酈生曰：“缓颊往说魏豹，能下之，吾以万户封若。”酈生说豹。豹谢曰：

“人生一世闲，如白驹过隙耳。今汉王慢而侮人，骂詈诸侯髡臣如骂奴耳，非有上下礼节也，吾不忍复见也。”于是汉王遣韩信击虜豹于河东，传诣荥阳，以豹国为郡。汉王令豹守荥阳。楚围之急，周苛遂杀魏豹。

注 正义临晋在同州朝邑县界。

注 索隐庄子云“无异骐驎之驰过隙”，则谓马也。小颜云“白驹谓日影也。

隙，壁隙也”。以言速疾，若日影过壁隙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二年九月也。”

注 集解高祖本纪曰：“置三郡，河东、太原、上党。”

彭越者，昌邑人也，字仲。常渔钜野泽中，为髡盗。陈胜、项梁之起，少年或谓越曰：“诸豪桀相立畔秦，仲可以来，亦效之。”彭越曰：“两龙方斗，且待之。”

注 正义汉武更山阳为昌邑国，有梁丘乡。梁兵故城在曹州城武县东北三十三里。

居岁余，泽闲少年相聚百余人，往从彭越，曰：“请仲为长。”越谢曰：“臣不愿与诸君。”少年强请，乃许。与期旦日日出会，后期者斩。旦日日出，十余人后，后者至日中。于是越谢曰：“臣老，诸君强以为长。今期而多后，不可尽诛，诛最后者一人。”令校长斩之。皆笑曰：“何至是？请后不敢。”于是越乃引一人斩之，设坛祭，乃令徒属。徒属皆大惊，畏越，莫敢仰视。乃行略地，收诸侯散卒，得千余人。

注 索隐旦日谓明日之朝日出时也。

沛公之从碭北 击昌邑，彭越助之。昌邑未下，沛公引兵西。彭越亦将其觶居钜野中，收魏散卒。项籍入关，王诸侯，还归，彭越觶万余人毋所属。汉元年秋，齐王田荣畔项王，（汉）乃使人赐彭越将军印，使下济阴以击楚。楚命萧公角 将兵击越，越大破楚军。汉王二年春，与魏王豹及诸侯东击楚，彭越将其兵三万余人归汉于外黄。汉王曰：“彭将军收魏地得十余城，欲急立魏后。

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从弟也，真魏后。”乃拜彭越为魏相国，擅将其兵，略定梁地。

注 正义碭音徒郎反。宋州碭山县。

注 正义萧县令。楚县令称公；角，名。

注 索隐擅犹专也。

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，彭越皆复亡其所下城，独将其兵北居河上。汉王三年，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，击楚，绝其后粮于梁地。汉四年冬，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，彭越攻下睢阳、

外黄十七城。项王闻之，乃使曹咎守成皋，自东收彭越所下城邑，皆复为楚。越将其兵北走谷城。汉五年秋，项王之南走阳夏，彭越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，得谷十余万斛，以给汉王食。

注 正义滑州河上。

注 正义睢阳，宋州宋城也。外黄在汴州雍丘县东。

注 正义河南府泛水是。

注 正义为，于伪反。

注 正义在齐州东阿县东二十六里是。

注 正义夏，古雅反。陈州太康县也。

汉王败，使使召彭越并力击楚。越曰：“魏地初定，尚畏楚，未可去。”汉王追楚，为项籍所败固陵。乃谓留侯曰：“诸侯兵不从，为之柰何？”留侯曰：

“齐王信之立，非君王之意，信亦不自坚。彭越本定梁地，功多，始君王以魏豹故，拜彭越为魏相国。今豹死毋后，且越亦欲王，而君王不蚤定。与此两国约：即胜楚，睢阳以北至谷城，皆以王彭相国；从陈以东傅海，与齐王信。齐王信家在楚，此其意欲复得故邑。君王能出捐此地许二人，二人今可致；即不能，事未可知也。”于是汉王乃发使使彭越，如留侯策。使者至，彭越乃悉引兵会垓下，遂破楚。（五年）项籍已死。春，立彭越为梁王，都定陶。

注 正义固陵，地名，在陈州宛丘县西北三十二里。

注 正义从宋州已北至郢州以西，曹、濮、汴、滑并与彭越。

注 集解傅音附。索隐傅音附。正义从陈、颍州北以东，

亳、泗、徐、淮北之地，东至海，并淮南、淮阴之邑，尽与韩信。韩信又先有故齐旧地。

注 正义在亳州也。

注 正义曹州。

六年，朝陈。九年，十年，皆来朝长安。

十年秋，陈豨反代地，高帝自往击，至邯郸，征兵梁王。梁王称病，使将兵诣邯郸。高帝怒，使人让梁王。梁王恐，欲自往谢。其将扈辄曰：“王始不往，见让而往，往则为禽矣。不如遂发兵反。”梁王不听，称病。梁王怒其太仆，欲斩之。太仆亡走汉，告梁王与扈辄谋反。于是上使使掩梁王，梁王不觉，捕梁王，囚之雒阳。有司治反形已具，请论如法。上赦以为庶人，传处蜀青衣。西至郑，逢吕后从长安来，欲之雒阳，道见彭王。彭王为吕后泣涕，自言无罪，愿处故昌邑。吕后许诺，与俱东至雒阳。吕后白上曰：“彭王壮士，今徙之蜀，此自遗患，不如遂诛之。妾谨与俱来。”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彭越复谋反。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。上乃可，遂夷越宗族，国除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扈辄劝越反，不听，而云‘反形已见有司非也’。”瓚曰：“扈辄劝越反，而越不诛辄，是反形已具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青衣，县名，在蜀。”瓚曰：“今汉嘉是也。”索隐苏林曰：“县名，今为临邛。”瓚曰：“今汉嘉是也。”

注 索隐地理地郑属京兆。正义华州。

注 正义上唯季反。

太史公曰：魏豹、彭越虽故贱，然已席卷千里，南面称孤，喋血乘胜日有闻矣。怀畔逆之意，及败，不死而虏囚，

身被刑戮，何哉？中材已上且羞其行，况王者乎！彼无异故，智略绝人，独患无身耳。得摄尺寸之柄，其云蒸龙变，欲有所会其度，以故幽囚而不辞云。

注 正义言魏地阔千里，如席卷舒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喋，一作‘噤’。韩传亦有‘喋血’语也。”索隐音牒。

喋犹践也。杀敌践血而行，孝文纪“喋血京师”是也。

【索隐述赞】魏咎兄弟，因时而王。豹后属楚，其国遂亡。仲起昌邑，归汉外黄。往来声援，再续军粮。征兵不往，菹醢何伤。

史记卷九十一

列传三十一 黥布列传

黥布者，六人也，姓英氏。秦时为布衣。少年，有客相之曰：“当刑而王。”及壮，坐法黥。布欣然笑曰；“人相我当刑而王，几是乎？”人有闻者，共俳笑之。布已论输丽山，丽山之徒数十万人，布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，乃率其曹偶，亡之江中为鬲盗。

注 索隐地理志庐江有六县。苏林曰：“今为六安也。”

注 索隐按：布本姓英。英，国名也，咎繇之后。布以少时有人相云“当刑而王”，故汉杂事云“布改姓黥，以厌当之”也。正义故六城在寿州安丰县西南百三十三里。按：黥布封淮南王，都六，即此城。又春秋传六与蓼，咎繇之后，或封于英、六，盖英后改为蓼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几，一作‘岂’。”驷谓几，近也。索隐裴驷曰“臣瓚音机。几，近也”。楚汉春秋作“岂是乎”，故徐广云一作“岂”。刘氏作“祈”，祈者语辞也，亦通。

注 索隐谓觶共以俳优辈笑之。

注 正义言布论决受黥竟，丽山作陵也。时会稽郡输身徒。

注 索隐曹，辈也。偶，类也。谓徒辈之类。

陈胜之起也，布乃见番君，与其觶叛秦，聚兵数千人。番

君以其女妻之。章邯之灭陈胜，破吕臣军，布乃引兵北击秦左右校，破之清波，引兵而东。闻项梁定江定会稽，涉江而西。陈婴以项氏世为楚将，乃以兵属项梁，渡淮南，英布、蒲将军亦以兵属项梁。

注 正义时会稽郡所理在吴阖闾城中。

项梁涉淮而西，击景驹、秦嘉等，布常冠军。项梁至薛，闻陈王定死，乃立楚怀王。项梁号为武信君，英布为当阳君。

项梁败死定陶，怀王徙都彭城，诸将英布亦皆保聚彭城。当是时，秦急围赵，赵数使人求救。怀王使宋义为上将，范曾为末将，项籍为次将，英在、蒲将军皆为将军，悉属宋义，北救赵。及项籍杀宋义于河上，怀王因立籍为上将军，诸将皆属项籍。项籍使布先渡河击秦，布数有利，籍乃悉引兵涉河从之，遂破秦军，降章邯等。楚兵常胜，功冠诸侯。诸侯兵皆以服属楚者，以布数以少败觴也。

注 正义薛古城在徐州滕县界也。

注 正义南郡当阳县也。

项籍之引兵西至新安，又使布等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余万人。至关，不得入，又使布等先从闲道破关下军，遂得入，至咸阳。布常为军锋。项王封诸将，立布为九江王，都六。

注 正义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浉池县东二十二里。

注 索隐邹氏云“闲犹闲也，谓私也”。今以闲音纪菟反。闲道即他道，犹若反闲之义。

注 索隐案：汉书作“楚军前簿”，簿者卤簿。

汉元年四月，诸侯皆罢戏下，各就国。项氏立怀王为义帝，

徙都长沙，乃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。其八月，布使将击义帝，追杀之郴县。

注 正义郴，丑林反。今郴州有义帝庙及祠。

汉二年，齐王田荣畔楚，项王往击齐，征兵九江，九江王布称病不往，遣将将数千人行。汉之败楚彭城，布又称病不佐楚。项王由此怨布，数使使者诘让 召布，布愈恐，不敢往。项王方北忧齐、赵，西患汉，所与者独九江王，又多布材，欲亲用之，以故未击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诘，责也。”

汉三年，汉王击楚，大战彭城，不利，出梁地，至虞，谓左右曰：“如彼等者，无足与计天下事。”谒者随何进曰：“不审陛下所谓。”汉王曰：“孰能为我使淮南，令之发兵倍楚，留项王于齐数月，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。”随何曰：“臣请使之。”

乃与二十人俱，使淮南。至，因太宰主之，三日不得见。随何因说太宰曰：

“王之不见何，必以楚为强，以汉为弱，此臣之所以为使。使何得见，言之而是邪，是大王所欲闻也；言之而非邪，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质淮南市，以明王倍汉而与楚也。”太宰乃言之王，王见之。随何曰：“汉王使臣敬进书大王御者，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。”淮南王曰：“寡人北乡而臣事之。”随何曰：“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，北乡而臣事之，必以楚为强，可以托国也。项王伐齐，身负板筑，以为士卒先，大王宜悉淮南之饷，身自将之，为楚军前锋，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。夫北面而臣事人者，固若是乎？夫汉王战于彭城，项王未出齐也，大

王宜骚 淮南之兵渡淮，日夜会战彭城下，大王抚万人之觶，无一人渡淮者，垂拱而观其孰胜。夫托国于人者，固若是乎？大王提空名以乡楚，而欲厚自托，臣窃为大王不取也。然而大王不背楚者，以汉为弱也。夫楚兵虽强，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，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。然而楚王恃战胜自强，汉王收诸侯，还守成皋、荥阳，下蜀、汉之粟，深沟壁垒，分卒守徼乘塞，楚人还兵，闲以梁地，深入敌国八九百里，欲战则不得，攻城则力不能，老弱转粮千里之外；楚兵至荥阳、成皋，汉坚守而不动，进则不得攻，退则不得解。故曰楚兵不足恃也。使楚胜汉，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。夫楚之强，适足以致天下之兵耳。故楚不如汉，其势易见也。今大王不与万全之汉而自托于危亡之楚，臣窃为大王惑之。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。夫大王发兵而倍楚，项王必留；留数月，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。臣请与大王提剑而归汉，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，又况淮南，淮南必大王有也。故汉王敬使使臣进愚计，愿大王之留意也。”淮南王曰：“请奉命。”阴许畔楚与汉，未敢泄也。

注 正义今宋州虞城也。

注 索隐案：谓随何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淮南太宰作内主也。”韦昭曰：“主，舍也。”索隐太宰，掌膳食之官。韦昭曰“主，舍”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板，墙板也。筑，杵也。”

注 集解音埒。

注 索隐负犹被也。以不义被其身。

注 索隐徼谓边境亭鄣。以徼绕边陲，常守之也。乘者，登也，登塞垣而守之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羽从齐还，当经梁地八九百里，乃得

羽地。”索隐案：服虔曰“梁在楚汉之中闲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恃，一作‘罢’。言其已困，不足复苦也。”索隐案：汉书作“罢”，音皮。

楚使者在，方急责英布发兵，舍传舍。随何直入，坐楚使者上坐，曰：“九江王已归汉，楚何以得发兵？”布愕然。楚使者起。何因说布曰：“事已构，可遂杀楚使者，无使归，而疾走汉并力。”布曰：“如使者教，因起兵而击之耳。”于是杀使者，因起兵而攻楚。楚使项声、龙且攻淮南，项王留而攻下邑。数月，龙且击淮南，破布军。布欲引兵走汉，恐楚王杀之，故闲行与何俱归汉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在淮南王所。”

注 索隐按：构训成也。

注 索隐走音奏，向也。

注 正义宋州砀山县。

淮南王至，上方踞黠洗，召布入见，布(甚)大怒，悔来，欲自杀。出就舍，帐御饮食从官如汉王居，布又大喜过望。于是乃使人入九江。楚已使项伯收九江兵，尽杀布妻子。布使者颇得故人幸臣，将觶数千人归汉。汉益分布兵而与俱北，收兵至成皋。四年七月，立布为淮南王，与击项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三年十二月。”

注 正义高祖以布先分为王，恐其自尊大，故峻礼令布折服；已而美其帷帐，厚其饮食，多其从官，以悦其心；灌道也。

汉五年，布使人入九江，得数县。六年，布与刘贾入九江，诱大司马周殷，周殷反楚，遂举九江兵与汉击楚，破之垓下。

项籍死，天下定，上置酒。上折随何之功，谓何为腐儒，

为天下安用腐儒。随何跪曰：“夫陛下引兵攻彭城，楚王未去齐也，陛下发步卒五万人，骑五千，能以取淮南乎？”上曰：“不能。”随何曰：“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，至，如陛下之意，是何之功贤于步卒五万人骑五千也。然而陛下谓何腐儒，为天下安用腐儒，何也？”上曰：“吾方图子之功。”乃以随何为护军中尉。布遂剖符为淮南王，都六，九江、庐江、衡山、豫章郡皆属布。

注 索隐腐音辅。谓之腐儒者，言如腐败之物不任用。

七年，朝陈。八年，朝雒阳。九年，朝长安。

十一年，高后诛淮阴侯，布因心恐。夏，汉诛梁王彭越，醢之，盛其醢管赐诸侯。至淮南，淮南王方猎，见醢，因大恐，阴令人部聚兵，候伺旁郡警急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欲有所会。”

布所幸姬疾，请就医，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，姬数如医家，贲赫自以为侍中，乃厚馈遗，从姬饮医家。姬侍王，从容语次，誉赫长者也。王怒曰：“汝安从知之？”具说状。王疑其与乱。赫恐，称病。王愈怒，欲捕赫。赫言变事，乘传诣长安。布使人追，不及。赫至，上变，言布谋反有端，可先未发诛也。上读其书，语萧相国。相国曰：“布不宜有此，恐仇怨妄诬之。请击赫，使人微验淮南王。”淮南王布见赫以罪亡，上变，固已疑其言国阴事；汉使又来，颇有所验，遂族赫家，发兵反。

反书闻，上乃赦贲赫，以为将军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贲音肥。”索隐贲音肥，人姓也。赫

音虚格反。

注 集解一作“征”。

上召诸将问曰：“布反，为之柰何？”皆曰：“发兵击之，坑竖子耳。何能为乎！”

汝阴侯滕公召故楚令尹问之。令尹曰：“是故当反。”滕公曰：“上裂地而王之，疏爵而贵之，南面而立万乘之主，其反何也？”令尹曰：“往年杀彭越，前年杀韩信，此三人者，同功一体之人也。自疑祸及身，故反耳。”滕公言之上曰：“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，其人有筹策之计，可问。”上乃召见问薛公。

薛公对曰：“布反不足怪也。使布出于上计，山东非汉之有也；出于中计，胜败之数未可知也；出于下计，陛下安枕而卧矣。”上曰：“何谓上计？”令尹对曰：

“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齐取鲁，传檄燕、赵，固守其所，山东非汉之有也。”“何谓中计？”“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韩取魏，据敖庾之粟，塞成皋之口，胜败之数未可知也。”“何谓下计？”“东取吴，西取下蔡，归重于越，身归长沙，陛下安枕而卧，汉无事矣。”上曰：“是计将安出？”

令尹对曰：“出下计。”上曰：“何谓废上中计而出下计？”

令尹曰：“布故丽山之徒也，自致万乘之主，此皆为身，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，故曰出下计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封薛公千户。乃立皇子长为淮南王。上遂发兵自将东击布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疏，分也。‘禹决江疏河’是也。”索隐疏，分也。

汉书曰“禹决江疏河”。尚书曰“列爵惟五，分土惟三”。按；裂地是对文，故知疏即分也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往年、前年同耳，使文相避也。”

注 正义荆王刘贾都吴，苏州阖庐城也。

注 正义楚王刘交都徐州下邳。

注 索隐案：太康地记云“秦建敖仓于成皋”。又云“庾”，故云“敖庾”也。

注 正义古州来国。

注 正义今潭州。

注 集解桓谭新论曰：“世有围碁之戏，或言是兵法之类也。及为之上者，远碁疏张，置以会围，因而成多，得道之胜。中者，则务相绝遮要，以争便求利，故胜负狐疑，须计数而定。下者，则守边隅，趋作罫，以自生于小地，然亦必不如。”察薛公之言上计，云取吴、楚，并齐、鲁及燕、赵者，此广道地之谓。

中计云取吴、楚，并韩、魏，塞成皋，据敖仓，此趋遮要争利者也。下计云取吴、下蔡，据长沙以临越，此守边隅，趋作罫者也。索隐罫音乌卦反。

注 索隐刘氏云：“薛公得封千户，盖关内侯也。”

布之初反，谓其将曰：“上老矣，厌兵，必不能来。使诸将，诸将独患淮阴、彭越，今皆已死，余不足畏也。”故遂反。果如薛公筹之，东击荆，荆王刘贾走死富陵。尽劫其兵，渡淮击楚。楚发兵与战徐、僮闲，为三军，欲以相救为奇。或说楚将曰：“布善用兵，民素畏之。且兵法，诸侯战其地为散地。

今别为三，彼败吾一军，余皆走，安能相救！”不听。布果破其一军，其二军散走。

注 正义故城在楚州盱眙县东北六十里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地名也。”索隐案：地理志临淮有徐县、僮县。正义杜预云：“徐在下邳僮县东。”括地志云：“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县北四十里，古徐国也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谓散灭之地。”正义魏武帝注孙子曰：“卒恋土地，道近而易败散。”

遂西，与上兵遇蕲西，会甄。布兵精甚，上乃壁庸城，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，上恶之。与布相望见，遥谓布曰：“何苦而反？”布曰：“欲为帝耳。”

上怒骂之，遂大战。布军败走，渡淮，数止战，不利，与百余人走江南。布故与番君婚，以故长沙哀王使人给布，伪与亡，诱走越，故信而随之番阳。

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，遂灭黥布。

注 索隐上古外反，下持瑞反。韦昭云“蕲之乡名”。汉书作“榕”，应劭音保，(钲)[铎]下亭名。正义蕲音机。沛郡蕲城也。甄，逐瑞反。

注 集解邓展曰：“地名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表云成王臣，吴芮之子也。”驷案；晋灼曰“芮之孙固”。

或曰是成王，非哀王也，传误也。索隐“哀”字误也。是成王臣，吴芮之子也。

注 索隐番阳潞县之乡。

注 正义英布顷在饶州鄱阳县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。

立皇子长为淮南王，封贲赫为期思侯，诸将率多以功封者。

注 正义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县界。

注 集解汉书曰：“将率封者六人。”

太史公曰：英布者，其先岂春秋所见楚灭英、六，皋陶之后哉？身被刑法，何其拔兴之暴也！项氏之所坑杀人以千万数，而布常为首虐。功冠诸侯，用此得王，亦不免于身为世大僇。祸之兴自爱姬殖，妒媚生患，竟以灭国！

注 索隐拔，白曷反，疾也。

注 集解音冒。媚亦妒也。索隐案：王劭音冒，媚亦妒也。汉书外戚传亦云“或结宠妾妒媚之诛”。又论衡云“妒夫媚妇”，则媚是妒之别名。今原英布之诛为疑贲赫与其妃有乱，故至灭国，所以不得言妒媚是媚也。一云男妒曰媚。

【索隐述赞】九江初筮，当刑而王。既免徒中，聚盗江上。再雄楚卒，频破秦将。病为羽疑，归受汉杖。贲赫见毁，卒致无妄。

史记卷九十二

列传三十二 淮阴侯列传

淮阴侯韩信者，淮阴人也。始为布衣时，贫无行，不得推择为吏，又不能治生商贾，常从人寄食饮，人多厌之者，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，数月，亭长妻患之，乃晨炊蓐食。食时信往，不为具食。信亦知其意，怒，竟绝去。

注 正义楚州淮阴县也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无善行可推举选择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下乡，县，属淮阴也。”索隐案：下乡，乡名，属淮阴郡。

注 索隐案：楚汉春秋作“新昌亭长”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未起而默蓐中食。”

信钓于城下，诸母漂，有一母见信饥，饭信，竟漂数十日。信喜，谓漂母曰：“吾必有以重报母。”母怒曰：“大丈夫不能自食，吾哀王孙而进食，岂望报乎！”

注 正义淮阴城北临淮水，昔信去下乡而钓于此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以水击絮为漂，故曰漂母。”

注 正义音寺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如言公子也。”索隐刘德曰：“秦末多失国，言王孙、公子，尊之也。”苏林亦同。张晏云“字王

孙”，非也。

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，曰：“若虽长大，好带刀剑，中情怯耳。”觭辱之曰：

“信能死，刺我；不能死，出我嚙下。”于是信孰视之，俛出嚙下，蒲伏。

一市人皆笑信，以为怯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嚙，一作‘胯’。胯，股也，音同。”又云汉书作“跨”，同耳。索隐嚙，汉书作“胯”。胯，股也，音枯化反。然寻此文作“嚙”，欲依字读，何为不通？嚙下即胯下也，亦何必须作“胯”。

注 正义俛音俯。伏，蒲北反。

及项梁渡淮，信杖剑从之，居戏下，无所知名。项梁败，又属项羽，羽以为郎中。数以策干项羽，羽不用。汉王之入蜀，信亡楚归汉，未得知名，为连敖。坐法当斩，其辈十三人皆已斩，次至信，信乃仰视，适见滕公，曰：“上不欲就天下乎？何为斩壮士！”滕公奇其言，壮其貌，释而不斩。与语，大说之。言于上，上拜以为治粟都尉，上未之奇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戏，一作‘麾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典客也。”索隐李奇云：“楚官名。”张晏云：“司马也。”

信数与萧何语，何奇之。至南郑，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，信度何等已数言上，上不我用，即亡。何闻信亡，不及以闻，自追之。人有言上曰：“丞相何亡。”

上大怒，如失左右手。居一二日，何来谒上，上且怒且喜，骂何曰：“若亡，何也？”何曰：“臣不敢亡也，臣追亡者。”

上曰：“若所追者谁何？”曰：“韩信也。”上复骂曰：“诸将亡者以十数，公无所追；追信，诈也。”何曰：“诸将易得耳。至如信者，国士无双。王必欲长王汉中，无所事信；必欲争天下，非信无所与计事者。顾王策安所决耳。”王曰：“吾亦欲东耳，安能郁郁久居此乎？”何曰：“王计必欲东，能用信，信即留；不能用，信终亡耳。”王曰：“吾为公以为将。”何曰：“虽为将，信必不留。”王曰：“以为大将。”何曰：“幸甚。”于是王欲召信拜之。何曰：“王素慢无礼，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，此乃信所以去也。王必欲拜之，择良日，斋戒，设坛场，具礼，乃可耳。”王许之。

诸将皆喜，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。至拜大将，乃韩信也，一军皆惊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事犹业也。”张晏曰：“无事用信。”

信拜礼毕，上坐。王曰：“丞相数言将军，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？”信谢，因问王曰：“今东乡争权天下，岂非项王邪？”汉王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？”汉王默然良久，曰：“不如也。”信再拜贺曰：“惟信亦为大王不如也。然臣尝事之，请言项王之为人也。项王暗恶叱筭，千人皆废，然不能任属贤将，此特匹夫之勇耳。项王见人恭敬慈爱，言语呕呕，人有疾病，涕泣分食饮，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，印刳敝，忍不能予，此所谓妇人之仁也。

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，不居关中而都彭城。有背义帝之约，而以亲爱王，诸侯不平。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，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立王善地。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，天下多怨，百姓不亲附，特劫于威强耳。名虽为霸，实失天下心。

故曰其强易弱。今大王诚能反其道：任天下武勇，何所不

诛！以天下城邑封功臣，何所不服！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，何所不散！且三秦王为秦将，将秦子弟数岁矣，所杀亡不可胜计，又欺其觴降诸侯，至新安，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，唯独邯、欣、翳得脱，秦父兄怨此三人，痛入骨髓。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，秦民莫爱也。大王之入武关，秋豪无所害，除秦苛法，与秦民约，法三章耳，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。于诸侯之约，大王当王关中，关中民咸知之。大王失职入汉中，秦民无不恨者。今大王举而东，三秦可传檄而定也。”于是汉王大喜，自以为得信晚。遂听信计，部署诸将所击。

注 索隐上于金反，下乌路反。喑哑，怀怒气。

注 索隐“筮”字或作“咤”。上昌栗反，下卓嫁反。叱筮，发怒声。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废，不收也。”索隐孟康曰：“废，伏也。”张晏曰“废，偃也。”

注 集解音凶于反。索隐音吁。呕呕犹区区也。汉书作“媯媯”。邓展曰“媯媯，好也”。张晏音吁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不忍授。”

注 索隐何不诛。按：刘氏云“言何所不诛也”。

注 索隐何不散。刘氏云：“用东归之兵击东方之敌，此敌无不散败也。”

注 索隐案：豪秋乃成。又王逸注楚词云“锐毛为豪，夏落秋生也”。

注 索隐案：说文云“檄，二尺书也”。此云“传檄”，谓为檄书以责所伐者。

八月，汉王举兵东出陈仓，定三秦。汉二年，出关，收魏、河南，韩、殷王皆降。合齐、赵共击楚。四月，至彭城，

汉兵败散而还。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，复击破楚京、索之闲，以故楚兵卒不能西。

注 正义汉王从关北出岐州陈仓县。

注 正义出函谷关。

汉之败却彭城，塞王欣、翟王翳亡汉降楚，齐、赵亦反汉与楚和。六月，魏王豹谒归视亲疾，至国，即绝河关反汉，与楚约和。汉王使酈生说豹，不下。其八月，以信为左丞相，击魏。魏王盛兵蒲腭，塞临晋，信乃益为疑兵，陈船欲度临晋，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罌燠渡军，袭安邑。魏王豹惊，引兵迎信，信遂虏豹，定魏为河东郡。汉王遣张耳与信俱，引兵东，北击赵、代。后九月，破代兵，禽夏说阌与。信之下魏破代，汉辄使人收其精兵，诣荥阳以距楚。

注 正义兵败散彭城而却退。

注 索隐：谓今蒲津关。

注 索隐塞音先得反。临晋，县名，在河东之东岸，对旧关也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益张旂旗，以疑敌者。”

注 索隐刘氏云：“陈船，地名，在旧关之西，今之朝邑是也。”案：京兆有船司空县，不名“陈船”。陈船者，陈列船艘欲渡河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灿，一作‘缶’。”服虔曰：“以木押缚罌灿以渡。”韦昭曰：“以木为器如罌灿，以渡军。无船，且尚密也。”正义按：韩信诈陈列船艘于临晋，欲渡河，即此从夏阳木押罌灿渡军，袭安邑。临晋，同州东朝邑界。

夏阳在同州北渭城界。

注 正义安邑故城在绛州夏县东北十五里。

注 索隐按：刘氏云“夏阳旧无船，豹不备之，而防临晋耳。今安邑被袭，故豹遂降也”。

注 正义今安邑县故城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余。” 骊案：李奇曰“夏说，代相也”。索隐司马彪郡国志上党沾县有阏与聚。阏音曷，又音媯。与音余，又音预。沾音他廉反。

正义阏与聚城在潞州铜鞮县西北二十里。

信与张耳以兵数万，欲东下井陘击赵。赵王、成安君陈余闻汉且袭之也，聚兵井陘口，号称二十万。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：“闻汉将韩信涉西河，虏魏王，禽夏说，新喋血阏与，今乃辅以张耳，议欲下赵，此乘胜而去国远斗，其锋不可当。臣闻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，樵苏后爨，师不宿饱。今井陘之道，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成列，行数百里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。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，从闲道绝其辎重；足下深沟高垒，坚营勿与战。彼前不得斗，退不得还，吾奇兵绝其后，使野无所掠，不至十日，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。

愿君留意臣之计。否，必为二子所禽矣。”成安君，儒者也，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，曰：“吾闻兵法十则围之，倍则战。今韩信兵号数万，其实不过数千。

能千里而袭我，亦已罢极。今如此避而不击，后有大者，何以加之！则诸侯谓吾怯，而轻来伐我。”不听广武君策，广武君策不用。

注 索隐案：地理志常山石邑县，井陘山在西。又穆天子传云“至于陘山之隧，升于三道之磴”是也。

注 正义井陘故关在并州石艾县东十八里，即井陘口。

注 索隐喋，旧音馐，非也。案：陈汤传“喋血万里之外”，如淳云“杀人血流滂沱也”。韦昭音徒协反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樵，取薪也。苏，取草也。”

韩信使人闲视，知其不用，还报，则大喜，乃敢引兵遂下。

未至井陘口三十里，止舍。夜半传发，选轻骑二千人，人持一赤帜，从闲道藁山而望赵军，诫曰：“赵见我走，必空壁逐我，若疾入赵壁，拔赵帜，立汉赤帜。”

令其裨将传飧，曰：“今日破赵会食！”诸将皆莫信，详应曰：“诺。”

谓军吏曰：“赵已先据便地为壁，且彼未见吾大将旗鼓，未肯击前行，恐吾至阻险而还。”信乃使万人先行，出，背水陈。赵军望见而大笑。平旦，信建大将之旗鼓，鼓行出井陘口，赵开壁击之，大战良久。于是信、张耳详弃鼓旗，走水上军。水上军开入之，复疾战。赵果空壁争汉鼓旗，逐韩信、张耳。

韩信、张耳已入水上军，军皆殊死战，不可败。信所出奇兵二千骑，共候赵空壁逐利，则驰入赵壁，皆拔赵旗，立汉赤帜二千。赵军已不胜，不能得信等，欲还归壁，壁皆汉赤帜，而大惊，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，兵遂乱，遁走，赵将虽斩之，不能禁也。于是汉兵夹击，大破虏赵军，斩成安君泚水上，禽赵王歇。

注 正义引兵入井陘狭道，出赵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传令军中使发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藁音蔽。依山自覆蔽。”索隐案：谓令从闲道小路向前，望见陈余军营即住，仍须隐山自蔽，勿令赵军知也。藁音蔽。蔽者，盖覆也。

楚汉春秋作“卑山”，汉书作“箠山”。说文云“箠，蔽也，从竹卑声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餐也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立驻传餐食也。”如淳曰：“小饭曰餐。言破赵后乃当共饱食也。”索隐如淳曰：“小饭曰餐。谓立驻传餐，待破赵乃大食也。”

注 正义绕蔓水，一名阜将，一名回星，自并州流入井陘界，即信背水阵陷之死地，即此水也。

注 正义恒州鹿泉县，即六国时赵壁也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泚音迟。”索隐徐广音迟。刘氏音脂。

信乃令军中毋杀广武君，有能生得者购千金。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致戏下者，信乃解其缚，东乡对，西乡对，师事之。

诸将效首虏（休）毕贺，因问信曰：“兵法右倍山陵，前左水泽，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陈，曰破赵会食，臣等不服。然竟以胜，此何术也？”信曰：“此在兵法，顾诸君不察耳。兵法不曰‘陷之死地而后生，置之亡地而后存’？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，此所谓‘驱市人而战之’，其势非置之死地，使人人自为战；今予之生地，皆走，宁尚可得而用之乎！”诸将皆服曰：“善。非臣所及也。”

注 索隐如淳曰：“效，致也。”晋灼云：“效，数也。”郑玄注礼“效犹呈见也”。

于是信问广武君曰：“仆欲北攻燕，东伐齐，何若而有功？”广武君辞谢曰：“臣闻败军之将，不可以言勇，亡国之大将，不可以图存。今臣败亡之虏，何足以权大事乎！”信曰：“仆闻之，百里奚居虞而虞亡，在秦而秦霸，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，用与不用，听与不听也。诚令成安君听足下计，若信者亦已为

禽矣。以不用足下，故信得侍耳。”因固问曰：“仆委心归计，愿足下勿辞。”广武君曰：“臣闻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虑，必有一得。故曰‘狂夫之言，圣人择焉’。

顾恐臣计未必足用，愿效愚忠。夫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，一旦而失之，军败郟下，身死泜上。今将军涉西河，虜魏王，禽夏说闾与，一举而下井陘，不终朝破赵二十万觝，诛成安君。名闻海内，威震天下，农夫莫不辍耕释耒，褕衣甘食，

倾耳以待命者。若此，将军之所长也。然而觝劳卒罢，其实难用。今将军欲举倦弊之兵，顿之燕坚城之下，欲战恐久力不能拔，情见势屈，旷日粮竭，而弱燕不服，齐必距境以自强也。燕齐相持而不下，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。若此者，将军所短也。臣愚，窃以为亦过矣。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，而以长击短。”韩信曰：“然则何由？”广武君对曰：“方今为将军计，莫如案甲休兵，镇赵抚其孤，百里之内，牛酒日至，以飨士大夫驛兵，北首燕路，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，暴其所长于燕，燕必不敢不听从。燕已从，使諠言者东告齐，齐必从风而服，虽有智者，亦不知为齐计矣。

如是，则天下事皆可图也。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，此之谓也。”韩信曰：“善。”

从其策，发使使燕，燕从风而靡。

乃遣使报汉，因请立张耳为赵王，以镇抚其国。汉王许之，乃立张耳为赵王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郟音臙。今高邑是。”

注 索隐此之西河当冯翊也。正义即同州龙门河，从夏阳度者。

注 索隐褕，邹氏音踰，美也。恐灭亡不久，故废止作业

而事美衣甘食，日偷苟且也，虑不图久故也。汉书作“靡衣偷食”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恐灭亡不久故也。”

注 集解魏都赋曰：“肴醴顺时。”刘逵曰：“醴酒也。”索隐刘氏依刘逵音。

醴酒谓以酒食养兵士也。案：史记古“释”字皆如此作，岂亦谓以酒食醴兵士，故字从酉乎？

注 正义首音狩，向也。

注 正义咫尺，八寸。言其简牍或长尺也。

注 正义暴音仆。

楚数使奇兵渡河击赵，赵王耳、韩信往来救赵，因行定赵城邑，发兵诣汉。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，汉王南出，之宛、叶闲，得黥布，走入成皋，楚又复急围之。六月，汉王出成皋，东渡河，独与滕公俱，从张耳军修武。至，宿传舍。晨自称汉使，驰入赵壁。张耳、韩信未起，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，以麾召诸将，易置之。信、耳起，乃知汉王来，大惊。汉王夺两人军，即令张耳备守赵地。拜韩信为相国，收赵兵未发者击齐。

注 正义宛在邓州。叶在许州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谓赵人未尝见发者。”

信引兵东，未渡平原，闻汉王使酈食其已说下齐，韩信欲止。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：“将军受诏击齐，而汉独发闲使下齐，宁有诏止将军乎？何以得毋行也！且酈生一士，伏轼掉三寸之舌，下齐七十余城，将军将数万觶，岁余乃下赵五十余，为将数岁，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？”于是信然之，从其计，遂渡河。齐已听酈生，即留纵酒，罢备汉守御信因袭齐历下军，

遂至临菑。

齐王田广以酈生卖己，乃亨之，而走高密，使使之楚请救。韩信已定临菑，遂东追广至高密西。楚亦使龙且将，号称二十万，救齐。

注 正义怀州有平原津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轼，今小车中隆起者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济南历城县。”

齐王广、龙且并军与信战，未合。人或说龙且曰：“汉兵远斗穷战，其锋不可当。

齐、楚自居其地战，兵易败散。不如深壁，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，亡城闻其王在，楚来救，必反汉。汉兵二千里客居，齐城皆反之，其势无所得食，可无战而降也。”龙且曰：“吾平生知韩信为人，易与耳。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，吾何功？今战而胜之，齐之半可得，何为止！”遂战，与信夹潍水陈。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，满盛沙，壅水上流，引军半渡，击龙且，详不胜，还走。龙且果喜曰：“固知信怯也。”

遂追信渡水。信使人决壅囊，水大至。龙且军大半不得渡，即急击，杀龙且。

龙且水东军散走，齐王广亡去。信遂追北至城阳，皆虏楚卒。

注 正义近其室家，怀顾望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出东莞而东北流，至北海都昌县入海。”索隐潍音维。地理志潍水出琅邪箕县东北，至都昌入海。徐广云“出东莞而东北流入海”，盖据水经而说，少不同耳。

注 正义城阳雷泽县是也，在濮州东南九十一里。

汉四年，遂皆降平齐。使人言汉王曰：“齐伪诈多变，反复之国也，南边楚，不为假王以镇之，其势不定。愿为假王便。”当是时，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，韩信使者至，发书，汉王大怒，骂曰：“吾困于此，旦暮望若来佐我，乃欲自立为王！”张良、陈平蹑汉王足，因附耳语曰：“汉方不利，宁能禁信之王乎？”

不如因而立，善遇之，使自为守。不然，变生。”汉王亦悟，因复骂曰：“大丈夫定诸侯，即为真王耳，何以假为！”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，征其兵击楚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发信使者所赍书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四年二月。”

楚已亡龙且，项王恐，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曰：“天下共苦秦久矣，相与戮力击秦。秦已破，计功割地，分土而王之，以休士卒。今汉王复兴兵而东，侵人之分，夺人之地，已破三秦，引兵出关，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，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，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。且汉王不可必，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，项王怜而活之，然得脱，辄倍约，复击项王，其不可亲信如此。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，为之尽力用兵，终为之所禽矣。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，以项王尚存也。当今二王之事，权在足下。足下右投则汉王胜，左投则项王胜。项王今日亡，则次取足下。足下与项王有故，何不反汉与楚连和，参分天下王之？”

今释此时，而自必于汉以击楚，且为智者固若此乎！”韩信谢曰：“臣事项王，官不过郎中，位不过执戟，言不听，画不用，故倍楚而归汉。汉王授我上将军印，予我数万饘，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，言听计用，故吾得以至于此。夫人深亲信

我，我倍之不祥，虽死不易。幸为信谢项王！

注 集解张华曰：“武涉墓在盱眙城东十五里。”

注 正义数，色庾反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郎中，宿卫执戟之人也。”

武涉已去，齐人蒯通通知天下权在韩信，欲为奇策而感动之，以相人说韩信曰：“仆尝受相人之术。”韩信曰：“先生相人何如？”对曰：“贵贱在于骨法，忧喜在于容色，成败在于决断，以此参之，万不失一。”韩信曰：“善。先生相寡人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愿少闲。”信曰：“左右去矣。”通曰：“相君之面，不过封侯，又危不安。相君之背，贵乃不可言。”韩信曰：“何谓也？”蒯通曰：“天下初发难也，俊雄豪桀建号壹呼，天下之士云合雾集，鱼鳞篮路，燿至风起。

当此之时，忧在亡秦而已。今楚汉分争，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，父子暴骸骨于中野，不可胜数。楚人起彭城，转斗逐北，至于荥阳，乘利席卷，威震天下。然兵困于京、索之闲，迫西山而不能进者，三年于此矣。汉王将数十万之觶，距巩、雒，阻山河之险，一日数战，无尺寸之功，折北不救，败荥阳，伤成皋，遂走宛、叶之闲，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。夫锐气挫于险塞，而粮食竭于内府，百姓罢极怨望，容容无所倚。以臣料之，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。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。足下为汉则汉胜，与楚则楚胜。臣愿披腹心，输肝胆，效愚计，恐足下不能用也。诚能听臣之计，莫若两利而俱存之，参分天下，鼎足而居，其势莫敢先动。夫以足下之贤圣，有甲兵之觶，据强齐，从燕、赵，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，因民之欲，西乡为百姓请命，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，孰敢不听！割大弱强，以立诸侯，诸侯已立，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。案齐之故，有胶、泗之地，怀诸侯以德，深拱揖让，则天下之

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。

盖闻天与弗取，反受其咎；时至不行，反受其殃。愿足下孰虑之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背畔则大贵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折，糴败也。北，奔北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于成皋伤匡也。”臣瓚曰：“谓军折伤。”

注 正义乡音向。齐国在东，故曰西向也。

注 正义止楚汉之战斗，士卒不死亡，故云“请命”。

韩信曰：“汉王遇我甚厚，载我以其车，衣我以其衣，食我以其食。吾闻之，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，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，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，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！”蒯生曰：“足下自以为善汉王，欲建万世之业，臣窃以为误矣。始常山王、成安君为布衣时，相与为刎颈之交，后争张廩、陈泽之事，二人相怨。

常山王背项王，奉项婴头而窜，逃归于汉王。汉王借兵而东下，杀成安君泜水之南，头足异处，卒为天下笑。此二人相与，天下至驩也。然而卒相禽者，何也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。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，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，而事多大于张廩、陈泽。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，亦误矣。大夫种、范蠡存亡越，霸句践，立功成名而身死亡。野兽已尽而猎狗亨。

夫以交友言之，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；以忠信言之，则不过大夫种、范蠡之于句践也。此二人者，足以观矣。愿足下深虑之。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，而功盖天下者不赏。臣请言大王功略：足下涉西河，虏魏王，禽夏说，引兵下井陘，诛

成安君，徇赵，胁燕，定齐，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，东杀龙且，西乡以报，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，而略不世出者也。今足下戴震主之威，挟不赏之功，归楚，楚人不信；归汉，汉人震恐：足下欲持是安归乎？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，名高天下，窃为足下危之。”韩信谢曰：“先生且休矣，吾将念之。”

后数日，蒯通复说曰：“夫听者事之候也，计者事之机也，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，鲜矣。听不失一二者，不可乱以言；计不失本末者，不可纷以辞。夫随厮养之役者，失万乘之权；守儋石之禄者，阙卿相之位。故知者决之断也，疑者事之害也，审豪牦之小计，遗天下之大数，智诚知之，决弗敢行者，百事之祸也。故曰‘猛虎之犹豫，不若蜂蚕之致螫；骐驎之局蹐，不如弩马之安步；孟贲之狐疑，不如庸夫之必至也；虽有舜禹之智，吟而不言，不如瘖聋之指麾也’。此言贵能行之。夫功者难成而易败，时者难得而易失也。时乎时，不再来。愿足下详察之。”韩信犹豫不忍倍汉，又自以为功多，汉终不夺我齐，遂谢蒯通。蒯通说不听，已详狂为巫。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杨雄方言‘海岱之闲名罍为儋’。石，斗石也。”苏林曰：

“齐人名小罍为儋。石，如今受鲐鱼石罍，不过一二石耳。一说，一儋与一斛之余。”索隐儋音都滥反。石，斗也。苏林解为近之。鲐音胎。

注 正义音适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局，一作‘蹐’也。”

注 索隐吟，郑氏音拒荫反，又音琴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本‘遂不用蒯通，蒯通曰：‘夫迫于细苛者，不可与图大事；拘于臣虏者，固无君王之意。’说

不听，因去详狂’也。”索隐案：汉书及战国策皆有此文。

汉王之困固陵，用张良计，召齐王信，遂将兵会垓下。项羽已破，高祖袭夺齐王军。汉五年正月，徙齐王信为楚王，都下邳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以齐为平原、千乘、东莱、齐郡。”

信至国，召所从食漂母，赐千金。及下乡南昌亭长，赐百钱，曰：“公，小人也，为德不卒。”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。告诸将相曰：“此壮士也。方辱我时，我宁不能杀之邪？杀之无名，故忍而就于此。”

注 集解张华曰漂母垓在泗口南岸。

项王亡将钟离昧家在伊庐，素与信善。项王死后，亡归信。汉王怨昧，闻其在楚，诏楚捕昧。信初之国，行县邑，陈兵出入。汉六年，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。高帝以陈平计，天子巡狩会诸侯，南方有云梦，发使告诸侯会陈：“吾将游云梦。”实欲袭信，信弗知。高祖且至楚，信欲发兵反，自度无罪，欲谒上，恐见禽。人或说信曰：“斩昧谒上，上必喜，无患。”信见昧计事。昧曰：“汉所以不击取楚，以昧在公所。若欲捕我以自媚于汉，吾今日死，公亦随手亡矣。”

乃骂信曰：“公非长者！”卒自刭。信持其首，谒高祖于陈。上令武士缚信，载后车。信曰：“果若人言，‘狡兔死，良狗亨；高鸟尽，良弓藏；敌国破，谋臣亡。’天下已定，我固当亨！”上曰：“人告公反。”遂械系信。至雒阳，赦信罪，以为淮阴侯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东海朐县有伊庐乡。” 案：韦昭曰

“今中庐县”。索隐徐注出司马彪郡国志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中庐在义清县北二十里，本春秋时庐戎之国也，秦谓之伊庐，汉为中庐县。项羽之将钟离昧顷在。”韦昭及括地志云皆说之也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狡犹猾。”索隐郊兔死。郊音狡。狡，猾也。吴越春秋作“郊兔”，亦通。汉书作“狡兔”。战国策曰“东郭逡，海内狡兔也”。

信知汉王畏恶其能，常称病不朝从。信由此日夜怨望，居常鞅鞅，羞与绛、灌等列。信尝过樊将军哙，哙跪拜送迎，言称臣，曰：“大王乃肯临臣！”信出门，笑曰：“生乃与哙等为伍！”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，各有差。上问曰：“如我能将几何？”信曰：“陛下不过能将十万。”上曰：“于君何如？”曰：“臣多多而益善耳。”上笑曰：“多多益善，何为为我禽？”信曰：“陛下不能将兵，而善将将，此乃言之所以为陛下禽也。且陛下所谓天授，非人力也。”

陈豨拜为钜鹿守，辞于淮阴侯。淮阴侯挈其手，辟左右与之步于庭，仰天叹曰：“子可与言乎？欲与子有言也。”豨曰：“唯将军令之。”淮阴侯曰：“公之所居，天下精兵处也；而公，陛下之信幸臣也。人言公之畔，陛下必不信；

再至，陛下乃疑矣；三至，必怒而自将。吾为公从中起，天下可图也。”陈豨素知其能也，信之，曰：“谨奉教！”汉十年，陈豨果反。上自将而往，信病不从。阴使人至豨所，曰：“弟举兵，吾从此助公。”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，欲发以袭吕后、太子。部署已定，待豨报。其舍人得罪于信，信囚，欲杀之。舍人弟上变，告信欲反状于吕后。吕后欲召，恐其党不就，乃与萧相国谋，诈令人从上所来，言豨已得死，列侯鬻臣皆贺。相国给信曰：“虽疾，强入贺。”信入，吕后

使武士缚信，斩之长乐钟室。信方斩，曰：“吾悔不用蒯通之计，乃为儿女子所诈，岂非天哉！”

遂夷信三族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表云为赵相国，将兵守代也。”

注 索隐按：晋灼曰，楚汉春秋云谢公也。姚氏案功臣表云慎阳侯乐说，淮阴舍人，告信反。未知孰是。”

注 正义长乐宫悬钟之室。

高祖已从豨军来，至，见信死，且喜且怜之，问：“信死亦何言？”吕后曰：“信言恨不用蒯通计。”高祖曰：“是齐辩士也。”乃诏齐捕蒯通。蒯通至，上曰：

“若教淮阴侯反乎？”对曰：“然，臣固教之。竖子不用臣之策，故令自夷于此。

如彼竖子用臣之计，陛下安得而夷之乎！”上怒曰：“亨之。”通曰：“嗟乎，冤哉亨也！”上曰：“若教韩信反，何冤？”对曰：“秦之纲绝而维弛，山东大扰，异姓并起，英俊乌集。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，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。跖之狗吠尧，尧非不仁，狗因吠非其主。当是时，臣唯独知韩信，非知陛下也。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觴，顾力不能耳。又可尽亨之邪？”

高帝曰：“置之。”乃释通之罪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以鹿喻帝位也。”

太史公曰：吾如淮阴，淮阴人为余言，韩信虽为布衣时，其志与觴异。其母死，贫无以葬，然乃行营高敞地，令其旁可置万家。余视其母墳，良然。假令韩信学道谦让，不伐己功，不矜其能，则庶几哉，于汉家勋可以比周、召、太公之徒，后

世血食矣。不务出此，而天下已集，乃谋畔逆，夷灭宗族，不亦宜乎！

【索隐述赞】君臣一体，自古所难。相国深荐，策拜登坛。沈沙决水，拔帜传餐。与汉汉重，归楚楚安。三分不议，伪游可叹。

史记卷九十三

列传三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

韩王信者，故韩襄王馭孙也，长八尺五寸。及项梁之立楚后怀王也，燕、齐、赵、魏皆已前王，唯韩无有后，故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，欲以抚定韩故地。项梁败死定陶，成確怀王。沛公引兵击阳城，使张良以韩司徒降下韩故地，得信，以为韩将，将其兵从沛公入武关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信都’。”索隐楚汉春秋云韩王信都，恐谬也。诸书不言有韩信都。案：韩王信初为韩司徒，后讹云“申徒”，因误以为韩王名耳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孺子为馭。”索隐张晏云“庶子为馭子”。何休注公羊以为“馭，贱子，犹之伐木有馭生也”。汉书晁错云“馭子悼惠王”是也。

注 正义故横城在宋州宋城县西南三十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二年六月也。都阳翟。”

注 正义河南县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他本多作‘申徒’，申与司声相近，字由此错乱耳。今有申徒，云是司徒之后，言司声转为申。”

沛公立为汉王，韩信从入汉中，乃说汉王曰：“项王王诸将近地，而王独远居此，此左迁也。士卒皆山东人，跂而望归，

及其锋东乡，可以争天下。”

汉王还定三秦，乃许信为韩王，先拜信为韩太尉，将兵略韩地。

注 索隐跂音企，起踵也。正义跂音岐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锋锐欲东向。”索隐按：姚氏云“军中将士气锋”。韦昭曰“其气锋锐欲东也”。

项籍之封诸王皆就国，韩王成以不从无功，不遣就国，更以为列侯。及闻汉遣韩信略韩地，乃令故项籍游吴时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。汉二年，韩信略定韩十余城。汉王至河南，韩信急击韩王昌阳城。昌降，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，常将韩兵从。三年，汉王出荥阳，韩王信、周苛等守荥阳。及楚败荥阳，信降楚，已而得亡，复归汉，汉复立以为韩王，竟从击破项籍，天下定。

五年春，遂与剖符为韩王，王颍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元年十一月，诛成。”骀案：汉书曰“封为穰侯”。索隐地理志穰县属南阳。

注 正义项籍在吴时，昌为吴县令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二年十一月。”

明年春，上以韩信材武，所王北近巩、洛，南迫宛、叶，东有淮阳，皆天下劲兵处，乃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，备御胡，都晋阳。信上书曰：“国被边，匈奴数入，晋阳去塞远，请治马邑。”上许之，信乃徙治马邑。

秋，匈奴冒顿大围信，信数使使胡求和解。汉发兵救之，疑信数闲使，有二心，使人责让信。信恐诛，因与匈奴约共攻汉，反，以马邑降胡，击太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即五年之二月。” 骊案：汉书曰“六年春”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被音‘被马’[之‘被’]也。”

注 正义并州。

注 正义朔州。

注 索隐上音墨，又音莫报反。

七年冬，上自往击，破信军铜鞮，斩其将王喜。信亡走匈奴。(与)其与白土人 曼丘臣、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，复收信败散兵，而与信及冒顿谋攻汉。匈奴仗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，至晋阳，与汉兵战，汉大破之，追至于离石，复破之。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，汉令车骑击破匈奴。匈奴常败走，汉乘胜追北，闻冒顿居代(上)谷，高皇帝居晋阳，使人视冒顿，还报曰“可击”。上遂至平城。上出白登，匈奴骑围上，上乃使人厚遗阏氏。阏氏乃说冒顿曰：“今得汉地，犹不能居；且两主不相厄。”居七日，胡骑稍引去。时天大雾，汉使人往来，胡不觉。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：“胡者全兵，请令强弩傅两矢外向，[一一]徐行出围。”入平城，汉救兵亦到，胡骑遂解去。汉亦罢兵归。韩信为匈奴将兵往来击边。

注 正义潞州县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白土，县名，属上郡。”

注 正义广武故城在代州鴈门县界也。

注 正义石州县。

注 正义鴈门郡楼烦县。

注 正义今勃州。

注 正义朔州定襄县是也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白登，台名，去平城七里。”如淳曰：“平城旁之高地，若丘陵也。”索隐姚氏案：北疆记“桑干河北有白登山，冒顿围汉高之所，今犹有垒壁。”

注 正义阙，于连反，又音燕。氏音支。单于嫡妻号，若皇后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言唯弓矛，无杂仗也。”

注 索隐传音附。

汉十年，信令王黄等说误陈豨。十一年春，故韩王信复与胡骑入居参合，距汉。汉使柴将军击之，遗信书曰：“陛下宽仁，诸侯虽有畔亡，而复归，辄复故位号，不诛也。大王所知。今王以败亡走胡，非有大罪，急自归！”韩王信报曰：“陛下擢仆起闾巷，南面称孤，此仆之幸也。荥阳之事，仆不能死，囚于项籍，此一罪也。及寇攻马邑，仆不能坚守，以城降之，此二罪也。今反为寇将兵，与将军争一旦之命，此三罪也。夫种、蠡无一罪，身死亡；今仆有三罪于陛下，而欲求活于世，此伍子胥所以僨于吴也。今仆亡匿山谷闲，旦暮乞贷蛮夷，仆之思归，如痿人不忘起，盲者不忘视也，势不可耳。”

遂战。柴将军屠参合，斩韩王信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代地也。”正义故城在朔州定襄县北。

注 集解邓展曰：“柴奇也。”索隐应劭云柴武，邓展云柴奇；晋灼云奇，武之子。应劭说为得，此时奇未为将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大夫种、范蠡也。”

注 索隐苏林曰：“僨音奋。”张晏曰：“僨，僵仆也。”正义信知归汉必死，故引子胥以为辞。

注 索隐痿，耳谁反，旧音耳睡反，于义为疏。张揖云“痿

不能起”，哀帝纪云“帝即位痿痹”是也。

信之入匈奴，与太子俱；及至颍当城，生子，因名曰颍当。韩太子亦生子，命曰婴。

至孝文十四年，颍当及婴率其觶降汉。汉封颍当为弓高侯，婴为襄城侯。吴楚军时，弓高侯功冠诸将。传子至孙，孙无子，失侯。婴孙以不敬失侯。

颍当馭孙韩嫣，贵幸，名富显于当世。其弟说，再封，数称将军，卒为案道侯。子代，岁余坐法死。后岁余，说孙曾拜为龙楼侯，续说后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县名。”韦昭曰：“在匈奴地。”

注 集解地理志河闲有弓高县也。索隐地理志属河闲，汉书功臣表属营陵。

正义沧州市。

注 索隐案：服虔云“县名。功臣表属魏郡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谥曰壮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表云生子泽之，元朔四年不敬国除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音‘鄢陵’之‘鄢’。”索隐音偃，又一言反，又休延反，并通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名长君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长君之子也。”索隐徐广曰“长君之子”。案博物志，字季君也。

注 索隐楼，五格反。又作“雒”，音洛。龙楼，县名。正义史记表、卫青传及汉书表云韩说，元朔五年，从大将军有功，封龙楼侯，以酎金坐免。元封元年，击东越有功，封校道侯。征和二年，孙子曾复封为龙楼侯。汉书功臣表云武后元年，

说孙曾绍封龙樓侯。汉表是也。

卢绾者，丰人也，与高祖同里。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，及生男，高祖、卢绾同日生，里中持羊酒贺两家。及高祖、卢绾壮，俱学书，又相爱也。里中嘉两家亲相爱，生子同日，壮又相爱，复贺两家羊酒。高祖为布衣时，有吏事辟匿，卢绾常随出入上下。及高祖初起沛，卢绾以客从，入汉中为将军，常侍中。从东击项籍，以太尉常从，出入卧内，衣被饮食赏赐，髡臣莫敢望，虽萧曹等，特以事见礼，至其亲幸，莫及卢绾。绾封为长安侯。长安，故咸阳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亲谓父也。”

注 正义秦咸阳在渭北，长安在渭南，萧何起未央宫处也。

汉五年冬，以破项籍，乃使卢绾别将，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，破之。七月还，从击燕王臧荼，臧荼降。高祖已定天下，诸侯非刘氏而王者七人。欲王卢绾，为髡臣缺望。及虏臧荼，乃下诏诸将相列侯，择髡臣有功者以为燕王。

髡臣知上欲王卢绾，皆言曰：“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，功最多，可王燕。”

诏许之。汉五年八月，乃立虏绾为燕王。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共敖子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缺音‘决别’之‘决’。望犹怨也。”瓚曰：“缺谓相缺而怨望也。”韦昭曰：“缺犹冀也。”索隐服虔音决。缺望犹怨望也。又音企。韦昭音冀。

汉十一年秋，陈豨反代地，高祖如邯郸击豨兵，燕王绾亦击其东北。当是时，陈豨使王黄求救匈奴。燕王绾亦使其臣张

胜于匈奴，言豨等军破。张胜至胡，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，见张胜曰：“公所以重于燕者，以习胡事也。燕所以久存者，以诸侯数反，兵连不决也。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，豨等已尽，次亦至燕，公等亦且为虏矣。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和？事宽，得长王燕；即有汉急，可以安国。”张胜以为然，乃私令匈奴助豨等击燕。燕王绾疑张胜与胡反，上书请族张胜。胜还，具道所以为者。燕王寤，乃诈论它人，脱胜家属，使得为匈奴闲，而阴使范齐之陈豨所，欲令久亡，连兵勿决。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使陈豨久亡畔。”

汉十二年，东击黥布，豨常将兵居代，汉使樊噲击斩豨。其裨将降，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计谋于豨所。高祖使使召卢绾，绾称病。上又使辟阳侯审食其、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，因验问左右。绾愈恐，闭匿，谓其幸臣曰：“非刘氏而王，独我与长沙耳。往年春，汉族淮阴，夏，诛彭越，皆吕后计。今上病，属任吕后。吕后妇人，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。”乃遂称病不行。其左右皆亡匿。语颇泄，辟阳侯闻之，归具报上，上益怒。又得匈奴降者，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，为燕使。于是上曰：“卢绾果反矣！”

使樊噲击燕。燕王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，侯伺，幸上病愈，自入谢。四月，高祖崩，卢绾遂将其觶亡入匈奴，匈奴以为东胡卢王。绾为蛮夷所侵夺，常思复归。居岁余，死胡中。

高后时，卢绾妻子亡降汉，会高后病，不能见，舍燕邸，为欲置酒见之。高祖竟崩，不得见。卢绾妻亦病死。

孝景中六年，卢绾孙他之，以东胡王降，封为亚谷侯。

注 正义他，徒何反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为东胡王来降也。汉纪东胡，乌丸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亚，一作‘恶’。”正义汉表在河内。

陈豨者，宛胸人也，不知始所以得从。及高祖七年冬，韩王信反，入匈奴，上至平城还，乃封豨为列侯，以赵相国将监赵、代边兵，边兵皆属焉。

注 索隐地理志属济阴。下又云“梁人”，是褚先生之说异也。正义宛胸，曹州县也。太史公云“陈豨，梁人”。按：宛胸，六国时属梁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功臣表曰陈豨以特将将卒五百人，前元年从起宛胸，至霸上，为侯，以游击将军别定代，已破臧荼，封豨为阳夏侯。”

豨常告归过赵，赵相周昌见豨宾客随之者千余乘，邯郸官舍皆满。豨所以待宾客布衣交，皆出客下。豨还之代，周昌乃求入见。见上，具言豨宾客盛甚，擅兵于外数岁，恐有变。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财物诸不法事，多连引豨。

豨恐，阴令客通使王黄、曼丘臣所。及高祖十年七月，太上皇崩，使人召豨，豨称病甚。九月，遂与王黄等反，自立为代王，劫略赵、代。

注 正义言屈己礼之，不用富贵自尊大。

注 正义二人韩王信将。

上闻，乃赦赵、代吏人为豨所诬误劫略者，皆赦之。上自往，至邯郸，喜曰：“豨不南据漳水，北守邯郸，知其无能为也。”赵相奏斩常山守、尉，曰：“常山二十五城，豨反，亡其二十城。”上问曰：“守、尉反乎？”对曰：“不反。”上

曰：“是力不足也。”赦之，复以为常山守、尉。上问周昌曰：“赵亦有壮士可令将者乎？”对曰：“有四人。”四人谒，上谩骂曰：“竖子能为将乎？”四人鼻伏。上封之各千户，以为将。左右谏曰：“从入蜀、汉，伐楚，功未簪行，今此何功而封？”上曰：“非若所知！陈豨反，邯郸以北皆豨有，吾以羽檄征天下兵，未有至者，今唯独邯郸中兵耳。吾胡爱四千户封四人，不以慰赵子弟！”皆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上曰：“陈豨将谁？”曰：“王黄、曼丘臣，皆故贾人。”上曰：“吾知之矣。”乃各以千金购黄、臣等。

注 集解魏武帝奏事曰：“今边有小警，辄露檄插羽，飞羽檄之意也。” 弭案：

推其言，则以鸟羽插檄书，谓之羽檄，取其急速若飞鸟也。

十一年冬，汉兵击斩陈豨将侯敞、王黄于曲逆下，破豨将张春于聊城，斩首万余。太尉勃入定太原、代地。十二月，上自击东垣，东垣不下，卒骂上；

东垣降，卒骂者斩之，不骂者黥之。更命东垣为真定。王黄、曼丘臣其麾下受购赏之，皆生得，以故陈豨军遂败。

注 正义定州北平县东南十五里蒲阴故城是也。

注 正义博州县。

上还至洛阳。上曰：“代居常山北，赵乃从山南有之，远。”乃立子恒为代王，都中都，代、鴈门皆属代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十一年正月。”

注 正义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县西南十二里。

高祖十二年冬，樊噲军卒追斩豨于灵丘。

注 正义蔚州是。

太史公曰：韩信、卢绾非素积德累善之世，徼一时权变，以诈力成功，遭汉初定，故得列地，南面称孤。内见疑强大，外倚蛮貊以为援，是以日疏自危，事穷智困，卒赴匈奴，岂不哀哉！陈豨，梁人，其少时数称慕魏公子；及将军守边，招致宾客而下士，名声过实。周昌疑之，疵瑕颇起，惧祸及身，邪人进说，遂陷无道。于戏悲夫！夫计之生孰成败于人也深矣！

【索隐述赞】韩襄遗馭，始从汉中。剖符南面，徙邑北通。颓当归国，龙雒有功。卢绾亲爱，髡臣莫同。旧燕是王，东胡计穷。

史记卷九十四

列传三十四 田儋列传

田儋者，狄人也，故齐王田氏族也。儋从弟田荣，荣弟田横，皆豪，宗强，能得人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今乐安临济县也。”正义淄州高苑县西北狄故县城。

注 索隐儋子市，从弟荣，荣子广，荣弟横，各递为王。荣并王三齐。

陈涉之初起王楚也，使周市略定魏地，北至狄，狄城守。田儋详为缚其奴，从少年之廷，欲谒杀奴。见狄令，因击杀令，而召豪吏子弟曰：“诸侯皆反秦自立，齐，古之建国，儋，田氏，当王。”遂自立为齐王，发兵以击周市。

周市军还去，田儋因率兵东略定齐地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古杀奴婢皆当告官。儋欲杀令，故诈缚奴而以谒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二世元年九月也。”

秦将章邯围魏王咎于临济，急。魏王请救于齐，齐王田儋将兵救魏。章邯夜衔枚击，大破齐、魏军，杀田儋于临济下。儋弟田荣收儋余兵东走东阿。

注 集解徐广“二年六月。”

齐人闻王田儻死，乃立故齐王建之弟田假为齐王，田角为相，田闲为将，以距诸侯。

田荣之走东阿，章邯追围之。项梁闻田荣之急，乃引兵击破章邯军东阿下。章邯走而西，项梁因追之。而田荣怒齐之立假，乃引兵归，击逐齐王假。假亡走楚。齐相角亡走赵；角弟田闲前求救赵，因留不敢归。田荣乃立田儻子市为齐王。荣相之，田横为将，平齐地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二年八月。”

项梁既追章邯，章邯兵益盛，项梁使使告赵、齐，发兵共击章邯。田荣曰：“使楚杀田假，赵杀田角、田闲，乃肯出兵。”楚怀王曰：“田假与国之王，穷而归我，杀之不义。”赵亦不杀田角、田闲以市于齐。齐曰：“螻螯手则斩手，螯足则斩足。何者？为害于身也。今田假、田角、田闲于楚、赵，非直手足戚也，何故不杀？且秦复得志于天下，则齟齬用事者坟墓矣。”楚、赵不听，齐亦怒，终不肯出兵。章邯果败杀项梁，破楚兵，楚兵东走，而章邯渡河围赵于钜鹿。项羽往救赵，由此怨田荣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螻一名虺，螯人手足，则割去其肉，不然则致死。”索隐螻音芳伏反。螯音臙，又音释。

正义按：螻，毒蛇，长二三丈，岭南北有之。虺长一二尺，头腹皆一遍。说文云“虺博三寸，首大如擘”。擘，手大指也，音步历反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言将亡身，非手足忧也。”瓚曰：“于楚、赵非手足之亲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齧齧犹齧啮。”索隐齧音蚁。齧音纆。齧齧，侧齿即也。

正义按：秦重得志，非但辱身，坟墓亦发掘矣，若子胥鞭荆平王墓。一云坟墓，言死也。

项羽既存赵，降章邯等，西屠咸阳，灭秦而立侯王也，乃徙齐王田市更王胶东，治即墨。齐将田都从共救赵，因入关，故立都为齐王，治临淄。故齐王建孙田安，项羽方渡河救赵，田安下济北数城，引兵降项羽，项羽立田安为济北王，治博阳。田荣以负项梁不肯出兵助楚、赵攻秦，故不得王；赵将陈余亦失职，不得王：二人俱怨项王。

项王既归，诸侯各就国，田荣使人将兵助陈余，令反赵地，而荣亦发兵以距击田都，田都亡走楚。田荣留齐王市，无令之胶东。市之左右曰：“项王强暴，而王当之胶东，不就国，必危。”市惧，乃亡就国。田荣怒，追击杀齐王市于即墨，还攻杀济北王安。于是田荣乃自立为齐王，尽并三齐之地。

注 索隐田市王胶东，田都王齐，田安王济北。

项王闻之，大怒，乃北伐齐。齐王田荣兵败，走平原，平原人杀荣。项王遂烧夷齐城郭，所过者尽屠之。齐人相聚畔之。荣弟横，收齐散兵，得数万人，反击项羽于城阳。而汉王率诸侯败楚，入彭城。项羽闻之，乃酈齐而归，击汉于彭城，因连与汉战，相距荥阳。以故田横复得收齐城邑，立田荣子广为齐王，而横相之，专国政，政无巨细皆断于相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三年正月。”正义平原，德州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立故王田假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假走楚，楚杀之。”正义城阳，濮州

雷泽是。

注 索隐此岂亦以“醴酒”之义？并古“释”字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四月。”

横定齐三年，汉王使酈生往说下齐王广及其相国横。横以为然，解其历下军。

汉将韩信引兵且东击齐。齐初使华无伤、田解军于历下以距汉，汉使至，乃罢守战备，纵酒，且遣使与汉平。汉将韩信已平赵、燕，用蒯通计，度平原，袭破齐历下军，因入临淄。

齐王广、相横怒，以酈生卖己，而烹酈生。齐王广东走高密，相横走博(阳)，守相田光走城阳，将军田既军于胶东。楚使龙

且救齐，齐王与合军高密。汉将韩信与曹参破杀龙且，虏齐王广。汉将灌婴追得齐守相田光。至博(阳)，而横闻齐王死，自立为齐王，还击婴，婴败横之军于赢下。田横亡走梁，归彭越。彭越是时居梁地，中立，且为汉，且为楚。韩信已杀龙且，因令曹参进兵破杀田既于胶东，使灌婴破杀齐将田吸于千乘。韩信遂平齐，乞自立为齐假王，汉因而立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高，一作‘假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四年十一月。”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泰山赢县也。”正义故赢城在兖州博城县东北百里。

注 正义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县北二十五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二月也。”

后岁余，汉灭项籍，汉王立为皇帝，以彭越为梁王。田横惧诛，而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，居岛中。高帝闻之，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，齐人贤者多附焉，今在海中不收，后恐为乱，

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。田横因谢曰：“臣亨陛下之使酈生，今闻其弟酈商为汉将而贤，臣恐惧，不敢奉诏，请为庶人，守海岛中。”

使还报，高皇帝乃诏卫尉酈商曰：“齐王田横即至，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！”

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，曰：“田横来，大者王，小者乃侯耳；不来，且举兵加诛焉。”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雒阳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海中山曰岛。”正义按：海州东海县有岛山，去岸八十里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四马下足为乘传。”

未至三十里，至尸乡厩置，横谢使者曰：“人臣见天子当洗沐。”止留。谓其客曰：“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，今汉王为天子，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，其耻固已甚矣。且吾亨人之兄，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，纵彼畏天子之诏，不敢动我，我独不愧于心乎？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，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。今陛下在洛阳，今斩吾头，驰三十里闲，形容尚未能败，犹可观也。”遂自刭，令客奉其头，从使者驰奏之高帝。高帝曰：“嗟乎，有以也夫！起自布衣，兄弟三人更王，岂不贤乎哉！”为之流涕，而拜其二客为都尉，发卒二千人，以王者礼葬田横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尸乡在偃师。”瓚曰：“厩置，置马以传驿也。”

注 正义奉音捧。

注 正义齐田横墓在偃师西十五里。崔豹古今注云：“薤

露、蒿里，送哀歌也，出田横门人。横自杀，门人伤之而作悲歌，言人命如薤上露，易晞灭。至李延年乃分为二曲，薤露送王公贵人，蒿里送士大夫庶人，使挽逝者歌之，俗呼为挽歌。”

既葬，二客穿其顷旁孔，皆自刭，下从之。高帝闻之，乃大惊，大田横之客皆贤。吾闻其余尚五百人在海中，使使召之。至则闻田横死，亦皆自杀。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。

太史公曰：甚矣蒯通之谋，乱齐骄淮阴，其卒亡此两人！

蒯通者，善为长短说，论战国之权变，为八十一首。通善齐人安期生，安期生尝干项羽，项羽不能用其策。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，两人终不肯受，亡去。田横之高节，宾客慕义而从横死，岂非至贤！余因而列焉。不无善画者，莫能图，何哉？

注 集解韩信、田横。

注 索隐言欲令此事长，则长说之；欲令此事短，则短说之：故战国策亦名曰“短长书”是也。

注 集解汉书曰：“号为隽永。”永，一作“求”。索隐隽永，书名也。隽音松究反。

注 索隐言天下非无善画之人，而不知图画田横及其党慕义死节之事，何故哉？叹画人不知画此也。

【索隐述赞】秦项之际，天下交兵。六国树党，自置豪英。田儋殒寇，立市相荣。楚封王假，齐破郢生。兄弟更王，海岛传声。

史记卷九十五

列传三十五 樊哙滕灌列传

舞阳侯 樊哙 者，沛人也。 以屠狗为事， 与高祖俱隐。

注 正义舞阳在许州叶县东十里。

注 正义音快，又吉外反。

注 正义沛，徐州县。

注 正义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，故哙专屠以卖之。

初从高祖起丰，攻下沛。高祖为沛公，以哙为舍人。从攻胡陵、方与， 还守丰，击泗水监丰下， 破之。复东定沛，破泗水守薛西。 与司马櫚 战碭东， 却敌，斩首十五级，赐爵国大夫。 常从，沛公击章邯军濮阳，攻城先登，斩首二十三级，赐爵列大夫。 复常从，从攻城阳， 先登。

下户牖， 破李由军，斩首十六级，赐上闲爵。 从攻围东郡守尉于成武， 却敌，斩首十四级，捕虏十一人，赐爵五大夫。从击秦军，出亳南。

河闲守军于杠里， 破之。击破赵贲军开封 北，以却敌先登，斩候一人，首六十八级，捕虏二十七人，赐爵卿。从攻破杨熊军于曲遇。 攻宛陵， 先登，斩首八级，捕虏四十四人，赐爵封号贤成君。 从攻长社、轘辕， 绝河津， 东

攻秦军于尸，[二〇]南攻秦军于犍。[二一]破南阳守齮于阳城。东攻宛城，先登。西至郟，[二二]以却敌，斩首二十四级，俘虏四十人，赐重封。[二三]攻武关，至霸上，斩都尉一人，首十级，俘虏百四十六人，降卒二千九百人。

注 正义房预二音。

注 索隐案：监者，秦时御史监郡也。丰下，丰县之下也。

正义泗水，郡名。

注 索隐谓破其守于薛县之西也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秦司马。”正义秦将章邯司马櫛。

注 正义碭，宋州县也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即官大夫也。”正义爵第六级也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即公大夫，爵第七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年表二年七月，破秦军濮阳东，屠城阳也。”正义按：城阳近濮阳，而汉书作“阳城”，大错误。

注 正义户牖，汴州东陈留县东北九十一里东昏故城是。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不在二十爵中，如执圭、执帛比也。”

如淳曰：“闲，或作‘闻’。吕氏春秋曰‘魏文侯东胜齐于长城，天子赏文侯以上闲爵’。”索隐赐上闻爵。张晏云：“得径上闻。”晋灼曰：“名通于天子也。”如淳曰“或作‘上闻’，又引吕氏春秋，当证“上闲”。“闲”音“中闲”之“闲”。

注 正义曹州县。

注 索隐案：亳，汤所都，今河南偃师有汤亳是也。正义亳故城在宋州谷熟县西南四十里。

注 正义地名，近城阳。

注 正义汴州县。

注 索隐音龠颞二音，邑名也。正义曲，丘雨反。遇，牛

恭反。郑州中牟县有曲遇聚。

注 索隐地理志属河南。正义宛陵故城在郑州新郑县东北三十八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时赐爵有执帛、执圭，又有赐爵封而加美名以为号也。

又有功，则赐封列侯。” 骀案：张晏曰“食禄比封君而无邑”。 瓚曰“秦制，列侯乃有封爵也”。 索隐张晏曰：“食禄比封君而无邑。” 徐广曰：“赐爵有执圭、执帛，又有爵封而加美号。” 又小颜云：“楚汉之际，权设宠荣，假其位号，或得邑地，或空受爵，此例多矣。约以秦制，于义不通。”

注 正义许州理县也。轘辕关在缙氏县东南三十里。

注 正义古平阴津在河南府东北五十里也。

注 [二〇] 正义在偃师南。

注 [二一] 正义在汝州鲁山县东南。

注 [二二] 正义郟音擲。在邓州新城县西北四十里。

注 [二三] 集解张晏曰：“益禄也。” 如淳曰：“正爵名也。” 瓚曰：“增封也。”

索隐张晏云“益禄也”。 臣瓚以为增封，义亦近是。而如淳曰正爵名，非也。小颜以为重封者，兼二号，盖为得也。

项羽在戏下，欲攻沛公。沛公从百余骑因项伯面见项羽，谢无有闭关事。项羽既飨军士，中酒，亚父谋欲杀沛公，令项庄拔剑舞坐中，欲击沛公，项伯常(肩)[屏]蔽之。时独沛公与张良得入坐，樊哙在营外，闻事急，乃持铁盾入到营。营卫止哙，哙直撞入，立帐下。 项羽目之，问为谁。张良曰：“沛公参乘樊哙。” 项羽曰：“壮士。” 赐之卮酒彘肩。哙既饮酒，拔剑切肉食，尽之。项羽曰：“能复饮乎？” 哙曰：“臣死且不辞，岂特卮酒乎！且沛公先入定咸阳，暴师霸上，以

待大王。大王今日至，听小人之言，与沛公有隙，臣恐天下解，心疑大王也。”项羽默然。沛公如厕，麾樊哙去。既出，沛公留车骑，独骑一马，与樊哙等四人步从，从闲道山下归走霸上军，而使张良谢项羽。项羽亦因遂已，无诛沛公之心矣。是日微樊哙入营谯让项羽，沛公事几殆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酒酣也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撞音撞钟。”正义撞，直江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本作‘立帷下，瞋目而视，眦皆血出’。”

注 正义时羽未为王，史追书。

注 正义纪买反。至此为绝句。

注 索隐谯音谯，责也。或才笑反，或亦作“谯”。

注 正义几音祈。

明日，项羽入屠咸阳，立沛公为汉王。汉王赐哙爵为列侯，号临武侯。迁为郎中，从入汉中。

注 正义桂阳临武县。

还定三秦，别击西丞白水北，雍轻车骑于雍南，破之。

从攻雍、麇城，先登击章平军好畤，攻城，先登陷阵，斩县令丞各一人，首十一级，虏二十人，迁郎中骑将。从击秦车骑壤东，却敌，迁为将军。攻赵贲，下郿、槐里、柳中、咸阳；灌废丘，最。至栎阳，赐食邑杜之樊乡。从攻项籍，屠煮枣。击破王武、程处军于外黄。攻郟、鲁、瑕丘、薛。项羽败汉王于彭城，尽复取鲁、梁地。哙还至荥阳，益食平阴二千户，以将军守广武。一岁，项羽引而东。从高祖击项籍，下阳夏，虏楚周将军卒四千人。围项籍于陈，

大破之。屠胡陵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陇西有西县。白水在武都。”骊案：如淳曰“皆地名也”。

晋灼曰“白水，今广平魏县也。地理志无‘西丞’，似秦将名”。索隐案：西谓陇西之西县。白水，水名，出武都，经西县东南流。言吟击西县之丞在白水之北耳，徐广等说皆非也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白马水源出文州曲水县西南，会经孙山下。”

注 正义上“雍”于拱反。

注 集解音胎。

注 索隐案：雍即扶风雍县。麟音台，即后稷所封，今之武功故麟城是。章平即章邯子也。

注 索隐小颜亦以为地名。正义壤乡在武功县东南二十里。

注 正义岐州县。

注 索隐按：柳中即细柳，地在长安西也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以水灌废丘也。”张晏曰：“最，功第一也。”晋灼曰：“京辅治华阴，灌北也。”索隐灌谓以水灌废丘，城陷，其功最上也。李奇曰“废丘即槐里也。上有槐里，此又言者，疑此是小槐里”，非也。按：文云“攻赵贲，下郿、槐里、柳中、咸阳”，总言所攻陷之邑。别言以水灌废丘，其功特最也。

何者？初云槐里，称其新名，后言功最，是重举，不欲再见其文，故因旧称废丘也。

注 正义雍州县。

注 索隐案：杜陵有樊乡。三秦记曰“长安正南，山名秦岭，谷名子午，一名樊川，一名御宿”。樊乡即樊川也。

注 索隐检地理志无“煮枣”，晋说是。功臣表有煮枣侯，

云清河有煮枣城。

小颜以为“攻项籍，屠煮枣，合在河南，非清河之城明矣”。今案续汉书郡国志，在济阴宛胸也。正义案：其时项羽未渡河北，冀州信都县东北五十里煮枣非矣。

注 正义邹，兖州县，在州东南六十二里。鲁，兖州曲阜县。瑕丘，兖州县。薛在徐州滕县界。

注 正义平阴故城在济阳东北五里。

注 正义夏音假。陈州太康县。

注 正义陈州。

注 正义在兖州南。

项籍既死，汉王为帝，以唵坚守战有功，益食八百户。从高帝攻反燕王臧荼，虏荼，定燕地。楚王韩信反，唵从至陈，取信，定楚。更赐爵列侯，与诸侯剖符，世世勿绝，食舞阳，号为舞阳侯，除前所食。以将军从高祖攻反韩王信于代。自霍人以往 至云中， 与绛侯等共定之，益食千五百户。因击陈豨与曼丘臣军， 战襄国， 破柏人， 先登，降定清河、常山凡二十七县，残东垣， 迁为左丞相。破得綦毋卬、尹潘军于无终、广昌。 破豨别将胡人王黄军于代南，因击韩信军于参合。 军所将卒斩韩信，破豨胡骑横谷， 斩将军赵既，虏代丞相冯梁、守孙奋、大将王黄、将军、(太卜)太仆解福 等十人。与诸将共定代乡邑七十三。其后燕王卢绾反，唵以相国击卢绾，破其丞相抵蓟南， 定燕地，凡县十八，乡邑五十一。益食邑千三百户，定食舞阳五千四百户。从，斩首百七十六级，虏二百八十八人。别，破军七，下城五，定郡六，县五十二，得丞相一人，将军十二人，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。

注 正义徐州。

注 正义先累反，又苏果反，又山寡反。杜预云“霍人，晋邑也。‘霍人’当作‘稊’，地理志云稊人县属太原郡”。括地志云：“稊人故城在代州繁峙县界也。”

注 正义云中郡县，皆朔州善阳县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曼，一作‘宁’字。”

注 正义邢州城。

注 正义邢州县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残，有所毁也。”瓚曰：“残谓多所杀伤也。孟子曰‘贼义谓之残’。”

注 正义在蔚州飞狐县北七里。

注 正义在朔州定襄县界。

注 正义谷音欲。盖在代。

注 正义人姓名。

注 索隐抵音丁礼反。抵训至。一云抵者，丞相之名。

唃以吕后女弟吕须为妇，生子伉，故其比诸将最亲。

先黥布反时，高祖尝病甚，恶见人，卧禁中，诏户者无得入謁臣。謁臣绛、灌等莫敢入。十余日，唃乃排闥直入，大臣随之。上独枕一宦者卧。唃等见上流涕曰：“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，定天下，何其壮也！今天下已定，又何惫也！”

且陛下病甚，大臣震恐，不见臣等计事，顾独与一宦者绝乎？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？”高帝笑而起。

注 正义闥，宫中小门。

其后卢绾反，高帝使唃以相国击燕。是时高帝病甚，人有恶唃党于吕氏，即上一日宫车晏驾，则唃欲以兵尽诛灭戚氏、赵王如意之属。高帝闻之大怒，乃使陈平载绛侯代将，而即军

中斩唫。陈平畏吕后，执唫诣长安。至则高祖已崩，吕后释唫，使复爵邑。

孝惠六年，樊唫卒，谥为武侯。子伉代侯。而伉母吕须亦为临光侯，高后时用事专权，大臣尽畏之。伉代侯九岁，高后崩。大臣诛诸吕、吕须媵属，因诛伉。舞阳侯中绝数月。孝文帝既立，乃复封唫他庶子市人为舞阳侯，复故爵邑。市人立二十九岁卒，谥为荒侯。子他广代侯。六岁，侯家舍人得罪他广，怨之，乃上书曰：“荒侯市人病不能为人，令其夫人与其弟乱而生他广，他广实非荒侯子，不当代后。”诏下吏。孝景中六年，他广夺侯为庶人，国除。

注 索隐音须眷二音。

注 正义言不能行人道。

注 索隐案：汉书平帝元始二年，封唫玄孙之子章为舞阳侯，邑千户。

曲周侯 酈商者，高阳人。陈胜起时，商聚少年东西略人，得数千。沛公略地至陈留，六月余，商以将卒四千人属沛公于岐。从攻长社，先登，赐爵封信成君。从沛公攻缙氏，绝河津，破秦军洛阳东。从攻下宛、穰，定十七县。别将攻旬关，定汉中。

注 正义故城在(洛)[洛]州曲周西南十五里。

注 索隐酈音历。高阳，聚名，属陈留。正义雍(州)[丘]西南聚邑人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，沛公起兵；二世三年二月，袭陈留，用酈食其策。起兵至此十九月矣。食其传曰既说高帝已，乃言其弟商，使从沛公也。”索隐事与酈生

传及年表小不同，盖史官意异也。正义徐注非也。言商先东西略得数千人，及沛公略地至陈留，商起兵，乃六月余得四千人，以将军从高祖也。

注 索隐此地名阙，盖在河南陈、郑之界。正义高纪云“酈食其说沛公袭陈留，乃以食其为广野君，酈商为将，将陈留兵，与偕攻开封”。酈生传云“沛公引兵随之，乃下陈留，为广阳君。言其弟酈商，使将数千人从沛公西南略地”。此传云“属沛公于岐，从攻长社”。案纪传此说，岐当与陈留、高阳相近也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汉中旬阳县。音询。”索隐案：在汉中旬阳县，旬水上之关。

项羽灭秦，立沛公为汉王。汉王赐商爵信成君，以将军为陇西都尉。别将定北地、上郡。破雍将军焉氏，周类军枸邑，苏驹军于泥阳。赐食邑武成六千户。以陇西都尉从击项籍军五月，出钜野，与钟离昧战，疾斗，受梁相国印，益食邑四千户。以梁相国将从击项羽二岁三月，攻胡陵。

注 正义宁州。

注 正义酈州。

注 集解音支。索隐上音于然反，下音支。县名，属安定。汉书云破章邯别将。正义县在泾州安定县东四十里。

注 索隐枸邑在豳州。地理志属右扶风。枸音荀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驹，一作‘驄’。”索隐北地县名。驹者，龙马也。正义故城在宁州罗川县北三十一里。泥谷水源出罗川县东北泥阳。源侧有泉，于泥中潜流二十余步而流入泥谷。又有泥阳湫，在县东北四十里。

注 正义县在华州郑县东十三里。

项羽既已死，汉王为帝。其秋，燕王臧荼反，商以将军从击荼，战龙脱，先登陷阵，破荼军易下，却敌，迁为右丞相，赐爵列侯，与诸侯剖符，世世勿绝，食邑涿五千户，号曰涿侯。以右丞相别定上谷，因攻代，受赵相国印。以右丞相赵相国别与绛侯等定代、鴈门，得代丞相程纵、守相郭同、将军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。

还，以将军为太上皇卫一岁七月。以右丞相击陈豨，残东垣。又以右丞相从高帝击黥布，攻其前拒，陷两陈，得以破布军，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户，除前所食，凡别破军三，降定郡六，县七十三，得丞相、守相、大将各一人，小将二人，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燕赵之界。” 驷案：汉书音义曰“地名”。索隐孟康曰“地名”，在燕赵之界，其地阨。

注 正义易州易县。

注 正义涿，幽州。

注 正义妨州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和’。” 驷谓拒，方陈。拒音矩。索隐音巨，又音矩。裴驷云“拒，方阵”。邹氏引左传有“左拒右拒”。徐云“一作‘和’。和，军门也”。汉书作“前垣”，小颜以为攻其壁垒之前垣也。李奇以为“前锋坚蔽若垣墙”，非也。

商事孝惠、高后时，商病，不治。其子寄，字况，与吕禄善。及高后崩，大臣欲诛诸吕，吕禄为将军，军于北军，太尉勃不得入北军，于是乃使人劫酈商，令其子况给吕禄，吕禄信之，故与出游，而太尉勃乃得入据北军，遂诛诸吕。是岁商卒，谥为景侯。子寄代侯。天下称酈况卖交也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不能治官事。”

注 索隐郦寄字也。邹氏本作“兄”，亦音况。

注 索隐给，欺也，诈也。音待。

注 集解班固曰：“夫卖交者，谓见利而忘义也。若寄父为功臣，而又执劫，虽摧吕禄以安稷，谊存君亲可也。”

孝景前三年，吴、楚、齐、赵反，上以寄为将军，围赵城，十月不能下。得俞侯 栾布自平齐来，乃下赵城，灭赵，王自杀，除国。孝景中二年，寄欲取平原君为夫人，景帝怒，下寄吏，有罪，夺侯。景帝乃以商他子坚封为缪侯，续郦氏后。缪靖侯卒，子康侯遂成立。遂成卒，子怀侯世宗立。世宗卒，子侯终根立，为太常，坐法，国除。

注 集解俞音舒。索隐俞音猷，县名，又音输，在河东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景帝王皇后母臧儿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缪者，更封邑名。谥曰靖。”索隐缪音穆，邑也。谥曰靖侯。汉书无谥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世，一作‘他’。”

汝阴侯 夏侯婴，沛人也。为沛厩司御。每送使客还，过沛泗上亭，与高祖语，未尝不移日也。婴已而试补县吏，与高祖相爱。高祖戏而伤婴，人有告高祖。高祖时为亭长，重坐伤人，告故不伤婴，婴证之。后狱覆，婴坐高祖系岁余，掠笞数百，终以是脱高祖。

注 正义汝阴即今阳城。

注 索隐案：楚汉春秋云滕公为御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告，白也。白高祖伤人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为吏伤人，其罪重也。”

注 集解邓展曰：“律有故乞鞠。高祖自告不伤人。”索隐案：晋令云“狱结竟，呼囚鞠语罪状，囚若称枉欲乞鞠者，许之也”。

注 索隐案：韦昭曰“高帝自言不伤婴，婴证之，是狱辞翻覆也”。

高祖之初与徒属欲攻沛也，婴时以县令史为高祖使。上降沛一日，高祖为沛公，赐婴爵七大夫，以为太仆。从攻胡陵，婴与萧何降泗水监平，平以胡陵降，赐婴爵五大夫。从击秦军碭东，攻济阳，下户牖，破李由军雍丘下，以兵车趣攻战疾，赐爵执帛。常以太仆奉车从击章邯军东阿、濮阳下，以兵车趣攻战疾，破之，赐爵执珪。复常奉车从击赵贲军开封，杨熊军曲遇。婴从捕虏六十八人，降卒八百五十人，得印一匱。

因复常奉车从击秦军雒阳东，以兵车趣攻战疾，赐爵封转为滕公。因复奉车从攻南阳，战于蓝田、芷阳，以兵车趣攻战疾，至霸上。项羽至，灭秦，立沛公为汉王。汉王赐婴爵列侯，号昭平侯，复为太仆，从入蜀、汉。

注 正义为，于伪反。使，所吏反。

注 正义谓父老开城门迎高祖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胡陵，平所止县，何尝给之，故与降也。”

注 索隐案：说文云“匱，匣也”。谓得其时自相部署之印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令也。”骀案：邓展曰“今沛郡公丘”。汉书曰婴为滕令奉车，故号滕公。正义滕即公丘故城是，在徐州滕县西南十五里。

注 索隐芷音止，地名，今霸陵也，在京兆。

还定三秦，从击项籍。至彭城，项羽大破汉军。汉王败，不利，驰去。见孝惠、鲁元，载之。汉王急，马罢，虏在后，常蹶两儿，欲弃之，婴常收，竟载之，徐行面雍树乃驰。汉王怒，行欲斩婴者十余，卒得脱，而致孝惠、鲁元于丰。

注 索隐蹶音厥，又音巨月反，一音居卫反。汉书作“蹶”，音拨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高祖欲斩之，故婴围树走也。面，向树也。”应劭曰：“古者皆立乘，婴恐小儿坠，各置一面雍持之。树，立也。”苏林曰：“南(阳)[方]人谓抱小儿为‘雍树’。面者，大人以面首向临之，小儿抱大人颈似悬树也。”

索隐苏林与晋灼皆言南方及京师谓抱儿为“拥树”，今则无其言，或当时有此说。

其应、服之说，盖簷也。

汉王既至荥阳，收散兵，复振，赐婴食祈阳。复常奉车从击项籍，追至陈，卒定楚，至鲁，益食兹氏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祈，一作‘沂’。”索隐盖乡名也。汉书作“沂”，楚无其县。

注 索隐县名也。地理志属太原。

汉王立为帝。其秋，燕王臧荼反，婴以太仆从击荼。明年，从至陈，取楚王信。

更食汝阴，剖符世世勿绝。以太仆从击代，至武泉、云中，益食千户。因从击韩信军胡骑晋阳旁，大破之。追北至平城，为胡所围，七日不得通。高帝使使厚遗阏氏，冒顿开围一角。高帝出欲驰，婴固徐行，弩皆持满外向，卒得脱。益食婴细阳千户。复以太仆从击胡骑句注北，大破之。以太仆击胡骑平

城南，三陷陈，功为多，赐所夺邑五百户。以太仆击陈豨、黥布军，陷陈却敌，益食千户，定食汝阴六千九百户，除前所食。

注 索隐地理志武泉属云中。正义二县，在朔州善阳县界。

注 索隐地理志属汝南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时有罪过夺邑者，以赐之。”

婴自上初起沛，常为太仆，竟高祖崩。以太仆事孝惠。孝惠帝及高后德婴之脱孝惠、鲁元于下邑之闲也，乃赐婴县北第第一，曰“近我”，以尊异之。孝惠帝崩，以太仆事高后。高后崩，代王之来，婴以太仆与东牟侯入清宫，废少帝，以天子法驾迎代王代邸，与大臣共立为孝文皇帝，复为太仆。八岁卒，谥为文侯。子夷侯醪立，七年卒。子共侯赐立，三十一年卒。子侯颇尚平阳公主。立十九岁，元鼎二年，坐与父御婢奸罪，自杀，国除。

注 正义宋州碭山县。

注 索隐案：姚氏云“三辅故事曰‘滕文公墓在饮马桥东大道南，俗谓之马顷’。博物志曰‘公卿送婴葬，至东都门外，马不行，踏地悲鸣，得石藏，有铭曰‘佳城郁郁，三千年见白日，吁嗟滕公居此室’。乃葬之’”。

颍阴侯 灌婴者，睢阳贩缯者也。高祖之为沛公，略地至雍丘下，章邯败杀项梁，而沛公还军于碭，婴初以中涓从击破东郡尉于成武及秦军于扛里，疾斗，赐爵七大夫。从攻秦军亳南、开封、曲遇，战疾力，赐爵执帛，号宣陵君。从攻阳武以西至雒阳，破秦军尸北，北绝河津，南破南阳守龔阳城东，遂定南阳郡。西入武关，战于蓝田，疾力，至霸上，赐爵执珪，

号昌文君。

注 正义今陈州南颍县西北十三里颍阴故城是。

注 正义睢阳，宋州宋城县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疾攻之。”

注 索隐亦称宣陵君，皆非爵土，加美号耳。

沛公立为汉王，拜婴为郎中，从入汉中，十月，拜为中谒者。从还定三秦，下栎阳，降塞王。还围章邯于废丘，未拔。从东出临晋关，击降殷王，定其地。

击项羽将龙且、魏相项他军定陶南，疾战，破之。赐婴爵列侯，号昌文侯，食杜平乡。

注 索隐谓食杜县之平乡。

复以中谒者从降下碭，以至彭城。项羽击，大破汉王。汉王遁而西，婴从还，军于雍丘。王武、魏公申徒反，从击破之。攻下黄，西收兵，军于荥阳。楚骑来觶，汉王乃择军中可为(车)骑将者，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、骆甲习骑兵，今为校尉，可为骑将。汉王欲拜之，必、甲曰：“臣故秦民，恐军不信臣，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。”灌婴虽少，然数力战，乃拜灌婴为中大夫，令李必、骆甲为左右校尉，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，大破之。受诏别击楚军后，绝其饷道，起阳武至襄邑。击项羽之将项冠于鲁下，破之，所将卒斩右司马、骑将各一人。击破柘公王武，军于燕西，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，连尹一人。击王武别将桓婴白马下，破之，所将卒斩都尉一人。以骑渡河南，送汉王到雒阳，使北迎相国韩信军于邯郸。还至敖仓，婴迁为御史大夫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秦将，降为公，今反。”

注 正义故城在曹州考城县东二十四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重泉属冯翊。”正义故城在同州蒲城县东南四十五里。

注 索隐必，甲，二人名也。姚氏案：汉纪桓帝延熹三年，追录高祖功臣李必后黄门丞李遂为晋阳关内侯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傅音附。犹言随从者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王右方之马，左亦如之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柘属陈。”索隐案：武，柘县令也。柘县属陈。正义柘属淮阳国。案：滑州胙城，本南燕国也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楼烦，县名。其人善骑射，故以名射士为“楼烦”，取其美称，未必楼烦人也。”张晏曰：“楼烦，胡国名也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大夫，楚官。”索隐苏林曰：“楚官也。”案：左传“莫敖、连尹、宫厩尹”是。

三年，以列侯食邑杜平乡。以御史大夫受诏将郎中骑兵东属相国韩信，击破齐军于历下，所将卒虜车骑将军华毋伤及将吏四十六人。降下临菑，得齐守相田光。追齐相田横至赢、博，破其骑，所将卒斩骑将一人，生得骑将四人。攻下赢、博，破齐将军田吸于千乘，所将卒斩吸。东从韩信攻龙且、留公旋于高密，卒斩龙且，生得右司马、连尹各一人，楼烦将十人，身生得亚将周兰。

注 索隐留，县。令称公，旋其名也。高密，县名，在北海。汉书作“假密”。

假密，地名，不知所在，未知孰是。正义留县在沛郡。公，其令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所将卒。”

齐地已定，韩信自立为齐王，使婴别将击楚将公杲于鲁北，破之。转南，破薛郡长，身虜骑将一人。攻(博)[傅]阳，前至下相以东南僮、取虑、徐。度淮，尽降其城邑，至广陵。

项羽使项声、薛公、郟公复定淮北。婴度淮北，击破项声、郟公下邳，斩薛公，下下邳，击破楚骑于平阳，遂降彭城，虜柱国项佗，降留、薛、沛、酈、萧、相。攻苦、谯，复得亚将周兰。与汉王会颍乡。从击项籍军于陈下，破之，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，虜骑将八人。赐益食邑二千五百户。

注 索隐取音秋。虑音间。取又音趣。僮、徐是二县，取虑是一县名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住广陵以御敌。”正义谓从下相以东南，尽降城邑，乃至广陵，皆平定也。

注 正义郟音谈，东海县。

注 索隐小颜云“此平阳在东郡”。地理志太山有东平阳县。正义南平阳县城，今兖州邹县也，在兖州东南六十二里。案：邹县去徐州滕县界四十余里也。

注 正义户焦二音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苦县有颍乡。”索隐徐广云：“苦县有颍乡。”音以之反。

项籍败垓下去也，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，破之。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，皆赐爵列侯。降左右司马各一人，卒万二千人，尽得其军将吏。下东城、历阳。渡江，破吴郡长吴下，得吴守，遂定吴、豫章、会稽郡。还定淮北，凡五十二县。

注 正义县在濠州定远县东南五十五里。

注 正义和州历阳县，即今州城是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‘雄长’之‘长’也。”索隐下有郡守，此长即令也。如淳以为雄长，非也。正义今苏州也。案：如说非也。吴郡长即吴郡守也。一破吴郡长兵于吴城下而得吴郡守身也。

汉王立为皇帝，赐益婴邑三千户。其秋，以车骑将军从击破燕王臧荼。明年，从至陈，取楚王信。还，剖符，世世勿绝，食颖阴二千五百户，号曰颖阴侯。

以车骑将军从击反韩王信于代，至马邑，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，斩代左相，破胡骑于武泉北。复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，所将卒斩胡白题将一人。受诏并将燕、赵、齐、梁、楚车骑，击破胡骑于砦石。至平城，为胡所围，从还军东垣。

注 正义县名，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胡名也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砦音沙。”索隐服虔音沙，刘氏音千卧反。

从击陈豨，受诏别攻豨丞相侯敞军曲逆下，破之，卒斩敞及特将五人。降曲逆、卢奴、上曲阳、安国、安平。攻下东垣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‘特一’之‘特’也。”

注 正义卢奴，定州安喜县是。曲阳，定州曲阳县是。安平，定州安平县。

黥布反，以车骑将军先出，攻布别将于相，破之，斩亚将楼烦将三人。又进击破布上柱国军及大司马军。又进破布别将

肥诛。 婴身生得左司马一人，所将卒斩其小将十人，追北至淮上。益食二千五百户。布已破，高帝归，定令婴食颖阴五千户，除前所食邑。凡从得二千石二人，别破军十六，降城四十六，定国一，郡二，县五十二，得将军二人，柱国、相国各一人，二千石十人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铄’。”索隐案；汉书作“肥铄”。

婴自破布归，高帝崩，婴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吕太后。太后崩，吕禄等以赵王自置为将军，军长安，为乱。齐哀王闻之，举兵西，且入诛不当为王者。上将军吕禄等闻之，乃遣婴为大将，将军往击之。婴行至荥阳，乃与绛侯等谋，因屯兵荥阳，风齐王以诛吕氏事，齐兵止不前。绛侯等既诛诸吕，齐王罢兵归，婴亦罢兵自荥阳归，与绛侯、陈平共立代王为孝文皇帝。孝文皇帝于是益封婴三千户，赐黄金千斤，拜为太尉。

注 正义风，方凤反。

三岁，绛侯勃免相就国，婴为丞相，罢太尉官。是岁，匈奴大入北地、上郡，令丞相婴将骑八万五千往击匈奴。匈奴去，济北王反，诏乃罢婴之兵。后岁余，婴以丞相卒，谥曰懿侯。子平侯阿代侯。二十八年卒，子强代侯。十三年，强有罪，绝二岁。元光三年，天子封灌婴孙贤为临汝侯，续灌氏后，八岁，坐行赅有罪，国除。

太史公曰：吾适丰沛，问其遗老，观故萧、曹、樊哙、滕公之家，及其素，异哉所闻！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，岂自知附骥之尾，垂名汉廷，德流子孙哉？

余与他广通，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。

注 索隐案；他广，樊哙之孙，后失封。盖尝讶太史公序萧、曹、樊、滕之功悉具，则从他广而得其事，故备也。

【索隐述赞】圣贤影响，云蒸龙变。屠狗贩缯，攻城野战。扶义西上，受封南面。酈况卖交，舞阳内援。滕灌更王，奕叶繁衍。

史记卷九十六

列传三十六 张丞相列传

张丞相苍者，阳武人也。好书律历。秦时为御史，主柱下方书。有罪，亡归。及沛公略地过阳武，苍以客从攻南阳。苍坐法当斩，解衣伏质，身长大，肥白如瓠，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，乃言沛公，赦勿斩。遂从西入武关，至咸阳。沛公立为汉王，入汉中，还定三秦。陈余击走常山王张耳，耳归汉，汉乃以张苍为常山守。从淮阴侯击赵，苍得陈余。赵地已平，汉王以苍为代相，备边寇。已而徙为赵相，相赵王耳。耳卒，相赵王敖。复徙相代王。燕王臧荼反，高祖往击之。苍以代相从攻臧荼有功，以六年中封为北平侯，食邑千二百户。

注 索隐案：县名，属陈留。正义郑州阳武县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方，版也，谓书事在版上者也。秦以上置柱下史，苍为御史，主其事。或曰四方文书。”索隐周秦皆有柱下史，谓御史也。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，故老子为周柱下史。今苍在秦代亦居斯职。方书者，如淳以为方板，谓小事书之于方也，或曰主四方文书也。姚氏以为下云“明习天下图书计籍，主郡上计”，则方为四方文书是也。

注 索隐小颜云：“质，榘也。”

迁为计相，一月，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。是时萧何为

相国，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，明习天下图书计籍。苍又善用算律历，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，领主郡国上计者。黥布反亡，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，而张苍相之。十四年，迁为御史大夫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能计，故号曰计相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以列侯典校郡国簿书。”如淳曰：“以其所主，因以为官号，与计相同。时所卒立，非久施也。”索隐谓改计相之名，更名主计也。此盖权时立号也。

周昌者，沛人也。其从兄曰周苛，秦时皆为泗水卒史。及高祖起沛，击破泗水守监，于是周昌、周苛自卒史从沛公，沛公以周昌为职志，周苛为客。从入关，破秦。沛公立为汉王，以周苛为御史大夫，周昌为中尉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主旗帜之属。”索隐官名也。职，主也。志，旗帜也，谓掌旗帜之官也。音昌志反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为帐下宾客，不掌官。”

汉王四年，楚围汉王荥阳急，汉王遁出去，而使周苛守荥阳城。楚破荥阳城，欲令周苛将。苛骂曰：“若趣降汉王！不然，今为虏矣！”项羽怒，烹周苛。于是乃拜周昌为御史大夫。常从击破项籍。以六年中与萧、曹等俱封：封周昌为汾阴侯；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，封为高景侯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四年三月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九年封，封三十九年，文帝后元四年谋反死，国除。”

昌为人强力，敢直言，自萧、曹等皆卑下之。昌尝燕时入奏事，高帝方拥戚姬，昌还走，高帝逐得，骑周昌项，问曰：

“我何如主也？”昌仰曰：“陛下即桀纣之主也。”于是上笑之，然尤惮周昌。及帝欲废太子，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，大臣固争之，莫能得；上以留侯策即止。而周昌廷争之强，上问其说，昌为人吃，又盛怒，曰：“臣口不能言，然臣期期知其不可。陛下虽欲废太子，臣期期不奉诏。”上欣然而笑。既罢，吕后侧耳于东箱听，见周昌，为跪谢曰：“微君，太子几废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以上燕时入奏事。”

注 正义昌以口吃，每语故重言期期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殿东堂也。”索隐韦昭曰：“殿东堂也。”小颜云：“正寝之东西室，皆号曰箱，言似箱篋之形。”

注 索隐几。钜依反。

是后戚姬子如意为赵王，年十岁，高祖忧即万岁之后不全也。赵尧年少，为符玺御史。赵人方与公谓御史大夫周昌曰：“君之史赵尧，年虽少，然奇才也，君必异之，是且代君之位。”周昌笑曰：“尧年少，刀笔吏耳，何能至是乎！”

居顷之，赵尧侍高祖。高祖独心不乐，悲歌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。赵尧进请问曰：“陛下所为不乐，非为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却邪？备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乎？”高祖曰：“然。吾私忧之，不知所出。”尧曰：“陛下独宜为赵王置贵强相，及吕后、太子、嬖臣素所敬惮乃可。”高祖曰：“然。吾念之欲如是，而嬖臣谁可者？”尧曰：“御史大夫周昌，其人坚忍质直，且自吕后、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惮之。独昌可。”高祖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乃召周昌，谓曰：“吾欲固烦公，公强为我相赵王。”周昌泣曰：“臣初起从陛下，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？”高祖曰：“吾极知其左迁，然吾

私忧赵王，念非公无可者。公不得已强行！”于是徙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。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方与，县名；公，其号。”瓚曰：“方与县令也。”

注 正义古用简牍，书有错谬，以刀削之，故号曰“刀笔吏”。

注 索隐谓不知其计所出也。

注 正义桓谭新论云：“使周相赵，不如使取吕后家女为妃，令戚夫人善事吕后，则如意无毙也。”

注 索隐按：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。韦昭以为“左犹下也，禁不得下仕于诸侯王也”。然地道尊右，右贵左贱，故谓贬秩为“左迁”。他皆类此。

既行久之，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，曰：“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？”孰视赵尧，曰：“无以易尧。”遂拜赵尧为御史大夫。尧亦前有军功食邑，及以御史大夫从击陈豨有功，封为江邑侯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十年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十一年[封]。”

高祖崩，吕太后使使召赵王，其相周昌令王称疾不行。使者三反，周昌固为不遣赵王。于是高后患之，乃使使召周昌。周昌至，谒高后，高后怒而骂周昌曰：

“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？而不遣赵王，何？”昌既征，高后使使召赵王，赵王果来。至长安月余，饮药而死。周昌因谢病不朝见，三岁而死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谥悼也。”索隐按：汉书列传及表咸言周昌谥悼，韦昭云“或谥惠”，非也。汉书又曰“传子至孙意，有罪，国除。景帝复封昌孙左车为安阳侯，有罪，国除。”

后五岁，高后闻御史大夫江邑侯赵尧高祖时定赵王如意之画，乃抵尧罪，以广阿侯任敖为御史大夫。

注 正义高后之年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吕后元年，国除。”

任敖者，故沛狱吏。高祖尝辟吏，吏系吕后，遇之不慎。任敖素善高祖，怒，击伤主吕后吏。及高祖初起，敖以客从为御史，守丰二年，高祖立为汉王，东击项籍，敖迁为上党守。陈豨反时，敖坚守，封为广阿侯，食千八百户。高后时为御史大夫。三岁免，以平阳侯曹窋为御史大夫。高后崩，(不)与大臣共诛吕禄等。免，以淮南相张苍为御史大夫。

注 正义辟音避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文帝二年，任敖卒，谥懿侯。曾孙越人，元鼎二年为太常，坐酒酸，国除。”驷案：汉书任敖孝文元年薨，徐误也。索隐此徐氏据汉书为说，而误云“二年”，裴驷又引任安书证，为得其实。正义按：史记书表云孝文二年卒，汉表又云封十九年卒，计高祖十一年封，到文帝二年则十九年矣。而汉书误，裴氏不考，乃云徐误，何其贰过也！

苍与绛侯等尊立代王为孝文皇帝。四年，丞相灌婴卒，张苍为丞相。

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，会天下初定，将相公卿皆军吏。张苍为计相时，绪正律历。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，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，弗革。推五德之运，以为汉当水德之时，尚

黑如故。吹律调乐，入之音声，及以比定律令。

若百工，天下作程品。至于为丞相，卒就之，故汉家言律历者，本之张苍。苍本好书，无所不观，无所不通，而尤善律历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绪，寻也。或曰绪，业也。”

注 正义姚察云：“苍是秦人，犹用推五胜之法，以周赤乌为火，汉胜火以水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比谓五音清浊各有所比也。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于乐官，使长行之。”瓚曰：“谓以比故取类，以定法律与条令也。”正义比音鼻，或音必履反，谓比方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若，顺也。百工为器物皆有尺寸斤两，皆使得宜，此之谓顺。”晋灼曰：“若，预及之辞。”索隐按：晋灼说以为“若预及之辞”为得也。

注 集解汉书曰：“著书十八篇，言阴阳律历事。”

张苍德王陵。王陵者，安国侯也。及苍贵，常父事王陵。陵死后，苍为丞相，洗沐，常先朝陵夫人上食，然后敢归家。

苍为丞相十余年，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土德时，其符有黄龙当见。诏下其议张苍，张苍以为非是，罢之。其后黄龙见成纪，于是文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，草土德之历制度，更元年。张丞相由此自绌，谢病称老。苍任人为中候，大为奸利，上以让苍，苍遂病免。苍为丞相十五岁而免。孝景前五年，苍卒，谥为文侯。子康侯代，八年卒。子类 代为侯，八年，坐临诸侯丧后就位不敬，国除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所选保任者也。”瓚曰：“中候，官名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錦’，音贖。”

注 索隐案：汉书云传子至孙毅有罪，国除，今此云康侯代，八年卒，子类代侯，则类即毅也，与汉书略同。

初，张苍父长不满五尺，及生苍，苍长八尺余，为侯、丞相。苍子复长。及孙类，长六尺余，坐法失侯。苍之免相后，老，口中无齿，食乳，女子为乳母。妻妾以百数，尝孕者不复幸。苍年百有余岁而卒。

注 集解汉书云长八尺。

申屠丞相嘉者，梁人，以材官蹶张 从高帝击项籍，迁为队率。从击黥布军，为都尉。孝惠时，为淮阳守。孝文帝元年，举故吏士二千石从高皇帝者，悉以为关内侯，食邑二十四人，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户。张苍已为丞相，嘉迁为御史大夫。张苍免相，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，曰：“恐天下以吾私广国。”广国贤有行，故欲相之，念久之不可，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，余见无可者，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，因故邑封为故安侯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勇健有材力开张。” 骊案：如淳曰“材官之多力，能脚踏强弩张之，故曰蹶张。律有蹶张士”。索隐孟康云：“主张强弩。”又如淳曰：“材官之多力，能脚踏强弩张之，故曰蹶张。”蹶音其月反。汉令有蹶张士百人是也。

注 索隐所类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后二年八月。”

注 正义今易州界武阳城中东南隅故城是也。

嘉为人廉直，门不受私谒。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隆爱幸，赏赐累巨万。文帝尝燕饮通家，其宠如是。是时丞相入朝，而

通居上傍，有怠慢之礼。丞相奏事毕，因言曰：“陛下爱幸臣，则富贵之；至于朝廷之礼，不可以不肃！”上曰：“君勿言，吾私之。”罢朝坐府中，嘉为檄召邓通诣丞相府，不来，且斩通。通恐，入言文帝。文帝曰：“汝第往，吾今使人召若。”通至丞相府，免冠，徒跣，顿首谢。嘉坐自如，故不为礼，责曰：“夫朝廷者，高皇帝之朝廷也。通小臣，戏殿上，大不敬，当斩。吏今行斩之！”通顿首，首尽出血，不解。文帝度丞相已困通，使使者持节召通，而谢丞相曰：“此吾弄臣，君释之。”邓通既至，为文帝泣曰：“丞相几杀臣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嘉语其吏曰：‘今便行斩之。’”

嘉为丞相五岁，孝文帝崩，孝景帝即位。二年，晁错为内史，贵幸用事，诸法令多所请变更，议以谪罚侵削诸侯。而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，疾错。错为内史，门东出，不便，更穿一门南出。南出者，太上皇庙堧垣。嘉闻之，欲因此以法错擅穿宗庙垣为门，奏请诛错。错客有语错，错恐，夜入宫上谒，自归景帝。至朝，丞相奏请诛内史错。景帝曰：“错所穿非真庙垣，乃外堧垣，故他官居其中，且又我使为之，错无罪。”罢朝，嘉谓长史曰：“吾悔不先斩错，乃先请之，为错所卖。”至舍，因欧血而死。谥为节侯。子共侯蔑代，三年卒。子侯去病代，三十一年卒。子侯舆代，六岁，坐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，国除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宫外垣也。”如淳曰：“堧音‘畏’之‘’。”索隐如淳音“畏懦”之“懦”，乃唤反。韦昭音而缘反。又音採。

注 正义自归帝首露。

注 索隐汉书作“官”，谓散官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本无侯去病，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，子舆改封靖安侯。”

自申屠嘉死之后，景帝时开封侯陶青、桃侯刘舍为丞相。

及今上时，柏至侯许昌、平棘侯薛泽、武强侯庄青翟、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。

皆以列侯继嗣，媿媿廉谨，为丞相备员而已，无所能发明功名有着于当世者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陶青，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，谥夷。刘舍，本项氏亲也，赐姓刘氏。父襄佐高祖有功。舍谥哀侯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高祖功臣许温之孙，谥哀侯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高祖功臣广平侯薛欧之孙平棘节侯薛泽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高祖功臣庄不识之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周父夷吾为楚王戊太傅，谏争而死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媿音七角反。一作‘断’，一作‘畚’。”

索隐媿音侧角反。

小颜云“持整之貌”。汉书作“畚”，畚音初角反。断音都乱反。义如尚书“断断猗无他技”。

太史公曰：“张苍文学律历，为汉名相，而绌贾生、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，明用秦之颛顼历，何哉？周昌，木强人也。任敖以旧德用。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，然无术学，殆与萧、曹、陈平异矣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不考经典，专用颛顼历，何哉？”

注 正义言其质直掘强如木石焉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谓伤辱吕后吏。”

孝武时丞相多甚，不记，莫录其行起居状略，且纪征和以来。

有车丞相，长陵人也。卒而有韦丞相代。韦丞相贤者，鲁人也。以读书术为吏，至大鸿胪。有相工相之，当至丞相。有男四人，使相工相之，至第二子，其名玄成。相工曰：“此子贵，当封。”韦丞相言曰：“我即为丞相，有长子，是安从得之？”后竟为丞相，病死，而长子有罪论，不得嗣，而立玄成。

玄成时佯狂，不肯立，竟立之，有让国之名。后坐骑至庙，不敬，有诏夺爵一级，为关内侯，失列侯，得食其故国邑。韦丞相卒，有魏丞相代。

注 集解名千秋。

注 索隐自车千秋已下，皆褚先生等所记，然丞相传都省略，汉书则备。

魏丞相相者，济阴人也。以文吏至丞相。其人好武，皆令诸吏带剑，带剑前奏事。

或有不带剑者，当入奏事，至乃借剑而敢入奏事。其时京兆尹赵君，丞相奏以免罪，使人执魏丞相，欲求脱罪而不听。复使人胁恐魏丞相，以夫人贼杀待婢事而私独奏请验之，发吏卒至丞相舍，捕奴婢笞击问之，实不以兵刃杀也。

而丞相司直繁君 奏京兆尹赵君迫胁丞相，诬以夫人贼杀婢，发吏卒围捕丞相舍，不道；又得擅屏骑士事，赵京兆坐要斩。又有使掾陈平等劾中尚书，疑以独擅劫事而坐之，大不敬，长史以下皆坐死，或下蚕室。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。子嗣。后坐骑至庙，不敬，有诏夺爵一级，为关内侯，失列侯，得食

其故国邑。魏丞相卒，以御史大夫邴吉代。

注 集解名广汉。

注 索隐繁，姓也，音婆。

邴丞相吉者，鲁国人也。以读书好法令至御史大夫。孝宣帝时，以有旧故，封为列侯，而因为丞相。明于事，有大智，后世称之。以丞相病死。子显嗣。后坐骑至庙，不敬，有诏夺爵一级，失列侯，得食故国邑。显为吏至太仆，坐官耗乱，身及子男有奸赃，免为庶人。

邴丞相卒，黄丞相代。长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，与韦丞相魏丞相、邴丞相微贱时会于客家，田文言曰：“今此三君者，皆丞相也。”其后三人竟更相代为丞相，何见之明也。

黄丞相霸者，淮阳人也。以读书为吏，至颍川太守。治颍川，以礼义条教喻告化之。犯法者，风晓令自杀。化大行，名声闻。孝宣帝下制曰：“颍川太守霸，以宣布诏令治民，道不拾遗，男女异路，狱中无重囚。赐爵关内侯，黄金百斤。”

征为京兆尹而至丞相，复以礼义为治。以丞相病死。子嗣，后为列侯。黄丞相卒，以御史大夫于定国代。于丞相已有廷尉传，在张廷尉语中。于丞相去，御史大夫韦玄成代。

韦丞相玄成者，即前韦丞相子也。代父，后失列侯。其人少时好读书，明于诗、论语。为吏至卫尉，徙为太子太傅。御史大夫薛君免，为御史大夫。于丞相乞骸骨免，而为丞相，因封故邑为扶阳侯。数年，病死。孝元帝亲临丧，赐赏甚厚。子嗣后。其治容容随世俗浮沉，而见谓谄巧。而相工本谓之当为侯代父，而后失之；复自游宦而起，至丞相。父子俱为丞相，世闲美之，岂不命哉！

相工其先知之。韦丞相卒，御史大夫匡衡代。

注 集解名广德也。

丞相匡衡者，东海人也。好读书，从博士受诗。家贫，衡佣作以给食饮。才下，数射策不中，至九，乃中丙科。其经以不中科故明习。补平原文学卒史。数年，郡不尊敬。御史征之，以补百石属荐为郎，而补博士，拜为太子少傅，而事孝元帝。

孝元好诗，而迁为光禄勋，居殿中为师，授教左右，而县官坐其旁听，甚善之，日以尊贵。御史大夫郑弘坐事免，而匡君为御史大夫。岁余，韦丞相死，匡君代为丞相，封乐安侯。以十年之闲，不出长安城门而至丞相，岂非遇时而命也哉！

太史公曰：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，微甚。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。诸为大夫而丞相次也，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。或乃阴私相毁害，欲代之。然守之日久不得，或为之日少而得之，至于封侯，真命也夫！御史大夫郑君守之数年不得，匡君居之未几岁，而韦丞相死，即代之矣，岂可以智巧得哉！

多有贤圣之才，困厄不得者觴甚也。

注 索隐案：此论匡衡已来事，则后人所述也，而亦称“太史公”，其序述浅陋，一何诬也！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微，一作‘征’。”

注 集解高堂隆答魏朝访曰：“物，无也。故，事也。言无复所能于事。”

【索隐述赞】张苍主计，天下作程。孙臣始绌，秦历尚行。御史亚相，相国阿衡。申屠面折，周子廷争。其它媿媿，无所发明。

史记卷九十七

列传三十七 酈生陆贾列传

酈生食其者，陈留高阳人也。好读书，家贫落魄，无以为衣食业，为里监门吏。然县中贤豪不敢役，县中皆谓之狂生。

注 正义历异几三音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今在圉县。”索隐案：高阳属陈留圉县。高阳，乡名也，故耆旧传云“食其，高阳乡人”。正义陈留风俗传云“高阳在雍兵西南”。括地志云“圉城在汴州雍丘县西南。食其墓在雍丘西南二十八里”。盖谓此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落魄，志行衰恶之貌也。”晋灼曰：“落薄，落托，义同也。”索隐案：郑氏云“魄音薄”。应劭云“志行衰恶之貌也”。

注 正义监音甲衫反。战国策云齐宣谓颜觸曰：“夫监门间里，士之贱也。”

及陈胜、项梁等起，诸将徇地过高阳者数十人，酈生闻其将皆握齧好苛礼自用，不能听大度之言，酈生乃深自藏匿。后闻沛公将兵略地陈留郊，沛公麾下骑士适酈生里中子也，

沛公时时问邑中贤士豪俊。骑士归，酈生见谓之曰：“吾闻沛公慢而易人，多大略，此真吾所愿从游，莫为我先。若见

沛公，谓曰‘臣里中有酈生，年六十余，长八尺，人皆谓之狂生，生自谓我非狂生’。”骑士曰：

“沛公不好儒，诸客冠儒冠来者，沛公辄解其冠，溲溺其中。与人言，常大骂。未可以儒生说也。”酈生曰：“弟言之。”骑士从容言如酈生所诫者。

注 正义徇，略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握齮，急促之貌。”索隐应劭曰齮音若“促”。邹氏音角反。韦昭云“握齮，小节也”。

注 索隐案：苛亦作“荷”。贾逵云“苛，烦也”。小颜云“苛，细也”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食其里中子适作沛公骑士。”索隐适食其里中子。适音释。

服虔、苏林皆云沛公骑士适是食其里中人也。案：言适近作骑士。

注 索隐案：先谓先容，言无人为我作介绍也。正义为，于伪反。

注 索隐上所由反。下乃吊反，亦如字。溲即溺也。

沛公至高阳传舍，使人召酈生。酈生至，入谒，沛公方倨默使两女子洗足，而见酈生。酈生入，则长揖不拜，曰：“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？且欲率诸侯破秦也？”沛公骂曰：“竖儒！夫天下同苦秦久矣，故诸侯相率而攻秦，何谓助秦攻诸侯乎？”酈生曰：“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，不宜倨见长者。”于是沛公辍洗，起摄衣，延酈生上坐，谢之。酈生因言六国从横时。沛公喜，赐酈生食，问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酈生曰：“足下起纠合之觭，收散乱之兵，不满万人，欲以径入强秦，此所谓探虎口者也。

夫陈留，天下之囿，四通八达之郊也，今其城又多积粟。臣善其令，请得使之，令下足下。即不听，足下举兵攻之，臣为内应。”于是遣酈生行，沛公引兵随之，遂下陈留。号酈食其为广野君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二世三年二月。”

注 索隐案：乐产云“边默曰倨。”

注 索隐案：竖者，僮仆之称。沛公轻之，以比奴竖，故曰“竖儒”也。

注 正义撮犹言敛着也。

注 集解一作“乌合”，一作“瓦合”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四面中央，凡五达也。”瓚曰：“四通八达，言无险阻也。”

注 正义言食其与陈留县令相善也。

注 正义令力征反。下谓降之也。

酈生言其弟酈商，使将数千人从沛公西南略地。酈生常为说客，驰使诸侯。

汉三年秋，项羽击汉，拔荥阳，汉兵遁保巩、洛。楚人闻淮阴侯破赵，彭越数反梁地，则分兵救之。淮阴方东击齐，汉王数困荥阳、成皋，计欲捐成皋以东，屯巩、洛以拒楚。酈生因曰：“臣闻知天为天者，王事可成；不知天为天者，王事不可成。王者以民人为天，而民人以食为天。夫敖仓，天下转输久矣，臣闻其下碣有藏粟甚多，楚人拔荥阳，不坚守敖仓，碣引而东，令适卒分守成皋，此乃天所以资汉也。方今楚易取而汉反郤，自夺其便，臣窃以为过矣。且两雄不俱立，楚汉久相持不决，百姓骚动，海内摇荡，农夫释耒，工女下机，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。愿足下急复进兵，收取荥阳，据敖仓之

粟，塞成皋之险，杜大行之道，距蜚狐之口，守白马之津，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，则天下知所归矣。方今燕、赵已定，唯齐未下。今田广据千里之齐，田闲将二十万之众，军于历城，诸田宗强，负海阻河济，南近楚，人多变诈，足下虽遣数十万师，未可以岁月破也。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，使为汉而称东藩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

注 索隐数音朔。

注 索隐王者以人为天。案：此语出管子。

注 索隐上音直革反。案：通俗文云“罚罪云斲”，即所谓斲戍。又音陟革反。

卒，租忽反。

注 索隐汉反溲自夺便。以言不取敖仓，是汉却，自夺其便利。

注 索隐谓女工工巧也。汉书作“红”，音工。

注 正义敖仓在今郑州荥阳县西十有五里，石门之东，北临汴水，南带三皇山。秦始皇时置仓于敖山上，故名之曰敖仓也。

注 正义即泛水县山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在河内野王北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上党壶关也。”驷案：蜚狐在代郡西南。正义案：蔚州飞狐县北百五十里有秦汉故郡城。西南有山，俗号为飞狐口也。

乃从其画，复守敖仓，而使酈生说齐王曰：“王知天下之所归乎？”王曰：“不知也。”曰：“王知天下之所归，则齐国可得而有也；若不知天下之所归，即齐国未可得保也。”齐王曰：“天下何所归？”曰：“归汉。”曰：“先生何以言之？”

曰：“汉王与项王曝力西面击秦，约先入咸阳者王之。汉王先入咸阳，项王负约不与而王之汉中。项王迁杀义帝，汉王闻之，起蜀汉之兵击三秦，出关而责义帝之处，收天下之兵，立诸侯之后。降城即以侯其将，得赂即以分其士，与天下同其利，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。诸侯之兵四面而至，蜀汉之粟方船而下。项王有倍约之名，杀义帝之负；于人之功无所记，于人之罪无所忘；战胜而不得其赏，拔城而不得其封；非项氏莫得用事；为人刻印，刳而不能授；攻城得赂，积而不能赏；天下畔之，贤才怨之，而莫为之用。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，可坐而策也。夫汉王发蜀汉，定三秦；涉西河之外，援上党之兵；下井陘，诛成安君；破北魏，举三十二城：此蚩尤之兵也，非人之力量也，天之福也。今已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险，守白马之津，杜大行之阪，距蜚狐之口，天下后服者先亡矣。王疾先下汉王，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；不下汉王，危亡可立而待也。”田广以为然，乃听酈生，罢历下兵守战备，与酈生日纵酒。

注 索隐案：方船谓并舟也。战国策“方船积粟，循江而下”也。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刳断无复廉锬也。”瓚曰：“项羽吝于爵赏，玩惜侯印，不能以封其人也。”索隐刳音五官反。案：郭象注庄子云“枘圆无圭角”。汉书作“玩”，言玩惜不忍授人也。

注 正义援音爰。

注 索隐谓魏豹也。豹在河北故也。亦谓“西魏”，以大梁在河南故也。

淮阴侯闻酈生伏轼下齐七十余城，乃夜度兵平原袭齐。齐王田广闻汉兵至，以为酈生卖己，乃曰：“汝能止汉军，我活

汝；不然，我将亨汝！”酈生曰：“举大事不细谨，盛德不辞让。而公不为若更言！”齐王遂亨酈生，引兵东走。

汉十二年，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将兵击黥布有功。高祖举列侯功臣，思酈食其。

酈食其子疥 数将兵，功未当侯，上以其父故，封疥为高梁侯。后更食武遂，嗣三世。元狩元年中，武遂侯平 坐诈诏衡山王取百斤金，当弃市，病死，国除也。

注 索隐疥音界。后更封武遂三世。地理志武遂属河闲。案：汉书作“武阳子遂”，衍文也。

注 正义年表云“卒，子即嗣。卒，子平嗣，元年有罪国除”。而汉书云“更食武阳，子遂嗣”，恐汉书误也。

陆贾者，楚人也。以客从高祖定天下，名为有口辩士，居左右，常使诸侯。

注 索隐案：陈留风俗传云“陆氏，春秋时陆浑国之后。晋侯伐之，故陆浑子奔楚。贾其后”。又陆氏谱云“齐宣公支子达食菜于陆。达生发，发生皋，适楚。贾其孙也”。

及高祖时，中国初定，尉他 平南越，因王之。高祖使陆贾赐尉他印为南越王。陆生至，尉他魑结 箕踞见陆生。陆生因进说他曰：“足下中国人，亲戚昆弟坟在真定。今足下反天性，弃冠带，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 为敌国，祸且及身矣。且夫秦失其政，诸侯豪桀并起，唯汉王先入关，据咸阳。

项羽倍约，自立为西楚霸王，诸侯皆属，可谓至强。然汉王起巴蜀，鞭笞天下，劫略诸侯，遂诛项羽灭之。五年之闲，海内平定，此非人力，天之所建也。天子闻君王王南越，不助天下诛暴逆，将相欲移兵而诛王，天子怜百姓新劳苦，故且休

之，遣臣授君王印，剖符通使。君王宜郊迎，北面称臣，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，屈强于此。汉诚闻之，掘烧王先人冢，夷灭宗族，使一偏将将十万觶临越，则越杀王降汉，如反复手耳。”

注 索隐赵他为南越尉，故曰“尉他”。他音喰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魁音椎。今兵士椎头结。”索隐魁，直追反。结音计。谓为髻一撮似椎而结之，故字从结。且案其“魁结”二字，依字读之亦得。谓夷人本被发左髻，今他同其风俗，但魁其发而结之。

注 索隐赵地也。本名东垣，属常山。

注 索隐案：崔浩云“抗，对也。衡，车靽上横木也。抗衡，言两衡相对拒，言不相避下”。

于是尉他乃蹶然起坐，谢陆生曰：“居蛮夷中久，殊失礼义。”因问陆生曰：

“我孰与萧何、曹参、韩信贤？”陆生曰：“王似贤。”复曰：“我孰与皇帝贤？”

陆生曰：“皇帝起丰沛，讨暴秦，诛强楚，为天下兴利除害，继五帝三王之业，统理中国。中国之人以亿计，地方万里，居天下之膏腴，人觶车輦，万物殷富，政由一家，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。今王觶不过数十万，皆蛮夷，崎岖山海闲，譬若汉一郡，王何乃比于汉！”尉他大笑曰：“吾不起中国，故王此。使我居中国，何渠不若汉？”乃大说陆生，留与饮数月。曰：“越中无足与语，至生来，令我日闻所不闻。”赐陆生囊中装直千金，他送亦千金。陆生卒拜尉他为南越王，令称臣奉汉约。归报，高祖大悦，拜贾为太中大夫。

注 索隐苏林音厥。礼记“子夏蹶然而起”。埤苍云“蹶，

起也”。

注 集解渠音诂。索隐渠，刘氏音诂。汉书作“遽”字，小颜以为“有何迫促不如汉也”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珠玉之宝也。装，裹也。”索隐囊音托。案：如淳云以为明月珠之属也。又案：诗传曰“大曰囊，小曰囊”。埤苍云“有底曰囊，无底曰囊”。谓以宝物(以)入囊囊也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非囊中物，故曰‘他送’也。”

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。高帝骂之曰：“乃公居马上而得之，安事诗书！”陆生曰；

“居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治之乎？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，文武并用，长久之术也。昔者吴王夫差、智伯极武而亡；秦任刑法不变，卒灭赵氏。乡使秦已并天下，行仁义，法先圣，陛下安得而有之？”高帝不怿而有鼻色，乃谓陆生曰：“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，吾所以得之者何，及古成败之国。”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，凡着十二篇。每奏一篇，高帝未尝不称善，左右呼万岁，号其书曰“新语”。

注 集解赵氏，秦姓也。索隐案：韦昭云“秦伯益后，与赵同出非廉，至造父，有功于穆王，封之赵城，由此一姓赵氏”。

注 正义七录云“新语二卷，陆贾撰”也。

孝惠帝时，吕太后用事，欲王诸吕，畏大臣有口者，陆生自度不能争之，乃病免家居。以好畷田地善，可以家焉。有五男，乃出所使越得囊中装卖千金，分其子，子二百金，令为生产。陆生常安车驷马，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，宝剑直百金，谓其子曰：“与汝约：过汝，汝给吾人马酒食，极欲，十日而更。所死家，得宝剑车骑侍从者。一岁中往来过他客，

率不过 再三过，数见不鲜，无久恩公为也。”

注 正义時音止。雍州县也。

注 正义汉制一金直千贯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汝，一作‘公’。”

注 索隐率音律。过音戈。

注 索隐数见音朔现。谓时时来见汝也。不鲜，言必令鲜美作食，莫令见不鲜之物也。汉书作“数击鲜”，如淳云“新杀曰鲜”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恩，污辱。”索隐恩，患也。公，贾自谓也。言汝诸子无久厌患公也。

吕太后时，王诸吕，诸吕擅权，欲劫少主，危刘氏。右丞相陈平患之，力不能争，恐祸及己，常燕居深念。陆生往请，

直入坐，而陈丞相方深念，不时见陆生。陆生曰：“何念之深也？”陈平曰：“生揣我何念？”陆生曰：

“足下位为上相，食三万户侯，可谓极富贵无欲矣。然有忧患，不过患诸吕、少主耳。”陈平曰：“然。为之柰何？”

陆生曰：“天下安，注意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将。将相和调，则士务附；士务附，天下虽有变，即权不分。为社稷计，在两君掌握耳。臣常欲谓太尉绛侯，绛侯与我戏，易吾言。君何不交驩太尉，深相结？”为陈平画吕氏数事。陈平用其计，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，厚具乐饮；

太尉亦报如之。此两人深相结，则吕氏谋益衰。陈平乃以奴婢百人，车马五十乘，钱五百万，遗陆生为饮食费。陆生以此游汉廷公卿闲，名声藉甚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请，若问起居。”

注 索隐深念，深思之也。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揣，度也。”韦昭曰：“揣音初委反。”

注 索隐案：陈平传食户五千，以曲逆秦时有三万户，恐复业至此，故称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务，一作‘豫’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言狼籍甚盛。”

及诛诸吕，立孝文帝，陆生颇有力焉。孝文帝即位，欲使人之南越。陈丞相等乃言陆生为太中大夫，往使尉他，令尉他去黄屋称制，令比诸侯，皆如意旨。

语在南越语中。陆生竟以寿终。

平原君朱建者，楚人也。故尝为淮南王黥布相，有谿去，后复事黥布。布欲反时，问平原君，平原君非之，布不听而听梁父侯，遂反。汉已诛布，闻平原君谏不与谋，得不诛。语在黥布语中。

注 索隐梁父侯，史失名。如淳注汉书云“遂，布臣”，非也。臣瓚曰“布用梁父侯计遂反耳”，其说是也。

注 正义与音预。

注 集解黥布列传无此语。

平原君为人辩有口，刻廉刚直，家于长安。行不苟合，义不取容。辟阳侯行不正，得幸吕太后。时辟阳侯欲知平原君，平原君不肯见。及平原君母死，陆生素与平原君善，过之。平原君家贫，未有以发丧，方假贷服具，陆生令平原君发丧。陆生往见辟阳侯，贺曰：“平原君母死。”辟阳侯曰：“平原君母死，何乃贺我乎？”陆贾曰：“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，平原君义不知君，以其母故。”

今其母死，君诚厚送丧，则彼为君死矣。”辟阳侯乃奉百金往税。列侯贵人以辟阳侯故，往税凡五百金。

注 索隐案：刘氏云谓欲葬时，须启其殡宫，故云“发表”也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相知当同恤灾危，母在，故义不知君。”索隐案：崔浩云“建以母在，义不以身许人也”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衣服曰税。税当为‘襚’。”索隐案：说文“税，赠终服也”。襚音式芮反，亦音遂。

辟阳侯幸吕太后，人或毁辟阳侯于孝惠帝，孝惠帝大怒，下吏，欲诛之。吕太后鼻，不可以言。大臣多害辟阳侯行，欲遂诛之。辟阳侯急，因使人欲见平原君。平原君辞曰：“狱急，不敢见君。”乃求见孝惠幸臣闾籍孺，说之曰：“君所以得幸帝，天下莫不闻。今辟阳侯幸太后而下吏，道路皆言君谗，欲杀之。今日辟阳侯诛，旦日太后含怒，亦诛君。何不肉袒为辟阳侯言于帝？帝听君出辟阳侯，太后大驩。两主共幸君，君贵富益倍矣。”于是闾籍孺大恐，从其计，言帝，果出辟阳侯。辟阳侯之囚，欲见平原君，平原君不见辟阳侯，辟阳侯以为倍己，大怒。及其成功出之，乃大惊。

注 索隐案：佞幸传云高祖时有籍孺，孝惠时有闾孺。今总言“闾籍孺”，误也。

吕太后崩，大臣诛诸吕，辟阳侯于诸吕至深，而卒不诛。计画所以全者，皆陆生、平原君之力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辟阳侯与诸吕相亲信也，为罪宜诛者至深。”索隐案：如淳说以为宜诛，非也。小颜云辟阳侯与诸

吕相知至深重，得其理也。

孝文帝时，淮南厉王杀辟阳侯，以诸吕故。文帝闻其客平原君为计策，使吏捕欲治。闻吏至门，平原君欲自杀。诸子及吏皆曰：“事未可知，何早自杀为？”

平原君曰：“我死祸绝，不及而身矣。”遂自刭。孝文帝闻而惜之，曰：“吾无意杀之。”乃召其子，拜为中大夫。使匈奴，单于无礼，乃骂单于，遂死匈奴中。

注 索隐案：下文所谓与太史公善者。

初，沛公引兵过陈留，酈生踵军门上谒曰：“高阳贱民酈食其，窃闻沛公暴露，将兵助楚讨不义，敬劳从者，愿得望见，口画天下便事。”使者入通，沛公方洗，问使者曰：“何如人也？”使者对曰：“状貌类大儒，衣儒衣，冠侧注。”沛公曰：“为我谢之，言我方以天下为事，未暇见儒人也。”使者出谢曰：“沛公敬谢先生，方以天下为事，未暇见儒人也。”酈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：“走！”

复入言沛公，吾高阳酒徒也，非儒人也。”使者惧而失谒，跪拾谒，还走，复入报曰：“客，天下壮士也，叱臣，臣恐，至失谒。曰‘走！复入言，而公高阳酒徒也’。”沛公遽雪足杖矛曰：“延客入！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侧注冠一名高山冠，齐王所服，以赐谒者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本言‘而公高阳酒徒’。”

酈生入，揖沛公曰：“足下甚苦，暴衣露冠，将兵助楚讨不义，足不何不喜也？”

臣愿以事见，而曰‘吾方以天下为事，未暇见儒人也’。夫足下欲兴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，而以目皮相，恐失天

下之能士。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，勇又不如吾。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见，窃为足下失之。”沛公谢曰：“乡者闻先生之容，今见先生之意矣。”

乃延而坐之，问所以取天下者。酈生曰：“夫足下欲成大功，不如止陈留。陈留者，天下之据囿也，兵之会地也，积粟数千万石，城守甚坚。臣素善其令，愿为足下说之。不听臣，臣请为足下杀之，而下陈留。足下将陈留之觴，据陈留之城，而食其积粟，招天下之从兵；从兵已成，足下横行天下，莫能有害足下者矣。”沛公曰：“敬闻命矣。”

于是酈生乃夜见陈留令，说之曰：“夫秦为无道而天下畔之，今足下与天下从则可以成大功。今独为亡秦婴城而坚守，臣窃为足下危之。”陈留令曰：“秦法至重也，不可以妄言，妄言者无类，吾不可以应。先生所以教臣者，非臣之意也，愿勿复道。”酈生留宿卧，夜半时斩陈留令首，踰城而下报沛公。沛公引兵攻城，县令首于长竿以示城上人，曰：“趣下，而令头已断矣！今后下者必先斩之！”

于是陈留人见令已死，遂相率而下沛公。沛公舍陈留南城门上，因其库兵，食积粟，留出入三月，从兵以万数，遂入破秦。

太史公曰：世之传酈生书，多曰汉王已拔三秦，东击项籍而引军于巩洛之闲，酈生被儒衣往说汉王。乃非也。自沛公未入关，与项羽别而至高阳，得酈生兄弟。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，固当世之辩士。至平原君子与余善，是以得具论之。

【索隐述赞】广野大度，始冠侧注。踵门长揖，深器重遇。说齐历下，趣鼎何惧。陆贾使越，尉佗慑怖，相说国安，书成主悟。

史记卷九十八

列传三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

阳陵侯 傅宽，以魏五大夫骑将从，为舍人，起横阳。从攻安阳、杠里，击赵贲军于开封，及击杨熊曲遇、阳武，斩首十二级，赐爵卿。

从至霸上。沛公立为汉王，汉王赐宽封号共德君。从入汉中，迁为右骑将。

从定三秦，赐食邑雕阴。从击项籍，待怀，赐爵通德侯。从击项冠、周兰、龙且，所将卒斩骑将一人敖下，益食邑。

注 集解地理志云冯翊阳陵县。

注 索隐按：横阳，邑名，在韩。韩公子成初封横阳君，张良立为韩王也。

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故横城在宋州宋城县西南三十里，按盖横阳也。”

注 正义后魏地形志云：“己氏有安阳城，隋改己氏为楚丘。”今宋州楚丘县西十里安阳故城是也。

注 正义曲，丘羽反。遇，牛恭反。司马彪郡国志云“中牟有曲遇聚”。按：

郑州中牟县也。

注 正义郑州县。

注 索隐谓美号耳，非地邑。共音恭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上郡。”索隐案：孟康、徐广云县名，属上郡。正义鄜州洛交县三十里雕阴故城是也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待高帝于怀。”索隐按：服虔云“待高祖于怀县”。小颜案地理志，怀属河内，今怀州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敖仓之下。”

属淮阴，击破齐历下军，击田解。属相国参，残博，益食邑。因定齐地，剖符世世勿绝，封为阳陵侯，二千六百户，除前所食。为齐右丞相，备齐。

五岁为齐相国。

注 索隐张晏云：“信时为相国，云‘淮阴’者，终言之也。”

注 索隐博，太山县也。顾秘监云：“属曹参，以残破博县也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时田横未降，故设屯备。”正义按：为齐王韩信相。

注 正义为齐悼惠王刘肥相五岁也。

四月，击陈豨，属太尉勃，以相国代丞相哱击豨。一月，徙为代相国，将屯。二岁，为代丞相，将屯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既为相国，有警则将卒而屯守也。”案：律谓勒兵而守曰屯。索隐如淳云：“汉初诸王官属如汉朝，故代有丞相。”案：孔文祥云“边郡有屯兵，宽为代相国兼领屯兵，后因置将屯将军也”。

孝惠五年卒，谥为景侯。子顷侯精立，二十四年卒。子共

侯则立，十二年卒。

子侯偃立，三十一年，坐与淮南王谋反，死，国除。

信武侯靳歙，以中涓从，起宛胸。攻济阳。破李由军。击秦军亳南、开封东北，斩骑千人将一人，首五十七级，俘虏七十三人，赐爵封号临平君。又战蓝田北，斩车司马二人，骑长一人，首二十八级，俘虏五十七人。至霸上。沛公立为汉王，赐歙爵建武侯，迁为骑都尉。

注 索隐歙音“翕然”之“翕”。

注 正义上于元反，下求俱反。曹州县也。

注 正义曹州宛胸县西南三十五里济阳故城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将，一作‘候’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主官车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骑之长。”

从定三秦。别西击章平军于陇西，破之，定陇西六县，所将卒斩车司马、候各四人，骑长十二人。从东击楚，至彭城。汉军败还，保雍丘，去击反者王武等。

略梁地，别将击邢说军菑南，破之，身得说都尉二人，司马、候十二人，降吏卒四千一百八十人。破楚军荥阳东。三年，赐食邑四千二百户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特起兵者也。说音悦。”索隐邢，姓。说，名，音悦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今日考城。”索隐上音灾。今为考城，属济阴也。

别之河内，击赵将贲郝军朝歌，破之，所将卒得骑将二人，车马二百五十匹。从攻安阳以东，至棘蒲，下七县。别攻

破赵军，得其将司马二人，候四人，降吏卒二千四百人。从攻下邯郸。别下平阳，身斩守相，所将卒斩兵守、郡守各一人，降邺。从攻朝歌、邯郸，及别击破赵军，降邯郸郡六县。还军敖仓，破项籍军成皋南，击绝楚饷道，起荥阳至襄邑。破项冠军鲁下。略地东至缙、郟、下邳，南至蕲、竹邑。击项悍济阳下。还击项籍陈下，破之。别定江陵，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，身得江陵王，生致之雒阳，因定南郡。从至陈，取楚王信，剖符世世勿绝，定食四千六百户，号信武侯。

注 集解上音肥，下音释。索隐汉书作“赵贲军”。案：此在河北，非曹参、樊噲之所击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邺有平阳城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平阳故城在相州临漳县西二十五里。”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将兵郡守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邯郸，高帝改曰赵国。”

注 正义鲁城之下，今兖州曲阜县也。

注 索隐案地理志，缙属东海。正义今缙城在沂州丞县。下邳，泗水县。郟县属海州。

注 索隐蕲，竹，二邑名。上音机。竹即竹邑。

注 索隐案：孔文祥云“共敖子共尉”。

以骑都尉从击代，攻韩信平城下，还军东垣。有功，迁为车骑将军，并将梁、赵、齐、燕、楚车骑，别击陈豨丞相敞，破之，因降曲逆。从击黥布有功，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户。凡斩首九十级，虏百三十二人；别破军十四，降城五十九，定郡国各一，县二十三；得王、柱国各一人，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。

注 索隐小颜云侯敞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本无此五字。”

高后五年，歎卒，谥为肃侯。子亭代侯。二十一年，坐事国人过律，孝文后三年，夺侯，国除。

注 索隐案：刘氏云“事，役使也。谓使人违律数多也。”

蒯成侯讚者，沛人也，姓周氏。常为高祖参乘，以舍人从起沛。至霸上，西入蜀、汉，还定三秦，食邑池阳。东绝甬道，从出度平阴，遇淮阴侯兵襄国，军乍利乍不利，终无离上心。以讚为信武侯，食邑三千三百户。高祖十二年，以讚为蒯成侯，除前所食邑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蒯音‘菅蒯’之‘蒯’。”索隐姓周；名讚，音薛。蒯者，乡名。案：三苍云“蒯乡在城父县，音裴”。汉书作“鯁”，从崩，从邑。今书本并作“蒯”，音“菅蒯”之“蒯”，非也。苏林音簿催反。晋灼案功臣表，属长沙。崔浩音簿坏反。楚汉春秋作“凭成侯”，则裴凭声相近，此得其实也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。輿地志云蒯成县故陈仓县之故乡聚名也，周讚所封也。晋武帝咸宁四年，分陈仓立蒯成县，属始平郡也。”

注 正义雍州泾阳县西北三里池阳故城是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蒯成侯，表云遇淮阴侯军襄国，楚汉约分鸿沟，以讚为信武侯。战不利，不敢离上。”

上欲自击陈豨，蒯成侯泣曰：“始秦攻破天下，未尝自行。今上常自行，是为无人可使者乎？”上以为“爱我”，赐入殿门不趋，杀人不死。

至孝文五年，讚以寿终，谥为贞侯。子昌代侯，有罪，

国除。至孝景中二年，封譜子居代侯。至元鼎三年，居为太常，有罪，国除。

注 正义谥为尊侯。一作“卓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表云‘孝景中元年，封譜子应为郟侯，谥康。中二年，侯居立’。沛郡有郟县。郟，一作‘郟’。”索隐郟，苏林音多，属陈国。地理志云沛郡有郟县。案：此文云“子居”，表云“子应”，不同也。

太史公曰：阳陵侯傅宽、信武侯靳歙皆高爵，从高祖起山东，攻项籍，诛杀名将，破军降城以十数，未尝困辱，此亦天授也。蒯成侯周譜操心坚正，身不见疑，上欲有所之，未尝不垂涕，此有伤心者然，可谓笃厚君子矣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无‘高’字。又一本‘皆从高祖’。”

注 索隐操音仓高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此，一作‘比’。”

【索隐述赞】阳陵、信武，结发从汉。动睹人谋，功实天赞。定齐破项，我军常冠，蒯成委质，夷险不乱。主上称忠，人臣覩腕。

史记卷九十九

列传三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

刘敬者，齐人也。汉五年，戍陇西，过洛阳，高帝在焉。娄敬脱挽辂，衣其羊裘，见齐人虞将军曰：“臣愿见上言便事。”虞将军欲与之鲜衣，娄敬曰：“臣衣帛，衣帛见；衣褐，衣褐见：终不敢易衣。”于是虞将军入言上。

上召入见，赐食。

注 索隐敬本姓娄，汉书作“娄敬”。高祖曰“娄即刘也”，因姓刘耳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一木横鹿车前，一人推之。”孟康曰：“辂音胡格反。挽音晚。”索隐挽者，牵也。音晚。辂者，鹿车前横木，二人前挽，一人后推之。

音胡格反。

注 索隐上音仙。鲜衣，美服也。

已而问娄敬，娄敬说曰：“陛下都洛阳，岂欲与周室比隆哉？”上曰：“然。”

娄敬曰：“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。周之先自后稷，尧封之邠，积德累善十有余世。公刘避桀居豳。太王以狄伐故，去豳，杖马捶居岐，国人争随之。

及文王为西伯，断虞芮之讼，始受命，吕望、伯夷自海滨

来归之。武王伐纣，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，皆曰纣可伐矣，遂灭殷。成王即位，周公之属傅相焉，乃营成周洛邑，

以此为天下之中也，诸侯四方纳贡职，道里均矣，有德则易以王，无德则易以亡。凡居此者，欲令周务以德致人，不欲依阻险，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。及周之盛时，天下和洽，四夷乡风，慕义怀德，附离而并事天子，不屯一卒，不战一士，八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，效其贡职。及周之衰也，分而为两，天下莫朝，周不能制也。非其德薄也，而形势弱也。今陛下起丰沛，收卒三千人，以之径往而卷蜀汉，定三秦，与项羽战荥阳，争成皋之口，大战七十，小战四十，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，父子暴骨中野，不可胜数，哭泣之声未绝，伤痍者未起，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，臣窃以为不侔也。且夫秦地被山带河，四塞以为固，卒然有急，百万之众可具也。因秦之故，资甚美膏腴之地，此所谓天府者也。

陛下入关而都之，山东虽乱，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。夫与人斗，不搯其亢，拊其背，未能全其胜也。今陛下入关而都，案秦之故地，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。”

注 正义郃音胎。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三里故豳城是也。说文云：“郃，炎帝之后，姜姓所封国，即外家也。”毛萇云：“郃，姜嫄国，尧见天因郃而生后稷，故因封于郃也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言马棰，示约。”

注 正义吕望宅及庙在苏州海盐县西也。伯夷孤竹国在平州。皆滨东海也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故王城一名河南城，本郑郛，周公所筑，在洛州河南县北九里苑中东北隅。帝王纪云武王伐纣，营洛邑而定鼎焉。”按此即营都城也。

书云“乃营成周”。括地志云：“洛阳故城在洛州洛阳城东二十六里，周公所筑，即成周城也。尚书〔序〕曰‘成周既成，迁殷顽民’。帝王世纪云‘居崑墉之麓’。”

按：刘敬说周之美，岂言居顽民之所？以此而论，（汉书）〔书序〕非也。

注 集解庄子曰“附离不以胶漆”也。索隐案：谓使离者相附也。义见庄子。

注 正义公羊传云：“东周者何？成周也。西周者何？王城也。”按：周自平王东迁，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，至敬王乃迁都成周，王赧又居王城也。

注 索隐案：战国策苏秦说惠王曰“大王之国，地势形便，此所谓天府”。高诱注云“府，聚也”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亢，喉咙也。”索隐搯音厄。亢音胡朗反，一音胡刚反。

苏林以为亢，颈大脉，俗所谓“胡脉”也。

高帝问髡臣，髡臣皆山东人，争言周王数百年，秦二世即亡，不如都周。上疑未能决。及留侯明言入关便，即日车驾西都关中。

注 索隐案：谓即日西都之计定也。

于是上曰：“本言都秦地者娄敬，‘娄’者乃‘刘’也。”赐姓刘氏，拜为郎中，号为奉春君。

注 索隐案：张晏云“春为岁之始，以其首谋都关中，故号奉春君”。

汉七年，韩王信反，高帝自往击之。至晋阳，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，上大怒，使人使匈奴。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，但见

老弱及羸畜。使者十辈来，皆言匈奴可击。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，还报曰：“两国相击，此宜夸矜见所长。今臣往，徒见羸瘠老弱，此必欲见短，伏奇兵以争利。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。”是时汉兵已踰句注，二十余万兵已业行。上怒，骂刘敬曰：“齐虏！”

以口舌得官，今乃妄言沮吾军。”械系敬广武。遂往，至平城，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，七日然后得解。高帝至广武，赦敬，曰：“吾不用公言，以困平城。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。”乃封敬二千户，为关内侯，号为建信侯。

注 正义上力为反，下许又反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夸，张；矜，大也。”

注 索隐上力为反。瘠音稷。瘠，瘦也。汉书作“𦘔”，音渍。𦘔，肉也，恐非。

注 正义句注山在代州鴈门县西北三十里。

注 索隐沮音才污反。诗传曰“沮，止也，坏也”。

注 索隐地理志县名，属鴈门。正义广武故县在句注山南也。

高帝罢平城归，韩王信亡入胡。当是时，冒顿为单于，兵强，控弦三十万，数苦北边。上患之，问刘敬。刘敬曰：“天下初定，士卒罢于兵，未可以武服也。”

冒顿杀父代立，妻髡母，以力为威，未可以仁义说也。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，然恐陛下不能为。”上曰：“诚可，何为不能！顾为柰何？”刘敬对曰：“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，厚奉遗之，彼知汉适女送厚，蛮夷必慕以为阏氏，生子必为太子。代单于。何者？贪汉重币。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，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。冒顿在，固为子婿；死，则外

孙为单于。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？兵可无战以渐臣也。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，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，彼亦知，不肯贵近，无益也。”高帝曰：“善。”欲遣长公主。吕后日夜泣，曰：“妾唯太子、一女，柰何弃之匈奴！”上竟不能遣长公主，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，妻单于。使刘敬往结和亲约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控，引也。”

刘敬从匈奴来，因言“匈奴河南白羊、楼烦王，去长安近者七百里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。秦中新破，少民，地肥饶，可益实。夫诸侯初起时，非齐诸田，楚昭、屈、景莫能兴。今陛下虽都关中，实少人。北近胡寇，东有六国之族，宗强，一日有变，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。臣愿陛下徙齐诸田，楚昭、屈、景，燕、赵、韩、魏后，及豪桀名家居关中。无事，可以备胡；诸侯有变，亦足率以东伐。此强本弱末之术也”。上曰：“善。”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。

注 集解张晏云：“白羊，匈奴国名。”索隐案：张晏云白羊，国名。二者并在河南。河南者，案在朔方之河南，旧并匈奴地也，今亦谓之新秦中。

注 索隐案：小颜云“今高陵、栎阳诸田，华阴、好畤诸景，及三辅诸屈诸怀尚多，皆此时所徙也”。

叔孙通者，薛人也。秦时以文学征，待诏博士。数岁，陈胜起山东，使者以闻，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：“楚戍卒攻蕲入陈，于公如何？”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：“人臣无将，将即反，罪死无赦。愿陛下急发兵击之。”二世怒，作色。叔孙通前曰：“诸生言皆非也。夫天下合为一家，毁郡县城，铄其兵，示天下不复用。且明主在其上，法令具于下，使人人

奉职，四方辐辏，安敢有反者！此特鬻盗鼠窃狗盗耳，何足置之齿牙闲。郡守尉今捕论，何足忧。”

二世喜曰：“善。”尽问诸生，诸生或言反，或言盗。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，非所宜言。诸言盗者皆罢之。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，衣一袭，拜为博士。叔孙通已出宫，反舍，诸生曰：“先生何言之谀也？”通曰：“公不知也，我几不脱于虎口！”乃亡去，之薛，薛已降楚矣。及项梁之薛，叔孙通从之。败于定陶，从怀王。怀王为义帝，徙长沙，叔孙通留事项王。汉二年，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，叔孙通降汉王。汉王败而西，因竟从汉。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楚汉春秋名何。”

注 索隐按：楚汉春秋云名何。薛，县名，属鲁国。

注 集解瓚曰：“将谓逆乱也。公羊传曰‘君亲无将，将而必诛’。”

注 索隐案：国语谓之“一称”，贾逵案礼记“袍必有表不单，衣必有裳，谓之一称”。杜预云“衣单复具云称也”。

注 正义几音祈。

叔孙通儒服，汉王憎之；乃变其服，服短衣，楚制，汉王喜。

注 索隐案：孔文祥云“短衣便事，非儒者衣服。高祖楚人，故从其俗裁制”。

叔孙通之降汉，从儒生弟子百余人，然通无所言进，专言诸故鬻盗壮士进之。

弟子皆窃骂曰：“事先生数岁，幸得从降汉，今不能进臣等，专言大猾，何也？”叔孙通闻之，乃谓曰：“汉王方蒙

矢石争天下，诸生宁能斗乎？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。诸生且待我，我不忘矣。”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，号稷嗣君。

注 索隐案：类集云“猾，狡也。音滑”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谓发石以投人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搴，卷也。”瓚曰：“拔取曰搴。楚辞曰‘朝搴阰之木兰’。”

索隐搴音起焉反，又己勉反。案：方言云“南方取物云搴”。许慎云“搴，取也”。

王逸云“阰，山名”。又案：埤苍云“山在楚，音毗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盖言其德业足以继踪齐稷下之风流也。”
 驷案：汉书音义曰“稷嗣，邑名”。

汉五年，已并天下，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，叔孙通就其仪号。高帝悉去秦苛仪法，为简易。髡臣饮酒争功，醉或妄呼，拔剑击柱，高帝患之。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，说上曰：“夫儒者难与进取，可与守成。臣愿征鲁诸生，与臣弟子共起朝仪。”高帝曰：“得无难乎？”叔孙通曰：“五帝异乐，三王不同礼。”

礼者，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。故夏、殷、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，谓不相复也。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。”上曰：“可试为之，令易知，度吾所能行为之。”

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。鲁有两生不肯行，曰：“公所事者且十主，皆面谀以得亲贵。今天下初定，死者未葬，伤者未起，又欲起礼乐。礼乐所由起，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。吾不忍为公所为。公所为不合古，吾不行。公往矣，无污我！”叔孙通笑曰：“若真鄙儒也，不知时变。”

遂与所征三十人西，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挠

蕞 野外。习之月余，叔孙通曰：“上可试观。”上既观，使行礼，曰：“吾能为此。”乃令髡臣习肄，会十月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表位标准。音子外反。”骀案：如淳曰“置设挠索，为习肄处。蕞谓以茅翦树地为蕞位。春秋传曰‘置茅蕞’也”。索隐徐音子外反。如淳云“翦茅树地，为蕞位尊卑之次”。苏林音蕞。韦昭云“引绳为挠，立表为蕞。

音兹会反”。按：贾逵云“束茅以表位为蕞”。又纂文云“蕞，今之‘蕞’字。

包恺音即悦反。又音蕞”。

注 索隐肄亦习也，音异。

汉七年，长乐宫成，诸侯髡臣皆朝十月。仪：先平明，谒者治礼，引以次入殿门，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，设兵张旗帜。传言“趋”。殿下郎中侠陛，陛数百人。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，东乡；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，西乡。大行设九宾，胥传。于是皇帝攀出房，百官执职传警，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。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。至礼毕，复置法酒。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，以尊卑次起上寿。觴九行，谒者言“罢酒”。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。竟朝置酒，无敢讙哗失礼者。于是高帝曰：

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。”乃拜叔孙通为太常，赐金五百斤。

注 索隐小颜云“汉以十月为正，故行朝岁之礼，史家追书十月也”。案：诸书并云十月为岁首，不言以十月为正月。古今注亦云“髡臣始朝十月”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帜’。”

注 索隐案：小颜云“传声教入者皆令趋。趋，疾行致敬也”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传从上下为胪。”索隐汉书云“设九宾胪句传”。苏林云“上传语告下为胪，下传语告上为句”。胪犹行者矣。韦昭云“大行人掌宾客之礼，今谓之鸿胪也。九宾，则周礼九仪也，谓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、孤、卿、大夫士也”。汉依此以为胪传，依次传令上也。向秀注庄子云“从上语下为胪”，音间。句音九注反。

注 索隐案：舆服志云“殷周以辇载军器，职载刍豢，至秦始去其轮而舆为尊”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帜’。”

注 索隐职音帜，亦音试。传警者，汉仪云“帝辇动，则左右侍帷幄者称警”是也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作酒令法也。”苏林曰：“常会，须天子中起更衣，然后入置酒矣。”索隐按：文颖云“作酒法令也”。姚氏云“进酒有礼也。古人饮酒不过三爵，君臣百拜，终日宴不为之乱也”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抑屈。”

叔孙通因进曰：“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，与臣共为仪，愿陛下官之。”高帝悉以为郎。叔孙通出，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。诸生乃皆喜曰：“叔孙生诚圣人也，知当世之要务。”

汉九年，高帝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。汉十二年，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，叔孙通谏上曰：“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，立奚齐，晋国乱者数十年，为天下笑。

秦以不蚤定扶苏，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，自使灭祀，此陛下所亲见。今太子仁孝，天下皆闻之；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，其可背哉！陛下必欲废适而立少，臣愿先伏诛，以颈血污地。”

高帝曰：“公罢矣，吾直戏耳。”叔孙通曰：

“太子天下本，本一摇天下振动，柰何以天下为戏！”高

帝曰：“吾听公言。”

及上置酒，见留侯所招客从太子入见，上乃遂无易太子志矣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攻犹今人言击也。啖，一作‘淡’。”

骊案：如淳曰“食无菜茹为啖”。索隐案：孔文祥云“与帝共攻冒苦，难俱食淡也”。案：说文云“淡，薄味也”。音唐敢反。

注 索隐楚汉春秋：“叔孙何云‘臣三谏不从，请以身当之’。抚剑将自杀。

上离席云‘吾听子计，不易太子’。”

高帝崩，孝惠即位，乃谓叔孙生曰：“先帝园陵寝庙，髡臣莫(能)习。”徙为太常，定宗庙仪法。及稍定汉诸仪法，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也。

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，及闲往，数蹀烦人，乃作复道，方筑武库南。叔孙生奏事，因请闲曰：“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，衣冠月出游高庙？高庙，汉太祖，柰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？”孝惠帝大惧，曰：“急坏之。”叔孙生曰：“人主无过举。今已作，百姓皆知之，今坏此，则示有过举。愿陛下原庙渭北，衣冠月出游之，益广多宗庙，大孝之本也。”上乃诏有司立原庙。原庙起，以复道故。

注 集解关中记曰：“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，汉太后常居之。”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蹀，止人行也。”按：长乐、未央宫

东西相去稍远。闲往谓非时也。中闲往来，清道烦人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阁道也。”如淳曰：“作复道，方始筑武库南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月出高帝衣冠，备法驾，名曰游衣冠。”如淳曰：“三辅黄图高寝在高庙西，高祖衣冠藏在高寝。”月出游于高庙，其道值所作复道下，故言乘宗庙道上行。

注 索隐案：谓举动有过也。左传云“君举必书”。

孝惠帝曾春出游离宫，叔孙生曰：“古者有春尝果，方今樱桃孰，可献，愿陛下出，因取樱桃献宗庙。”上乃许之。诸果献由此兴。

注 索隐案：吕氏春秋“仲春羞以含桃先荐寝庙”。高诱云“进含桃也。渊鸟所含，故曰含桃”。今之朱樱即是也。

太史公曰：语曰“千金之裘，非一狐之腋也；台榭之榱，非一木之枝也；三代之际，非一士之智也”。信哉！夫高祖起微细，定海内，谋计用兵，可谓尽之矣。

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，建万世之安，智岂可专邪！叔孙通希世度务，制礼进退，与时变化，卒为汉家儒宗。”大直若诘，道固委蛇”，盖谓是乎？

注 索隐音屈。

注 索隐音移。

【索隐述赞】厦藉觚干，裘非一狐。委辂献说，挠莛史记。皇帝始贵，车驾西都。既安太子，又和匈奴。奉春、稷嗣，其功可图。

史记卷一零零

列传四十 季布栾布列传

季布者，楚人也。为气任侠，有名于楚。项籍使将兵，数窘汉王。及项羽灭，高祖购求布千金，敢有舍匿，罪及三族。季布匿濮阳周氏。周氏曰：“汉购将军急，拮且至臣家，将军能听臣，臣敢献计；即不能，愿先自刭。”季布许之。乃髡钳季布，衣赭衣，置广柳车中，并与其家僮数十人，之鲁朱家所卖之。朱家心知是季布，乃买而置之田。诫其子曰：“田事听此奴，必与同食。”

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，见汝阴侯滕公。滕公留朱家饮数日。因谓滕公曰：“季布何大罪，而上求之急也？”滕公曰：“布数为项羽窘上，上怨之，故必欲得之。”

朱家曰：“君视季布何如人也？”曰：“贤者也。”朱家曰：“臣各为其主用，季布为项籍用，职耳。项氏臣可尽诛邪？今上始得天下，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，何示天下之不广也！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，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。”

夫忌壮士以资敌国，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。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？

汝阴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侠，意季布匿其所，乃许曰：“诺。”待闲，果言如朱家指。上乃赦季布。当是时，诸公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，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。季布召见，谢，上拜为郎

中。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信交道曰任。”如淳曰：“相与信为任，同是非为侠。所谓‘权行州里，力折公侯’者也。”或曰任，气力也；侠，俌也。索隐任，而禁反。侠音协。如淳曰“相与为任，同是非为侠，权行州里，力折公侯者”，其说为近。俌音普丁反，其义难喻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窘，困也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东郡谓广轍车为‘柳’。”邓展曰：“皆棺饰也。载以丧车，欲人不知也。”李奇曰：“大牛车也。车上覆为柳。”瓚曰：“茂陵书中有广柳车，每县数百乘，是今运转大车是也。”索隐案：服虔、臣瓚所据，云东郡谓广轍车为广柳车，及茂陵书称每县广柳车数百乘，则凡大车任载运者，通名广柳车，然则柳为车通名。邓展所说“柳皆棺饰，载以丧车，欲人不知也”，事义相协，最为通允。故礼曰“设柳翣，为使人勿恶也”。郑玄注周礼云“柳，聚也，诸饰所聚也”。则是丧车称柳，后人通谓车为柳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马车也。”索隐案：谓轻车，一马车也。

孝惠时，为中郎将。单于尝为书嫚吕后，不逊，吕后大怒，召诸将议之。上将军樊哙曰：“臣愿得十万觶，横行匈奴中。”诸将皆阿吕后意，曰“然”。季布曰：“樊哙可斩也！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觶，困于平城，今哙柰何以十万觶横行匈奴中，面欺！且秦以事于胡，陈胜等起。于今创痍未瘳，哙又面谀，欲摇动天下。”是时殿上皆恐，太后罢朝，遂不复议击匈奴事。

季布为河东守，孝文时，人有言其贤者，孝文召，欲以为御史大夫。复有言其勇，使酒难近。至，留邸一月，见罢。

季布因进曰：“臣无功窃宠，待罪河东。陛下无故召臣，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；今臣至，无所受事，罢去，此人必有以毁臣者。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，一人之毁而去臣，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也。”上默然鼻，良久曰：“河东吾股肱郡，故特召君耳。”

布辞之官。

注 索隐使音如字。近音其靳反。因酒纵性谓之使酒，即酗酒也。

注 索隐季布言己无功能，窃承恩宠，得待罪河东。其词典省而文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窥见陛下深浅也。”

楚人曹丘生，辩士，数招权顾金钱。事贵人赵同等，与窦长君善。季布闻之，寄书谏窦长君曰：“吾闻曹丘生非长者，勿与通。”及曹丘生归，欲得书请季布。窦长君曰：“季将军不说足下，足下无往。”固请书，遂行。使人先发书，季布果大怒，待曹丘。曹丘至，即揖季布曰：“楚人谚曰‘得黄金百(斤)，不如得季布一诺’，足下何以得此声于梁楚闲哉？且仆楚人，足下亦楚人也。仆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，顾不重邪？何足下距仆之深也！”季布乃大说，引入，留数月，为上客，厚送之。季布名所以益闻者，曹丘扬之也。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招，求也。以金钱事权贵，而求得其形势以自炫耀也。”

文颖曰：“事权贵也。与通势，以其所有辜较，请托金钱以自顾。”索隐义如孟康、文颖所说。辜较音姑角。正义言曹丘生依倚贵人，用权势属请，数求他人。

顾钱，赏金钱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汉书作‘赵谈’，司马迁以其父名谈，故改之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欲使窦长君为介于布，请见。”

季布弟季心，气盖关中，遇人恭谨，为任侠，方数千里，士皆争为之死。

尝杀人，亡之吴，从袁丝 匿。长事袁丝，弟畜灌夫、籍福之属。尝为中司马，中尉郢都不敢不加礼。少年多时时窃籍其名 以行。当是时，季心以勇，布以诺，着闻关中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子’。”

注 索隐盗字丝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中尉之司马。”索隐汉书作“中尉司马”。

注 索隐籍音子亦反。

季布母弟丁公，为楚将。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，短兵接，高祖急，顾丁公曰：“两贤岂相斗哉！”于是丁公引兵而还，汉王遂解去。及项王灭，丁公谒见高祖。高祖以丁公徇军中，曰：“丁公为项王臣不忠，使项王失天下者，乃丁公也。”遂斩丁公，曰：“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！”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楚汉春秋云薛人，名固。”索隐案：谓布之舅也。

栾布者，梁人也。始梁王彭越为家人时，尝与布游。穷困，赁佣于齐，为酒人保。数岁，彭越去之巨野中为盗，而布为人所略卖，为奴于燕。为其家主报仇，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。臧荼后为燕王，以布为将。及臧荼反，汉击燕，虏布。梁王彭越闻之，乃言上，请赎布以为梁大夫。

注 索隐谓居家之人，无官职也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酒家作保佣也。可保信，故谓之保。”

使于齐，未还，汉召彭越，责以谋反，夷三族。已而梟彭越头于雒阳下，诏曰：

“有敢收视者，辄捕之。”布从齐还，奏事彭越头下，祠而哭之。吏捕布以闻。

上召布，骂曰：“若与彭越反邪？吾禁人勿收，若独祠而哭之，与越反明矣。趣亨之。”方提趣汤，布顾曰：“愿一言而死。”上曰：“何言？”布曰：

“方上之困于彭城，败荥阳、成皋闲，项王所以（遂）不能[遂]西，徒以彭王居梁地，与汉合从苦楚也。当是之时，彭王一顾，与楚则汉破，与汉而楚破。

且垓下之会，微彭王，项氏不亡。天下已定，彭王剖符受封，亦欲传之万世。

今陛下征兵于梁，彭王病不行，而陛下疑以为反，反形未见，以苛小案诛灭之，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。今彭王已死，臣生不如死，请就亨。”于是上乃释布罪，拜为都尉。

注 索隐上音促，下音普盲反。谓疾令赴镬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走’。”索隐上音啼，下音趋。徐广云一作“走”，走亦趣向之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小，一作‘峭’。”

孝文时，为燕相，至将军。布乃称曰：“穷困不能辱身下志，非人也；富贵不能快意，非贤也。”于是尝有德者厚报之，有怨者必以法灭之。吴（军）[楚]反时，以军功封俞侯，复为燕相。燕齐之闲皆为栾布立社，号曰栾公社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击齐有功也。”

景帝中五年薨。子贲嗣，为太常，牺牲不如令，国除。

太史公曰：以项羽之气，而季布以勇显于楚，身履(典)军
 搴旗者数矣，可谓壮士。然至被刑戮，为人奴而不死，何其
 下也！彼必自负其材，故受辱而不羞，欲有所用其未足也，故
 终为汉名将。贤者诚重其死。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，非
 能勇也，其计画无复之耳。 栾布哭彭越，趣汤如归者，彼诚
 知所处，不自重其死。虽往古烈士，何以加哉！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履，一作‘屨’，一曰‘覆’。” 驸
 案：孟康曰“屨，履蹈之也”。瓚曰“屨，数也”。索隐身履
 军。按：徐氏云一作“覆”，按下云“搴旗”，则“覆军”为
 是，胜于“屨”之与“履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或作‘概’字，音义同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复，一作‘冀’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非死者难，处死者难。”

【索隐述赞】季布、季心，有声梁、楚。百金然诺，十万
 致距。出守河东，股肱是与。栾布哭越，犯禁见虜。赴鼎非啖，
 诚知所处。

史记卷一零一

列传四十一 袁盎晁错列传

袁盎者，楚人也，字丝。父故为鬲盗，徙处安陵。高后时，盎尝为吕禄舍人。及孝文帝即位，盎兄诜任盎为中郎。

注 索隐音如周礼“盎齐”，乌浪反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盎为兄所保任，故得为中郎。”

绛侯为丞相，朝罢趋出，意得甚。上礼之恭，常自送之。

袁盎进曰：“陛下以丞相何如人？”上曰：“社稷臣。”盎曰：“绛侯所谓功臣，非社稷臣，社稷臣主在与在，主亡与亡。方吕后时，诸吕用事，擅相王，刘氏不绝如带。是时绛侯为太尉，主兵柄，弗能正。吕后崩，大臣相与共畔诸吕，太尉主兵，适会其成功，所谓功臣，非社稷臣。丞相如有骄主色。陛下谦让，臣主失礼，窃为陛下不取也。”后朝，上益庄，丞相益畏。已而绛侯望袁盎曰：“吾与而兄善，今儿廷毁我！”盎遂不谢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自，一作‘目’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人主在时，与共治在时之事。”索隐按：如淳云“人主在时，与共理在时之事”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。”索隐如淳

云“不以人主亡而不行其政令”。按：如说为得。

注 索隐庄，严也。

注 正义望，怨也。

及绛侯免相之国，国人上书告以为反，征系请室，宗室诸公莫敢为言，唯袁盎明绛侯无罪。绛侯得释，盎颇有力。绛侯乃大与盎结交。

注 集解汉书作“请室”。应劭曰：“请室，请罪之室，若今钟下也。”如淳曰：“请室，狱也，若古刑于甸师氏也。”

淮南厉王朝，杀辟阳侯，居处骄甚。袁盎谏曰：“诸侯大骄必生患，可适削地。”

上弗用。淮南王益横。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谋反事觉，治，连淮南王，淮南王征，上因迁之蜀，轎车传送。袁盎时为中郎将，乃谏曰：“陛下素骄淮南王，弗稍禁，以至此，今又暴摧折之。淮南王为人刚，如有遇雾露行道死，陛下竟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，有杀弟之名，柰何？”上弗听，遂行之。

淮南王至雍，病死，闻，上辍食，哭甚哀。盎入，顿首请罪。上曰：“以不用公言至此。”

盎曰：“上自宽，此往事，岂可悔哉！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，此不足以毁名。”

上曰：“吾高世行三者何事？”盎曰：“陛下居代时，太后尝病，三年，陛下不交睫，不解衣，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。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，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，过曾参孝远矣。夫诸吕用事，大臣专制，然陛下从代乘六传驰不测之渊，虽赍育之勇不及陛下。陛下至代邸，西向让天子位者再，南面让天子位者三。夫许由一让，而陛下五以天下让，过许由四矣。且陛下迁淮南王，欲以苦其志，使改过，有司卫不谨，故病死。”

于是上乃解，曰：“将柰何？”

盎曰：“淮南王有三子，唯在陛下耳。”于是文帝立其三子皆为王。盎由此名重朝廷。

注 集解瓚曰：“大臣共诛诸吕，祸福尚未可知，故曰不测也。”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孟贲、夏育，皆古勇者也。”索隐贲，孟贲；育，夏育也。

尸子云“孟贲水行不避蛟龙，陆行不避兕虎”。战国策曰“夏育叱呼骇三军，身死庸夫”。高诱曰“育为申繻所杀”。贲音奔也。

袁盎常引大体慷慨。宦者赵同以数幸，常害袁盎，袁盎患之。盎兄子种为常侍骑，持节夹乘，说盎曰：“君与斗，廷辱之，使其毁不用。”孝文帝出，赵同参乘，袁盎伏车前曰：“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，皆天下豪英。”

今汉虽乏人，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余人载！”于是上笑，下赵同。赵同泣下车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汉书作‘谈’字。”

注 索隐案：汉旧仪云“持节夹乘舆车骑从者云常侍骑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说，一作‘谋’。”

文帝从霸陵上，欲西驰下峻阪。袁盎骑，并车闾辔。上曰：“将军怯邪？”盎曰：

“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百金之子不骑衡，圣主不乘危而徼幸。今陛下骋六驂，驰下峻山，如有马惊车败，陛下纵自轻，柰高庙、太后何？”

上乃止。

注 索隐案：张揖云“恐檐瓦堕中人”。或云临堂边垂，恐堕坠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行’。”駉案便：服虔曰“自惜身，不骑衡”。如淳曰“骑，倚也。衡，楼殿边栏楯也”。韦昭曰“衡，车衡”。索隐张晏云“衡木行马也”。如淳云“骑音于岐反。衡，楼殿边栏楯也”。韦昭云“衡，车衡也。骑音倚，谓跨之”。按：如淳之说为长。案：纂要云“宫殿四面栏，纵者云槛，横者云楯”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六马之疾若飞。”

上幸上林，皇后、慎夫人从。其在禁中，常同席坐。及坐，郎署长布席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。慎夫人怒，不肯坐。上亦怒，起，入禁中。盎因前说曰：“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。今陛下既已立后，慎夫人乃妾，妾主岂可与同坐哉！适所以失尊卑矣。且陛下幸之，即厚赐之。陛下所以为慎夫人，适所以祸之。陛下独不见‘人彘’乎？”于是上乃说，召语慎夫人。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。

注 正义苏林云：“郎署，上林中直卫之署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盎时为中郎将，天子幸署，豫设供帐待之，故得却慎夫人坐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戚夫人。”

然袁盎亦以数直谏，不得久居中，调为陇西都尉。仁爱士卒，士卒皆争为死。迁为齐相。徙为吴相，辞行，种谓盎曰：“吴王骄日久，国多奸。今苟欲劾治，彼不上书告君，即利剑刺君矣。南方卑湿，君能日饮，毋何，时说王曰毋反而已。如此幸得脱。”盎用种之计，吴王厚遇盎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调选。”

盎告归，道逢丞相申屠嘉，下车拜谒，丞相从车上谢盎。盎还，愧其吏，乃之丞相舍上谒，求见丞相。丞相良久而见之。盎因跪曰：“愿请闲。”丞相曰：

“使君所言公事，之曹与长史掾议，吾且奏之；即私邪，吾不受私语。”盎即跪说曰：“君为丞相，自度孰与陈平、绛侯？”丞相曰：“吾不如。”盎曰：

“善，君即自谓不如。夫陈平、绛侯辅翼高帝，定天下，为将相，而诛诸吕，存刘氏；君乃为材官蹶张，迁为队率，积功至淮阳守，非有奇计攻城野战之功。

且陛下从代来，每朝，郎官上书疏，未尝不止辇受其言，言不可用置之，言可受采之，未尝不称善。何也？则欲以致天下贤士大夫。上日闻所不闻，明所不知，日益圣智；君今自闭钳天下之口而日益愚。夫以圣主责愚相，君受祸不久矣。”丞相乃再拜曰：“嘉鄙野人，乃不知，将军幸教。”引入与坐，为上客。

盎素不好晁错，晁错所居坐，盎去；盎坐，错亦去：两人未尝同堂语。及孝文帝崩，孝景帝即位，晁错为御史大夫，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财物，抵罪，诏赦以为庶人。

吴楚反，闻，晁错谓丞史曰：“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，专为蔽匿，言不反。

今果反，欲请治盎宜知计谋。”丞史曰：“事未发，治之有绝。今兵西乡，治之何益！且袁盎不宜有谋。”晁错犹与未决。人有告袁盎者，袁盎恐，夜见窦婴，为言吴所以反者，愿至上前口对状。窦婴入言上，上乃召袁盎入见。

晁错在前，及盎请辟人赐闲，错去，固恨甚。袁盎具言吴所以反状，以错故，独急斩错以谢吴，吴兵乃可罢。其语具在

吴事中。使袁盎为太常，窦婴为大将军。两人素相与善。逮吴反。诸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，车随者日数百乘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百官表御史大夫有两丞。丞史，丞及史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事未发之时治之，乃有所绝。”索隐案：谓有绝吴反心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盎大臣，不宜有奸谋。”

及晁错已诛，袁盎以太常使吴。吴王欲使将，不肯。欲杀之，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围守盎军中。袁盎自其为吴相时，（尝）有从史尝盗爱盎侍儿，盎知之，弗泄，遇之如故。人有告从史，言“君知尔与侍者通”，乃亡归。袁盎驱自追之，遂以侍者赐之，复为从史。及袁盎使吴见守，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，乃悉以其装赍置二石醇醪，会天寒，士卒饥渴，饮酒醉，西南陬卒皆卧，司马夜引袁盎起，曰：“君可以去矣，吴王期旦日斩君。”盎弗信，曰：“公何为者？”司马曰：“臣故为从史盗君侍儿者。”盎乃惊谢曰：“公幸有亲，吾不足以累公。”司马曰：“君弟去，臣亦且亡，辟吾亲，君何患！”乃以刀决张，道从醉卒（直）隧[直]出。司马与分背，袁盎解节毛怀之，杖，步行七八里，明，见梁骑，骑驰去，遂归报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婢也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言汝有亲老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藏匿吾亲，不使遇害也。”索隐案：张晏云“辟，隐也。

言自隐辟亲，不使遇祸也。”

注 集解音帐。索隐案：帐，军幕也。决之以出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决开当所从亡者之道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不欲令人见也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梁骑击吴楚者也。或曰得梁马驰去也。

吴楚已破，上更以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，袁盎为楚相。尝上书有所言，不用。

袁盎病免居家，与闾里浮沈，相随行，斗鸡走狗。雒阳剧孟尝过袁盎，盎善待之。安陵富人有谓盎曰：“吾闻剧孟博徒，将军何自通之？”盎曰：“剧孟虽博徒，然母死，客送葬车千余乘，此亦有过人者。且缓急人所有。夫一旦有急叩门，不以亲为解，不以存亡为辞，天下所望者，独季心、剧孟耳。今公常从数骑，一旦有缓急，宁足恃乎！”骂富人，弗与通。诸公闻之，皆多袁盎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博荡之徒。”或曰博戏之徒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不语云‘亲不听’也。”瓚曰：“凡人之于赴难济危，多以有父母为解，而孟兼行之。”索隐案：谓不以亲为辞也。今此云解者，亦谓不以亲在而自解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常，一作‘详’。”

袁盎虽家居，景帝时时使人问筹策。梁王欲求为嗣，袁盎进说，其后语塞。梁王以此怨盎，曾使人刺盎。刺者至关中，问袁盎，诸君誉之皆不容口。乃见袁盎曰：“臣受梁王金来刺君，君长者，不忍刺君。然后刺君者十余曹，备之！”袁盎心不乐，家又多怪，乃之棊生所问占。还，梁刺客后曹辈果遮刺杀盎安陵郭门外。

注 索隐按邹氏云“塞”当作“露”，非也。案：以盎言

不宜立弟之义，其后立梁王之语塞绝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曹，辈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楛，一作‘服’。”驸案：文颖曰“楛音陪。秦时贤士，善术者”。索隐文颖云楛音陪。韦昭云楛，姓也。

晁错者，颍川人也。学申商刑名于轹张恢先所，与雒阳宋孟及刘礼同师。以文学为太常掌故。

注 索隐上音朝，下音厝，一如字读。案：朝氏出南阳，今西鄂晁氏，谓子朝之后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先即先生。”索隐轹张恢生所。轹县人张恢先生所学申商之法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掌故，百石吏，主故事。”索隐服虔云“百石卒吏”。汉旧仪云“太常博士弟子试射策，中甲科补郎，中乙科补掌故”也。

错为人砭直刻深。孝文帝时，天下无治尚书者，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，治尚书，年九十余，老不可征，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。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。

还，因上便宜事，以书称说。诏以为太子舍人、门大夫家令。以其辩得幸太子，太子家号曰“智囊”。数上书孝文时，言削诸侯事，及法令可更定者。书数十上，孝文不听，然奇其材，迁为中大夫。当是时，太子善错计策，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术岸高曰峭。”瓚曰：“砭峻。”索隐案：韦昭注本无“术”字。或云术，道路也。峭，七笑反。峭，峻也。

注 正义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：“征之，老不能行，遣太常掌故晁错往读之。”

年九十余，不能正言，言不可晓，使其女传言教错。齐人语多与颍川异，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，略以其意属读而已也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太子称家。”瓚曰：“茂陵书太子家令秩八百石。”

景帝即位，以错为内史。错常数请闲言事，辄听，宠幸倾九卿，法令多所更定。丞相申屠嘉心弗便，力未有以伤。内史府居太上庙墼中，门东出，不便，错乃穿两门南出，凿庙墼垣。丞相嘉闻，大怒，欲因此过为奏请诛错。错闻之，即夜请闲，具为上言之。丞相奏事，因言错擅凿庙垣为门，请下廷尉诛。

上曰：“此非庙垣，乃墼中垣，不致于法。”丞相谢。罢朝，怒谓长史曰：“吾当先斩以闻，乃先请，为儿所卖，固误。”丞相遂发病死。错以此愈贵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九，一作‘公’。”

注 索隐上音乃恋反。谓墙外之短垣也。又音而缘反。正义上，人缘反。墼者，庙内垣外游地也。

迁为御史大夫，请诸侯之罪过，削其地，收其枝郡。奏上，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，莫敢难，独窦婴争之，由此与错有却。错所更令三十章，诸侯皆誼哗疾晁错。错父闻之，从颍川来，谓错曰：“上初即位，公为政用事，侵削诸侯，别疏人骨肉，人口议多怨公者，何也？”晁错曰：“固也。不如此，天子不尊，宗庙不安。”错父曰：“刘氏安矣，而晁氏危矣，吾去公归矣！”遂饮药死，曰：“吾不忍见祸及吾身。”死十余日，吴楚七国果反，以诛错为名。及窦婴、袁盎进说，上令

晁错衣朝衣斩东市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言景帝曰‘诸侯或连数郡，非古之制，非久长策，不便，请削之’，上令公卿云云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讜’。”

晁错已死，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，击吴楚军为将。还，上书言军事，谒见上。上问曰：“道军所来，闻晁错死，吴楚罢不？”邓公曰：“吴王为反数十年矣，发怒削地，以诛错为名，其意非在错也。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，不敢复言也！”上曰：“何哉？”邓公曰：“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，故请削地以尊京师，万世之利也。计画始行，卒受大戮，内杜忠臣之口，外为诸侯报仇，臣窃为陛下不取也。”于是景帝默然良久，曰：“公言善，吾亦恨之。”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。

注 正义汉书作“邓先”。孔文祥云名先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道路从吴军所来也。”瓚曰：“道，由也。”

注 索隐上音其锦反，又音其禁反。

邓公，成固人也，多奇计。建元中，上招贤良，公卿言邓公，时邓公免，起家为九卿。一年，复谢病免归。其子章以修黄老言显于诸公闲。

注 正义梁州成固县也。括地志云：“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县东六里，汉城固城也。”

太史公曰：袁盎虽不好学，亦善傅会，仁心为质，引义慷慨。遭孝文初立，资适逢世。时以变易，及吴楚一说，说虽行哉，然复不遂。好声矜贤，竟以名败。晁错为家令时，数

言事不用；后擅权，多所变更。诸侯发难，不急匡救，欲报私讎，反以亡躯。语曰“变古乱常，不死则亡”，岂错等谓邪！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资，才也。适值其世，得骋其才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谓景帝立。”

【索隐述赞】袁丝公直，亦多附会。揽辔见重，却席翳赖。朝错建策，屡陈利害。尊主卑臣，家危国泰。悲彼二子，名立身败！

史记卷二零二

列传四十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

张廷尉释之者，堵阳人也，字季。有兄仲同居。以訾为骑郎，事孝文帝，十岁不得调，无所知名。释之曰：“久宦减仲之产，不遂。”欲自免归。中郎将袁盎知其贤，惜其去，乃请徙释之补谒者。释之既朝毕，因前言便宜事。文帝曰：“卑之，毋甚高论，令今可施行也。”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闲事，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。文帝称善，乃拜释之为谒者仆射。

注 索隐韦昭堵音赭，又音如字，地名，属南阳。正义应劭曰：“哀帝改为顺阳，水东南入蔡。”括地志云：“顺阳故城在邓州穰县西三十里，楚之郟邑也。”

及苏秦传云‘楚北有郟阳’，并谓此也。”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顾钱若出谷也。”如淳曰：“汉仪注訾五百万得为常侍郎。”

索隐訾音子移反。字苑云“货，积财也”。

注 正义百官表云“谒者，掌宾赞受事，员十七人，秩比六百石”也。

注 索隐案：卑，下也。欲令且卑下其志，无甚高谈论，但令依时事，无说古远也。

释之从行，登虎圈。上问上林尉 诸禽兽簿，十余问，尉左右视，尽不能对。虎圈啬夫 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，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。文帝曰：“吏不当若是邪？尉无赖！”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。释之久之之前曰：“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？”上曰：“长者也。”又复问：“东阳侯张敖如何如人也？”上复曰：“长者。”释之曰：“夫绛侯、东阳侯称为长者，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，岂觚此啬夫谋谏利口捷给哉！且秦以任刀笔之吏，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，然其敝徒文具耳，无恻隐之实。以故不闻其过，陵迟而至于二世，天下土崩。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，臣恐天下随风靡靡，争为口辩而无其实。且下之化上疾于影响，举错不可不审也。”文帝曰：“善。”

乃止不拜啬夫。

注 正义求远反。

注 索隐汉书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。百官志尉秩三百石。

注 正义掌虎圈。百官表有乡啬夫，此其类也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才无可恃。”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音牒。”索隐音牒。汉书作“喋喋”，口多言。

注 索隐案：谓空具其文而无其实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质，诚也。”

顷之，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，不下司马门，于是释之追止太子、梁王无得入殿门。遂劾不下公门不敬，奏之。薄太后闻之，文帝免冠谢曰：“教儿子不谨。”

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、梁王，然后得入。文帝由是奇

释之，拜为中大夫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宫卫令‘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，乘轺传者皆下，不如令，罚金四两’。”

顷之，至中郎将。从行至霸陵，居北临厕。是时慎夫人从，上指示慎夫人新丰道，曰：“此走邯郸道也。”使慎夫人鼓瑟，上自倚瑟而歌，意惨凄悲怀，顾谓髡臣曰：“嗟乎！以北山石为熾，用纒絮斲陈，絜漆其闲，岂可动哉！”左右皆曰：“善。”释之前进曰：“使其中有可欲者，虽锢南山犹有蠲；使其中无可欲者，虽无石熾，又何戚焉！”文帝称善。其后拜释之为廷尉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霸陵北头厕近霸水，帝登其上，以远望也。”如淳曰：“居高临垂边曰厕也。”苏林曰：“厕，边侧也。”韦昭曰：“高岸夹水为厕也。”

索隐刘氏厕音初吏反。按：李奇曰“霸陵北头厕近霸水”。苏林曰“厕，边侧也”。包恺音侧，义亦两通也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慎夫人，邯郸人也。”如淳曰：“走音奏，趋也。”索隐音奏。案：走犹向也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声气依倚瑟也，书曰‘声依永’。”索隐倚，于绮反。

案：谓歌声合于瑟声，相依倚也。

注 正义颜师古云：“美石出京师北山，今宜州石是。”

注 索隐上张吕反，下息虑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斲，一作‘错’。”驷案：汉书音义曰“斲絮，以漆着其闲也”。索隐斲陈絮漆其闲。斲音侧略反。絮音女居反。案：斲陈絮以漆着其闲也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镗，铸也。帝北向，故云‘北山’；回顾南向，故云‘南山’。”索隐案：张晏云“镗，铸也。帝北向，故云‘北山’；回顾向南，故云‘南山’”。今案：大颜云“北山青石肌理密，堪为碑椁，至今犹然。故秦本纪作阿房或作邠山石椁是也”。故帝欲北山之石为椁，取其精牢。释之答言，但使薄葬，顷中无可贪，虽无石椁，有何忧焉。若使厚殉，顷中有物，虽并镗南山，犹为人所发掘也。言“南山”者，取其高厚之意，张晏殊失其旨也。

顷之，上行出中渭桥，有一人从桥下走出，乘舆马惊。于是使骑捕，属之廷尉。释之治问。曰：“县人来，闻跸，匿桥下。久之，以为行已过，即出，见乘舆车骑，即走耳。”廷尉秦当，一人犯跸，当罚金。文帝怒曰：“此人亲惊吾马，吾马赖柔和，令他马，固不败伤我乎？而廷尉乃当之罚金！”释之曰：“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。今法如此而更重之，是法不信于民也。且方其时，上使立诛之则已。今既下廷尉，廷尉，天下之平也，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，民安所措其手足？唯陛下察之。”良久，上曰：“廷尉当是也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在渭桥中路。”瓚曰：“中渭桥两岸之中。”索隐张晏、臣瓚之说皆非也。案今渭桥有三所：一所在城西北咸阳路，曰西渭桥；一所在东北高陵道，曰东渭桥；其中渭桥在古城之北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长安县人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乙令‘跸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’。跸，止行人。”索隐案：

崔浩云“当谓处其罪也”。案：百官志云“廷尉平刑罚，奏当所应。郡国谏疑罪，皆处当以报之”也。

注 索隐小颜云：“公谓不私也。”

其后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，捕得，文帝怒，下廷尉治。释之案律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，奏当弃市。上大怒曰：“人之无道，乃盗先帝庙器，吾属廷尉者，欲致之族，而君以法奏之，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。”释之免冠顿首谢曰：“法如是足也。且罪等，然以逆顺为差。今盗宗庙器而族之，有如万分之一，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，陛下何以加其法乎？”久之，文帝与太后言之，乃许廷尉当。是时，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恬开见释之持议平，乃结为亲友。张廷尉由此天下称之。

注 索隐案：法者，依律以断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足，一作‘止’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俱死罪也，盗玉环不若盗长陵土之逆也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不欲指言，故以取土譬也。”索隐抔音步侯反。案：礼运云“污尊而抔饮”，郑氏云“抔，手掬之，字从手”。字本或作“杯”，言一勺一杯，两音并通。又音普回反。坯者，砖之未烧之名也。张晏云“不欲指言，故以取土譬”者，盖不欲言盗开长陵及说伤迫近先帝故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闲’。汉书作‘启’。启者，景帝讳也，故或为‘开’。”

后文帝崩，景帝立，释之恐，称病。欲免去，惧大诛至；欲见谢，则未知何如。用王生计，卒见谢，景帝不过也。

注 索隐谓帝为太子时，与梁王入朝，不下司马门，释之曾劾，故恐也。

王生者，善为黄老言，处士也。尝召居廷中，三公九卿尽会立，王生老人，曰“吾廌解”，顾谓张廷尉：“为我结廌！”

释之跪而结之。既已，人或谓王生曰：“独柰何廷辱张廷尉，使跪结廌？”王生曰：“吾老且贱，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。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，吾故聊辱廷尉，使跪结廌，欲以重之。”

诸公闻之，贤王生而重张廷尉。

注 正上方万越反，下闲买反。

注 索隐结音如字，又音计。

张廷尉事景帝岁余，为淮南王相，犹尚以前过也。久之，释之卒。其子曰张挚，字长公，官至大夫，免。以不能取容当世，故终身不仕。

注 索隐谓性公直，不能曲屈见容于当世，故至免官不仕也。

冯唐者，其大父赵人。父徙代。汉兴徙安陵。唐以孝着，为中郎署长，事文帝。文帝辇过，问唐曰：“父老何自为郎？家安在？”唐具以实对。

文帝曰：“吾居代时，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，战于钜鹿下。今吾每饭，意未尝不在钜鹿也。父知之乎？”唐对曰：“尚不如廉颇、李牧之为将也。”上曰：“何以？”唐曰：“臣大父在赵时，为官(卒)[率]将，善李牧。臣父故为代相，善赵将李齐，知其为人也。”上既闻廉颇、李牧为人，良说，而搏髀曰：“嗟乎！吾独不得廉颇、李牧时为吾将，吾岂忧匈奴哉！”

唐曰：“主臣！陛下虽得廉颇、李牧，弗能用也。”上怒，起入禁中。良久，召唐让曰：“公柰何觴辱我，独无闲处

乎？”唐谢曰：“鄙人不知忌讳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此云孝子郎也。”或曰以至孝闻。索隐案：谓为郎署之长也。

注 索隐过音戈。谓文帝乘辇，会过郎署。

注 索隐案：崔浩云“自，从也。帝询唐何从为郎”。又小颜云“年老矣，乃自为郎，怪之也”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每食念监所说李齐在钜鹿时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官士将’。”驷案：晋灼曰“百人为彻行，亦皆帅将也”。索隐注“百人为彻行将帅”，案国语“百人为彻行，行头皆官师”。贾逵云“百人为一队也。官师，队大夫也”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良，善也。”

注 索隐案：乐彦云“人臣进对前称‘主臣’，犹上书前云‘昧死’”。案：志林云“冯唐面折万乘，何言不惧”，主臣为惊怖，其言益着也。又魏武谓陈琳云“卿为本初檄，何乃言及上祖”，琳谢云“主臣”，益明主臣是惊怖也。解已见前志也。

当是之时，匈奴新大入朝蓼，杀北地都尉卬。上以胡寇为意，乃卒复问唐曰：“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、李牧也？”唐对曰：“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，跪而推毂，曰阃以内者，寡人制之；阃以外者，将军制之。军功爵赏皆决于外，归而奏之。此非虚言也。臣大父言，李牧为赵将居边，军市之租皆自用飧士，赏赐决于外，不从中扰也。委任而责成功，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，遣选车千三百乘，彀骑万三千，百金之士十万，是以北逐单于，破东胡，灭澹林，西抑强秦，南支韩、魏。当是之时，赵几霸。其后会赵王迁立，其

母倡也。王迁立，乃用郭开谗，卒诛李牧，令颜聚代之。

是以兵破土北，为秦所禽灭。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，其军市租尽以飧士卒，[出]私养钱，五日一椎牛，[一七]飧宾客军吏舍人，是以匈奴远避，不近云中之塞。虏曾一入，尚率车骑击之，所杀其觝。夫士卒尽家人子，起田中从军，安知尺籍伍符。终日力战，斩首捕虏，上功莫府，[二〇]一言不相应，[二一]文吏以法绳之，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。臣愚，以为陛下法太明，赏太轻，罚太重。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，陛下下之吏，削其爵，罚作之。由此言之，陛下虽得廉颇、李牧，弗能用也。[二二]臣诚愚，触忌讳，死罪死罪！”

文帝说。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，复以为云中守，而拜唐为车骑都尉，主中尉及郡国车士。[二三]

注 索隐上音朝，早也。下音乃何反，县名，属安定也。正义在原州百泉县西北十里，汉朝豳县是也。

注 正义北地郡，今宁州也。

注 索隐案：都尉姓孙名印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此郭门之阨也。门中橛曰阨。”索隐橛音其月反。正义阨音苦本反。谓门限也。

注 索隐案：谓军中立市，市有税。税即租也。

注 索隐案：六韬书有选车之法。

注 索隐如淳云：“彀音构。彀骑，张弓之骑也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良士直百金也。”或曰直百金，言重。索隐晋灼云：“百金取其贵重也。”服虔曰：“良士直百金也。”刘氏云：“其功可赏百金者。”

事见管子及小尔雅。

注 索隐案：崔浩云“乌丸之先也。国在匈奴之东，故云

东胡也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澹，一作‘檐’。”索隐澹，丁甘反。一本作“檐槛”。

注 索隐几音祈。

注 索隐按：列女传云“邯郸之倡”。正义赵幽王母，乐家之女也。

注 索隐按：开是赵之宠臣。战国策云秦多与开金，使为反闲。

注 索隐聚音似喻反。汉书作“澁”。本齐将也。正义绝庾反。

注 集解汉书曰：“尚，槐里人也。”正义云中郡故城在胜州榆林县东北三十里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私廩假钱。”索隐按：汉书“市肆租税之入为私奉养”，服虔曰“私廩假钱”是也。或云官所别廩给也。

注 索隐椎音直追反，击也。

注 索隐按：谓庶人家子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汉军法曰吏卒斩首，以尺籍书下县移郡，令人故行，不行夺劳二岁。五符亦什伍之符，约节度也。”或曰以尺简书，故曰尺籍也。索隐按：尺籍者，谓书其斩首之功于一尺之板。伍符者，命军人伍伍相保，不容奸诈。注“故行不行”，案谓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，夺劳二岁也。“故”与“雇”同。

注 [二〇] 索隐按：莫训大也。又崔浩云“古者出征无常处，以幕为府舍，故云莫府”。“莫”当为“幕”，古字少耳。

注 [二一] 索隐音乙陵反，谓数不同也。

注 [二二] 集解班固称“杨子曰孝文帝亲诣帝尊以信亚夫

之军，曷为不能用颇、牧？彼将有激”。

注 [二三] 集解服虔曰：“车战之士。”

七年，景帝立，以唐为楚相，免。武帝立，求贤良，举冯唐。唐时年九十余，不能复为官，乃以唐子冯遂为郎。遂字王孙，亦奇士，与余善。

太史公曰：张季之言长者，守法不阿意；冯公之论将率，有味哉！有味哉！语曰“不知其人，视其友”。二君之所称诵，可着廊庙。书曰“不偏不党，王道荡荡；不党不偏，王道便便”。

张季、冯公近之矣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辨’。”

【索隐述赞】张季未偶，见识袁盎。太子惧法，嗇夫无状。惊马罚金，盗环悟上。冯公白首，味哉论将。因对李齐，收功魏尚。

史记卷一零三

列传四十三 万石张叔列传

万石君 名奋，其父赵人也， 姓石氏。赵亡，徙居温。
高祖东击项籍，过河内，时奋年十五，为小吏，侍高祖。高祖与语，爱其恭敬，问曰：“若何有？”对曰：“奋独有母，不幸失明。家贫。有姊，能鼓琴。”高祖曰：“若能从我乎？”曰：“愿尽力。”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，以奋为中涓，受书谒，徙其家长安中戚里，以姊为美人故也。其官至孝文时，积功劳至大中大夫。无文学，恭谨无与比。

注 正义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，故号奋为万石君。

注 正义洛州邯郸本赵国都。

注 正义故温城在怀州温县三十里，汉县在也。

注 正义颜师古云：“中涓，官名。居中而涓絮也。”如淳云：“主通书谒出入命也。”

注 索隐小颜云：“于上有姻戚者皆居之，故名其里为戚里。”长安记戚里在城内。

文帝时，东阳侯张相如为太子太傅，免。选可为傅者，皆推奋，奋为太子太傅。

及孝景即位，以为九卿；迫近，惮之，徙奋为诸侯相。奋长子建，次子甲，次子乙，次子庆，皆以驯行孝谨，官

皆至二千石。于是景帝曰：“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，人臣尊宠乃集其门。”号奋为万石君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以其恭敬履度，故难之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仁’。”正义颜师古云：“史失其名，故云甲乙耳，非其名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驯，一作‘训’。”索隐驯音巡。

孝景帝季年，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，以岁时为朝臣。过宫门阙，万石君必下车趋，见路马必式焉。子孙为小吏，来归谒，万石君必朝服见之，不名。

子孙有过失，不谯让，为便坐，对案不食。然后诸子相责，因长老肉袒固谢罪，改之，乃许。子孙胜冠者在侧，虽燕居必冠，申申如也。僮仆欣欣如也，唯谨。上时赐食于家，必稽首俯伏而食之，如在上前。其执丧，哀戚甚悼。子孙遵教，亦如之。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，虽齐鲁诸儒质行，皆自以为不及也。

注 索隐上才笑反。谯让，责让。

注 索隐上于伪反，下“便”音婢挠反。盖谓为之不处正室，别坐他处，故曰便坐。坐音如字。便坐，非正坐处也。故王者所居有便殿、便房，义亦然也。

音婢见反，亦通也。

注 索隐燕谓闲燕之时。燕，安也。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欣，许慎曰古‘欣’字。”韦昭曰：“声和貌。”

建元二年，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。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，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，少子

庆为内史。

注 正义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，掌居宫殿门户。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也。

注 正义百官表云内史，周官，秦因之，掌治京师。景帝分置左内史。武帝太初元年，更名京兆尹，左内史名左冯翊也。

建老白首，万石君尚无恙。建为郎中令，每五日洗沐归谒亲，入子舍，窃问侍者，取亲中营厕牖，身自浣涤，复与侍者，不敢令万石君知，以为常。建为郎中令，事有可言，屏人恣言，极切；至廷见，如不能言者。是以上乃亲尊礼之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郎五日一下。”正义孔文祥云：“建为郎中令，即光禄勋，九卿之职也。直五日一下也。”按：五日一下直，洗沐。

注 索隐案：刘氏谓小房内，非正堂也。小颜以为诸子之舍，若今诸房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牖，筑垣短板也，音住。厕牖谓厕溷垣墙，建隐于其侧浣涤也。一读‘牖’为‘窋’，窋音豆。言建又自洗荡厕窋。厕窋，泻除秽恶之穴也。”吕静曰：“胤窣，褻器也，音威豆。”骀案：苏林曰“牖音投。贾逵解周官，胤，虎子也。窣，行清也”。孟康曰“厕，行清；窣，行中受粪者也。东南人谓凿木空中如曹谓之窣”。晋灼曰“今世谓反闭小袖衫为‘侯窣(厕)’，此最厕近身之衣也”。索隐案：亲谓父也。中营，近身衣也。苏林曰“牖音投，又音豆”。孟康曰“厕，行清；牖，行清中受粪函也。言建又自洗荡厕窋。窋者，洗除秽污之穴也”。又晋灼云“今世谓反开小袖衫为‘侯牖’，此最厕近身之衣”。

而徐广云“ 𦉳，短板，以筑厕墙 ”，未知其义何从，恐非也。

万石君徙居陵里。 内史庆醉归，入外门不下车。万石君闻之，不食。庆恐，肉袒请罪，不许。举宗及兄建肉袒，万石君让曰：“ 内史贵人，入闾里，里中长老皆走匿，而内史坐车中自如，固当！” 乃谢罢庆。庆及诸子弟入里门，趋至家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 陵，一作‘ 邻 ’。” 索隐小颜云：“ 陵里，里名，在茂陵，非长安之戚里也。” 正义茂陵邑中里也。茂陵故城，汉茂陵县也，在雍州始平县东北二十里。

万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。长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，扶杖乃能行。岁余，建亦死。

诸子孙咸孝，然建最甚，甚于万石君。

建为郎中令，书奏事，事下，建读之，曰：“ 误书！‘ 马 ’ 者与尾当五，今乃四，不足一。 上谴死矣！” 甚惶恐。其为谨慎，虽他皆如是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 作‘ 马 ’ 字下曲而五，建时上事书误作四。” 正义颜师古云：“ ‘ 马 ’ 字下曲者尾，并四点为四足，凡五。”

万石君少子庆为大仆，御出，上问车中几马，庆以策数马毕，举手曰：“ 六马。”

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，然犹如此。为齐相，举齐国皆慕其家行，不言而齐国大治，为立石相祠。

注 正义汉书“ 庆为大仆，御出，上问车中几马，庆以策数马毕，举手曰‘ 六马 ’ ”。按：庆于兄弟最为简易矣，然犹

如此也。

元狩元年，上立太子，选髡臣可为傅者，庆自沛守为太子太傅，七岁迁为御史大夫。

元鼎五年秋，丞相有罪，罢。制诏御史：“万石君先帝尊之，子孙孝，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，封为牧丘侯。”是时汉方南诛两越，东击朝鲜，北逐匈奴，西伐大宛，中国多事。天子巡狩海内，修上古神祠，封禅，兴礼乐。公家用少，桑弘羊等致利，王温舒之属峻法，儿宽等推文学至九卿，更进用事，事不关决于丞相，丞相醇谨而已。在位九岁，无能有所匡言。尝欲请治上近臣所忠、九卿咸宣罪，不能服，反受其过，赎罪。

注 集解赵周坐酎金免。索隐案汉书而知也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音‘减损’之‘减’。”

元封四年中，关东流民二百万口，无名数者四十万，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之。上以为丞相老谨，不能与其议，乃赐丞相告归，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。丞相薨不任职，乃上书曰：“庆幸得待罪丞相，罢驽无以辅治，城郭仓库空虚，民多流亡，罪当伏斧质，上不忍致法。愿归丞相侯印，乞骸骨归，避贤者路。”天子曰：“仓廩既空，民贫流亡，而君欲请徙之，摇荡不安，动危之，而辞位，君欲安归难乎？”以书让庆，庆甚薨，遂复视事。

注 索隐案：小颜云“无名数，若今之无户籍”。

注 索隐难音乃弹反。言欲归于何人。

庆文深审谨，然无他大略，为百姓言。后三岁余，太初二年中，丞相庆卒，谥为恬侯。庆中子德，庆爱用之，上以德为

嗣，代侯。后为太常，坐法当死，赎免为庶人。庆方为丞相，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。及庆死后，稍以罪去，孝谨益衰矣。

建陵侯 卫绾者，代大陵人也。绾以戏车为郎，事文帝，功次迁为中郎将，醇谨无他。孝景为太子时，召上左右饮，而绾称病不行。文帝且崩时，属孝景曰：“绾长者，善遇之。”及文帝崩，景帝立，岁余不縱呵绾，绾日以谨力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汉建陵县故城在沂州丞县界也。”

注 索隐地理志县名，在代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大陵县城在并州文水县北十二里。”按：代王耳时都中都，大陵属焉，故言代大陵人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能左右超乘也。”如淳曰：“栝机黑之类。”索隐按：应劭云“能左右超乘”。案今亦有弄车之戏。栝音历，谓超踰之也。黑音卫，谓车轴头也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恐文帝谓豫有二心以事太子。”

注 索隐谁何二音。谁何犹借访也。一作“谁呵”。谁，责让也，言不嗔责绾也。

景帝幸上林，诏中郎将参乘，还而问曰：“君知所以得参乘乎？”绾曰：“臣从车士幸得以功次迁为中郎将，不自知也。”上问曰：“吾为太子时召君，君不肯来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死罪，实病！”上赐之剑。绾曰：“先帝赐臣剑凡六，剑不敢奉诏。”上曰：“剑，人之所施易，独至今乎？”绾曰：“具在。”上使取六剑，剑尚盛，未尝服也。郎官有谴，常蒙其罪，不与他将争；有功，常让他将。上以为廉，忠实无他肠，乃拜绾为河闲王太傅。吴楚反，诏绾为将，将河闲兵击吴楚有功，拜为中尉。三岁，以军功，孝景前六年中封绾为建陵侯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施读曰移。言剑者人之所好，故多数移易贸换之也。”索隐上音移，下音亦。

注 索隐小颜云：“心肠之内无他恶也。”

其明年，上废太子，诛栗卿之属。上以为绾长者，不忍，乃赐绾告归，而使郅都治捕栗氏。既已，上立胶东王为太子，召绾，拜为太子太傅。久之，迁为御史大夫。五岁，代桃侯舍为丞相，朝奏事如职所奏。然自初官以至丞相，终无可言。天子以为敦厚，可相少主，尊宠之，赏赐甚多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栗太子舅也。”如淳曰：“栗氏亲属也，卿，其名也。”

索隐栗姬之兄弟。苏林云栗太子之舅也。正义颜师古云：“太子废为临江王，故诛其外家亲属也。”

注 正义故桃城在渭州胙城县东三十里，刘舍所封也。

注 索隐以言但守职分而已，不别有所奏议也。

为丞相三岁，景帝崩，武帝立。建元年中，丞相以景帝疾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，而君不任职，免之。其后绾卒，子信代。坐酎金失侯。

塞侯 直不疑者，南阳人也。为郎，事文帝。其同舍有告归，误持同舍郎金去，已而金主觉，妄意不疑，不疑谢有之，买金偿。而告归者来而归金，而前郎亡金者大鼻，以此称为长者。文帝称举，稍迁至太中大夫。朝廷见，人或毁曰：“不疑状貌甚美，然独无柰其善盗嫂何也！”不疑闻，曰：“我乃无兄。”然终不自明也。

注 正义上音先代反。古塞国，今陕州桃林县以西至潼关，皆桃林塞地也。

注 索隐案：塞，国名，今桃林之塞也。直，姓也；不疑，名也。与隗不疑同字。

注 索隐谓妄疑其盗取将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汉书云称为长者，稍迁至太中大夫，无‘文帝称举’四字。”

注 索隐案：小颜云盗谓私之。

吴楚反时，不疑以二千石将兵击之。景帝后元年，拜为御史大夫。天子修吴楚时功，乃封不疑为塞侯。武帝建元年中，与丞相绾俱以过免。

不疑学老子言。其所临，为官如故，唯恐人知其为吏迹也。不好立名称，称为长者。不疑卒，子相如代。孙望，坐酎金失侯。

注 索隐汉书作彭祖，坐酎金，国除。

郎中令周文者，名仁，其先故任城人也。以医见。景帝为太子时，拜为舍人，积功稍迁，孝文帝时至太中大夫。景帝初即位，拜仁为郎中令。

注 正义任城，兖州县也。

仁为人阴重不泄，常衣敝补衣溺嚙，期为不絜清，以是得幸。景帝入卧内，于后宫秘戏，仁常在旁。至景帝崩，仁尚为郎中令，终无所言。上时问人，仁曰：“上自察之。”然亦无所毁。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。家徙阳陵。上所赐甚多，然常让，不敢受也。诸侯鬻臣赂遗，终无所受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质重不泄人之阴谋也。”张晏曰：“阴重不泄，下湿，故溺嚙，是以得比宦者，出入后宫。仁有子

孙，先未得此病时所生。”韦昭曰：“阴重，如今带下病泄利。”索隐案：其解二，各有理。服虔云“周仁性质重，不泄人之阴谋也”。小颜云“阴，密也，为性密重，不泄人言也。霍去病少言不泄，亦其类也”。其人又常衣弊补衣及溺嚙，故为不絜清之服，是以得幸入卧内也。

又张晏云“阴重不泄，阴下湿，故溺嚙，是以得比宦者，出入后宫也。仁有子孙者，先未得此疾病所生也”。二者未知谁得其实也。

注 索隐谓心中常期不絜之服，则“期”是“故”之意也。小颜亦同。正义清，清静；期犹常也。言为不絜净，下湿，故得入卧内后宫，比宦者。

注 索隐谓后宫中戏剧所宜秘也。

注 正义颜师古云：“问以他人之善恶也。”

武帝立，以为先帝臣，重之。仁乃病免，以二千石禄归老，子孙咸至大官矣。

御史大夫张叔者，名欧，安丘侯说之庶子也。孝文时以治刑名言事太子。然欧虽治刑名家，其人长者。景帝时尊重，常为九卿。至武帝元朔四年，韩安国免，诏拜欧为御史大夫。自欧为吏，未尝言案人，专以诚长者处官。官属以为长者，亦不敢大欺。上具狱事，有可却，却之；不可者，不得已，为涕泣面对而封之。其爱人如此。

注 集解史记音隐曰：“欧，于友反。”索隐欧音乌后反。汉书作“讴”，孟康音驱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张说起于方与县，从高祖以入汉也。”索隐说音悦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有刑名之书，欲令名实相副也。”索

隐案：刘向别录云“申子学号曰‘刑名家’者，循名以责实，其尊君卑臣，崇上抑下，合于六经也”。

说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说六家之二也。

注 正义刑，刑家也。名，名家也。在太史公自(有)传，言治刑法及名实也。

老病笃，请免。于是天子亦策罢，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。家于阳陵。子孙咸至大官矣。

太史公曰：仲尼有言曰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”，其万石、建陵、张叔之谓邪？是以其教不肃而成，不严而治。塞侯微巧，而周文处绌，君子讥之，为其近于佞也。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！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‘讷’字多作‘拙’，音同耳。古字假借。”

注 索隐功微。案：直不疑以吴楚反时为二千石将，景帝封之，功微也。正义不疑学老子，所临官，恐人知其为吏迹，不好立名称，称为长者，是微巧也。

注 索隐周文处绌者，谓为郎中令，阴重，得幸出入卧内也。正义上时问人，仁曰“上自察之”；上所赐，常不受；又诸侯鬻臣赂遗，终无所受：此为处绌。

故君子讥此二人，为其近于佞也。

【索隐述赞】万石孝谨，自家形国。郎中数马，内史匍匐。绌无他肠，塞有阴德。刑名张欧，垂涕恤狱。敏行讷言，俱嗣芳躅。

史记卷二零四

列传四十四 田叔列传

田叔者，赵陔城人也。其先，齐田氏苗裔也。叔喜剑，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。叔为人刻廉自喜，喜游诸公。赵人举之赵相赵午，午言之赵王张敖所，赵王以为郎中。数岁，切直廉平，赵王贤之，未及迁。

注 索隐案下文，字少卿。

注 索隐陔音刑。按：县名也，属中山。

注 索隐本燕人，乐毅之后。正义乐，姓；巨公，名。

注 正义喜音许记反。诸公谓丈人行也。

会陈豨反代，汉七年，高祖往诛之，过赵，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，礼恭甚，高祖箕踞骂之。是时赵相赵午等数十人皆怒，谓张王曰：“王事上礼备矣，今遇王如是，臣等请为乱。”赵王啗指出血，曰：“先人失国，微陛下，臣等当虫出。”

公等柰何言若是！毋复出口矣！”于是贯高等曰：“王长者，不倍德。”卒私相与谋弑上。会事发觉，汉下诏捕赵王及謁臣反者。于是赵午等皆自杀，唯贯高就系。是时汉下诏书：“赵有敢随王者谥三族。”唯孟舒、田叔等十余人赭衣自髡钳，称王家奴，随赵王敖至长安。贯高事明白，赵王敖得出，废为宣平侯，乃进言田叔等十余人。上尽召见，与语，汉廷臣

毋能出其右者，上说，尽拜为郡守、诸侯相。叔为汉中守十余年，会高后崩，诸吕作乱，大臣诛之，立孝文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七年，韩王信反，高帝征之。十年，代相陈豨反。”

注 索隐案：谓死而虫出也。左传“齐桓公死，未葬，虫流于户外”是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九年十二月捕贯高等也。”

孝文帝既立，召田叔问之曰：“公知天下长者乎？”对曰：“臣何足以知之！”

上曰：“公，长者也，宜知之。”叔顿首曰：“故云中守孟舒，长者也。”是时孟舒坐虏大入塞盗劫，云中尤甚，免。上曰：“先帝置孟舒云中十余年矣，虏曾一人，孟舒不能坚守，毋故士卒战死者数百人。长者固杀人乎？公何以言孟舒为长者也？”叔叩头对曰：“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。夫贯高等谋反，上下明诏，赵有敢随张王，罪三族。然孟舒自髡钳，随张王敖之所在，欲以身死之，岂自知为云中守哉！汉与楚相距，士卒罢敝。匈奴冒顿新服北夷，来为边害，孟舒知士卒罢敝，不忍出言，士争临城死敌，如子为父，弟为兄，以故死者数百人。

孟舒岂故驱战之哉！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。”于是上曰：“贤哉孟舒！”复召孟舒以为云中守。

后数岁，叔坐法失官。梁孝王使人杀故吴相袁盎，景帝召田叔案梁，具得其事，还报。景帝曰：“梁有之乎？”叔对曰：“死罪！有之。”上曰：“其事安在？”

田叔曰：“上毋以梁事为也。”上曰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今梁王不伏诛，是汉法不行也；如其伏法，而太后食不甘味，卧不安席，此忧在陛下也。”景帝大贤之，以为鲁相。

鲁相初到，民自言相，讼王取其财物百余人。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，各笞五十，余各搏二十，怒之曰：“王非若主邪？何自敢言若主！”鲁王闻之大鼻，发中府钱，使相偿之。相曰：“王自夺之，使相偿之，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。

相毋与偿之。”于是王乃尽偿之。

注 索隐搏音博。

注 正义王之财物所藏也。

鲁王好猎，相常从入苑中，王辄休相就馆舍，相出，常暴坐待王苑外。王数使人请相休，终不休，曰：“我王暴露苑中，我独何为就舍！”鲁王以故不大出游。

注 正义鲁共王，景帝子，都兖州曲阜县故鲁城中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鬻相圃在兖州曲阜县南三十里。礼记云孔子射于鬻相之圃，观者如堵墙也。”

注 索隐上音步卜反。

数年，叔以官卒，鲁以百金祠，少子仁不受也，曰：“不以百金伤先人名。”

仁以壮健为卫将军舍人，数从击匈奴。卫将军进言仁，仁为郎中。数岁，为二千石丞相长史，失官。其后使刺举三河。

上东巡，仁奏事有辞，上说，拜为京辅都尉。月余，上迁拜为司直。数岁，坐太子事。时左相自将兵，令司直田仁主闭守城门，坐纵太子，下吏诛死。仁发兵，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，仁族死。陜城今在中山国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卫青也。”

注 正义百官表云：“监御史，秦官，掌监郡，汉省，丞

相遣御史分刺州，不常置也。”案：三河，河南、河东、河内也。

注 正义百官表云：“右扶风、左冯翊、京兆尹是为三辅。元鼎四年，置三辅都尉。”服虔云：“皆治长安城中也。”

注 集解汉书百官表曰：“武帝元狩五年，初置司直，秩比二千石，掌佐丞相举不法。”正义百官表云：“武帝元狩五年，初置司直，秩比二千石，掌佐丞相举不法也。”

注 正义谓戾太子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刘屈氂时为丞相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陜城，县名也。”正义今定州也。

太史公曰：孔子称曰“居是国必闻其政”，田叔之谓乎！义不忘贤，明主之美以救过。仁与余善，余故并论之。

褚先生曰：臣为郎时，闻之曰田仁故与任安相善。任安，荥阳人也。少孤贫困，为人将车之长安，留，求事为小吏，未有因缘也，因占著名数。武功，扶风西界小邑也，谷口鄠道近山。安以为武功小邑，无豪，易高也，安留，代人为求盗亭父。后为亭长。邑中人民俱出猎，任安常为人分麋鹿雉兔，部署老小当壮剧易处，觴人皆喜，曰：“无伤也，任少卿分别平，有智略。”明日复合会，会者数百人。任少卿曰：“某子甲何为不来乎？”诸人皆怪其见之疾也。其后除为三老，举为亲民，出为三百石长，治民。

坐上行出游共帐不办，斥免。

注 索隐将车犹御车也。

注 索隐言卜占而自占着家口名数，隶于武功，犹今附籍然也。占音之艳反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汉武功县在渭水南，今整屋县西界

也。骆谷闲在雍州之盩厔县西南二十里，开骆谷道以通梁州也。”
按：行谷有栈道也。

注 索隐易音以豉反。言邑小无豪，易得高名也。

注 集解郭璞曰：“亭卒也。”正义安留武功，替人为求盗亭父也。应劭云：

“旧时亭有两卒，其一为亭父，掌关闭扫除；一为求盗，掌逐捕盗贼也。”

注 正义百官表云：“十里一亭，亭有长也。”

注 正义少卿，安字。

注 正义百官表云：“十亭一乡，乡有三老一人，掌教化也。”

注 正义百官表云：“万户已上为令，秩千石至六百石；减万户为长，秩五百石至三百石。皆有丞、尉也。”

乃为卫将军舍人，与田仁会，俱为舍人，居门下，同心相爱。此二人家贫，无钱用以事将军家监，家监使养恶啮马。两人同默卧，仁窃言曰：“不知人哉家监也！”任安曰：“将军尚不知人，何乃家监也！”卫将军 从此两人过平阳主，主家令两人与骑奴同席而食，此二子拔刀列断席别坐。主家皆怪而恶之，莫敢呵。

注 正义卫青也。

其后有诏募择卫将军舍人以为郎，将军取舍人中富给者，令具馐马絳衣玉具剑，欲入奏之。会贤大夫少府赵禹来过卫将军，将军呼所举舍人以示赵禹。赵禹以次问之，十余人无一人习事有智略者。赵禹曰：“吾闻之，将门之下必有将类。”

传曰‘不知其君视其所使，不知其子视其所友’。今有诏举将军舍人者，欲以观将军而能得贤者文武之士也。今徒取富

人子上之，又无智略，如木偶人衣之绮绣耳，将柰之何？

于是赵禹悉召卫将军舍人百余人，以次问之，得田仁、任安，曰：“独此两人可耳，余无可用者。”卫将军见此两人贫，意不平。赵禹去，谓两人曰：“各自具驢马新絳衣。”两人对曰：“家贫无用具也。”将军怒曰：“今两君家自为贫，何为出此言？鞅鞅如有移德于我者，何也？”将军不得已，上籍以闻。有诏召见卫将军舍人，此二人前见，诏问能略相推第也。田仁对曰：“提桴鼓立军门，使士大夫乐死战斗，仁不及任安。”任安对曰：“夫决嫌疑，定是非，辩治官，使百姓无怨心，安不及仁也。”武帝大笑曰：“善。”使任安护北军，使田仁护边田谷于河上。此两人立名天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移犹施。”

其后用任安为益州刺史，以田仁为丞相长史。

注 正义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。百官表云：“元封五年，初置部刺史，掌奉诏条察州，秩六百石，员十三。”按：若今采访按察六条也。

注 正义百官表云：“丞相有两长史，秩千石。”

田仁上书言：“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，三河尤甚，臣请先刺举三河。三河太守皆内倚中贵人，与三公有亲属，无所畏惮，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奸吏。”是时河南、河内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，河东太守石丞相子孙也。是时石氏九人为二千石，方盛贵。田仁数上书言之。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谢，谓田少卿曰：“吾非敢有语言也，愿少卿无相诬污也。”仁已刺三河，三河太守皆下吏诛死。仁还奏事，武帝说，以仁为能不畏强御，拜仁为丞相司直，威振天下。

注 集解杜，杜周也。

注 正义谓石庆。

其后逢太子有兵事，丞相自将兵，使司直主城门。司直以为太子骨肉之亲，父子之闲不甚欲近，去之诸陵过。是时武帝在甘泉，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责丞相“何为纵太子”，丞相对言“使司直部守城门而开太子”。上书以闻，请捕系司直。司直下吏，诛死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暴胜之为御史大夫。”

是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，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，召任安，与节令发兵。安拜受节，入，闭门不出。武帝闻之，以为任安为详邪，不傅事，何也？任安笞辱北军钱官小吏，小吏上书言之，以为受太子节，言“幸与我其鲜好者”。

书上闻，武帝曰：“是老吏也，见兵事起，欲坐观成败，见胜者欲合从之，有两心。安有当死之罪甚觶，吾常活之，今怀诈，有不忠之心。”下安吏，诛死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佯，或作‘详’也。”索隐详音羊。谓诈受节不发兵，不傅会太子也。

注 索隐不傅事可也。傅音附，谓不附会也。

注 索隐鲜音仙。谓太子请其鲜好之兵甲也。

夫月满则亏，物盛则衰，天地之常也。知进而不知退，久乘富贵，祸积为祟。

故范蠡之去越，辞不受官位，名传后世，万岁不忘，岂可及哉！后进者慎戒之。

【索隐述赞】田叔长者，重义轻生。张王既雪，汉中是荣。

孟舒见废，抗说相明。按梁以礼，相鲁得情。子仁坐事，刺举有声。

史记卷二零五

列传四十五 扁鹊仓公列传

索隐王劭云：“此医方，宜与日者、龟策相接，不合列于此，后人误也。”正义此传是医方，合与龟策、日者相次。以淳于意孝文帝时医，奉诏问之，又为齐太仓令，故太史公以次述之。扁鹊乃春秋时良医，不可别序，故引为传首，太仓公次之也。

扁鹊者，勃海郡郑人也，姓秦氏，名越人。少时为人舍长。舍客长桑君过，扁鹊独奇之，常谨遇之。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。出入十余年，乃呼扁鹊私坐，闲与语曰：“我有禁方，年老，欲传与公，公毋泄。”扁鹊曰：“敬诺。”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：“饮是以上池之水，三十日当知物矣。”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。忽然不见，殆非人也。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，视见垣一方人。以此视病，尽见五藏症结，特以诊脉[一〇]为名耳。为医或在齐，或在赵。在赵者名扁鹊。

注 正义黄帝八十一难序云：“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，仍号之为扁鹊。又家于卢国，因命之曰卢医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‘郑’当为‘鄆’。鄆，县名，今属河闲。”索隐案：勃海无郑县，当作鄆县，音莫，今属河闲。

注 索隐为舍长。刘氏云：“守客馆之帅。”正义长音丁丈反。

注 索隐隐者，盖神人。

注 正义过音戈。

注 正义闲音闲。

注 索隐案：旧说云上池水谓水未至地，盖承取露及竹木上水，取之以和药，服之三十日，当见鬼物也。

注 索隐方犹边也。言能隔墙见彼边之人，则眼通神也。

注 正义五藏谓心、肺、脾、肝、肾也。六府谓大小肠、胃、胆、膀胱、三焦也。王叔和脉经云：“左手脉横，症在左；右手脉横，症在右。脉，头大者在上，头小者在下。两手脉，结上部者濡，结中部者缓，结三里者豆起。阳邪来见浮洪，阴邪来见沈细，水谷来见坚实。”

注 索隐诊，邹氏音丈忍反，刘氏音陈忍反。司马彪云：“诊，占也。”

注 正义号卢医。今济州卢县。

当晋昭公时，诸大夫强而公族弱，赵简子为大夫，专国事。简子疾，五日不知人，大夫皆惧，于是召扁鹊。扁鹊入视病，出，董安于问扁鹊，扁鹊曰：“血脉治也，而何怪！昔秦穆公尝如此，七日而寤。寤之日，告公孙支与子舆曰：‘我之帝所甚乐。吾所以久者，适有所学也。’帝告我：‘晋国且大乱，五世不安。其后将霸，未老而死。’”

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。”’公孙支书而藏之，秦策于是出。夫献公之乱，文公之霸，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，此子之所闻。今主君之病与之同，不出三日必闲，闲必有言也。”

注 索隐案左氏，简子专国在定、顷二公之时，非当昭公

之世。且赵系家 此事亦在定公之初。

注 索隐案：韩子云“十日不知人”，所记异也。

注 索隐案：二子皆秦大夫。公孙支，子桑也。子舆未详。

注 索隐适音释。言我适来有所受教命，故云学也。

居二日半，简子寤，语诸大夫曰：“我之帝所甚乐，与百神游于钧天，广乐九奏万舞，不类三代之乐，其声动心。有一熊欲援我，帝命我射之，中熊，熊死。

有罍来，我又射之，中罍，罍死。帝甚喜，赐我二笥，皆有副。吾见儿在帝侧，帝属我一翟犬，曰：‘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。’帝告我：‘晋国且世衰，七世而亡。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，而亦不能有也。’”董安于受言，书而藏之。以扁鹊言告简子，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。

注 正义晋定公、出公、哀公、幽公、烈公、孝公、静公为七世。静公二年，为三晋所灭。据此及赵世家，简子疾在定公之十一年也。

注 正义嬴，赵氏本姓也。周人谓卫也。晋亡之后，赵成侯三年，伐卫，取乡邑七十三是也。贾逵云“小阜曰魁”也。

其后扁鹊过虢。虢太子死，扁鹊至虢宫门下，问中庶子喜方者曰：“太子何病，国中治穰过于觴事？”中庶子曰：“太子病血气不时，交错而不得泄，暴发于外，则为中害。精神不能止邪气，邪气畜积而不得泄，是以阳缓而阴急，故暴聿而死。”扁鹊曰：“其死何如时？”曰：“鸡鸣至今。”

曰：“收乎？”曰：“未也，其死未能半日也。”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，家在于郑，未尝得望精光侍谒于前也。闻太子不幸而死，臣能生之。”中庶子曰：

“先生得无诞之乎？何以言太子可生也！臣闻上古之时，

医有俞跗，治病不以汤液醴酒，鑿石拊引，案扞毒熨，一拨见病之应，因五藏之输，[一〇]乃割皮解肌，诀脉结筋，搦髓脑，揲荒爪幕，湔浣肠胃，漱涤五藏，练精易形。先生之方能若是，则太子可生也；不能若是而欲生之，曾不可以告咳婴之儿。”终日，扁鹊仰天叹曰：“夫子之为方也，若以管窥天，以蠅视文。越人之为方也，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，言病之所在。闻病之阳，论得其阴；闻病之阴，论得其阳。病应见于大表，不出千里，决者至觴，不可曲止也。子以吾言为不诚，试入诊太子，当闻其耳鸣而鼻张，[二〇]循其两股以至于阴，当尚温也。”

注 正义陝州城，古虢国。又陝州河北县东北下阳故城，古虢，即晋献公灭者。又洛州泛水县古东虢国。而未知扁鹊过何者，盖虢至此并灭也。

注 集解傅玄曰：“虢是晋献公时先是百二十年灭矣，是时焉得有虢？”索隐案：傅玄云“虢是晋献所灭，先此百二十余年，此时焉得有虢”，则此云“虢太子”，非也。然案虢后改称郭，春秋有郭公，盖郭之太子也。

注 正义下云“色废脉乱”，故形静如死状也。

注 索隐喜音许既反。喜，好也，爱也。方，方技之人也。正义中庶子，古官号也。喜方，好方术，不书姓名也。

注 索隐聿音厥。正义释名云：“聿，气从下聿起上行，外及心胁也。”

注 集解收谓棺敛。

注 索隐音舆附。下又音跌。正义舆附二音。应劭云：“黄帝时将也。”

注 正义上音礼，下山解反。

注 索隐瓊音士咸反，谓石针也。侨音九兆反，谓为按摩之法，天侨引身，如熊顾鸟伸也。扞音玩，亦谓按摩而玩弄身体使调也。毒熨谓毒病之处以药物熨帖也。

注 索隐音东注反。正义八十一难云：“肺之原出于太渊，心之原出于太陵，肝之原出于太冲，脾之原出于太白，肾之原出于太溪，少阴之原出于兑骨，胆之原出于丘虚，胃之原出于冲阳，三焦之原出于阳池，膀胱之原出于京骨，大肠之原出于合谷，小肠之原出于腕骨。十二经皆以输为原也。”按：此五藏六府之输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揲音舌。”索隐擗音女角反。揲音舌。荒，膏荒也。

注 索隐幕音漠。漠，病也。谓以爪决之。正义以爪决其阑幕也。

注 正义上子钱反，下胡管反。

注 正义黄帝素问云：“待切脉而知病。寸口六脉，三阴三阳，皆随春夏秋冬观其脉之变，则知病之逆顺也。”杨玄操云：“切，按也。”

注 正义素问云：“面色青，脉当弦急；面色赤，脉当浮而短；面色黑，脉当沉浮而滑也。”

注 正义素问云：“好哭者肺病，好歌者脾病，好妄言者心病，好呻吟者肾病，好叫呼者肝病也。”

注 正义素问云：“欲得温而不欲见人者藏家病，欲得寒而见人者府家病也。”

注 正义八十一难云：“阴病行阳，阳病行阴，故令幕在阴，俞在阳。”杨玄操云：“腹为阴，五藏幕皆在腹，故云幕皆在阴。背为阳，五藏俞皆在背，故云俞皆在阳。内藏有病则出行于阳，阳俞在背也。外体有病则入行于阴，阴幕在腹也。”

针法云：“从阳引阴，从阴引阳也。”

注 索隐止，语助也。不可委曲具言。正义言皆有应见，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。

注 [二〇] 正义音涨。

中庶子闻扁鹊言，目眩然而不瞑，舌矫然而不下，乃以扁鹊言入报虢君。虢君闻之大惊，出见扁鹊于中阙，曰：“窃闻高义之日久矣，然未尝得拜谒于前也。先生过小国，幸而举之，偏国寡臣幸甚。有先生则活，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，长终而不得反。”言未卒，因嘘唏服臆，魂精泄横，流涕长潜，忽忽承跃，悲不能自止，容貌变更。扁鹊曰：“若太子病，所谓‘尸聿’者也。夫以阳入阴中，动胃缠缘，中经维络，别下于三焦、膀胱，是以阳脉下遂，阴脉上争，会气闭而不通，[一四]阴上而阳内行，下内鼓而不起，上外绝而不为使，上有绝阳之络，下有破阴之纽，破阴绝阳，(之)色(已)废脉乱，故形静如死状。太子未死也。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，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。凡此数事，皆五藏聿中之时暴作也。

良工取之，拙者疑殆。”

注 索隐眩音县。瞑音舜。

注 索隐矫音纪兆反。矫，举也。

注 索隐谓虢君自谦，云己是偏远之国，寡小之臣也。

注 索隐上音皮力反，下音忆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言未卒，因涕泣交流，嘘唏不能自止’也。”索隐潜音山。长潜谓长垂泪也。

注 索隐音接。跃即睫也。承跃，言泪恒垂以承于睫也。

注 正义八十一难云：“脉居阴部反阳脉见者，为阳入阴

中，是阳乘阴也，脉虽时沉澹而短，此谓阳中伏阴也。脉居阳部而阴脉见者，是阴乘阳也，脉虽时沉滑而长，此谓阴中伏阳也。胃，水谷之海也。”

注 索隐音直延反。

注 正义纒音直延反。纒缘谓脉缠绕胃也。素问云“延缘落，络脉也”，恐非此义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维，一作‘结’。”正义八十一难云：“十二经脉，十五络脉，阳维阴维之脉也。”

注 正义八十一难云：“三焦者，水谷之道路，气之所终始也。上焦在心下，下鬲在胃上口也。中焦在胃中脘，不上不下也。下焦在脐下，当膀胱上口也。

膀胱者，津液之府也，溺九升九合也。”言经络下于三焦及膀胱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队’。”

注 正义遂音直类反。素问云：“阳脉下遂难反，阴脉上争如弦也。”

注 正义八十一难云：“府会太仓，藏会季胁，筋会阳陵泉，髓会绝骨，血会鬲俞，骨会大杼，脉会大渊，气会三焦，此谓八会也。”

注 正义女九反。素问云：“纽，赤脉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发’。”

注 正义素问云：“支者顺节，兰者横节，阴支兰胆藏也。”

注 正义八十一难云：“知一为下工，知二为中工，知三为上工。上工者十全九，中工者十全八，下工者十全六。”吕广云：“五藏一病辄有五，解一藏为下工，解三藏为中工，解五藏为上工也。”

扁鹊乃使弟子子阳 厉针砥石，以取外三阳五会。有

闲，太子苏。

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，以八减之齐 和煮之，以更 熨两胁下。太子起坐。

更适阴阳，但服汤二旬而复故。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。扁鹊曰：“越人非能生死人也，此自当生者，越人能使之起耳。”

注 索隐阳，扁鹊之弟子也。

注 索隐针音针。厉谓磨也。砥音脂。

注 正义素问云：“手足各有三阴三阳：太阴，少阴，厥阴；太阳，少阳，阳明也。五会谓百会、胸会、听会、气会、膻会也。”

注 索隐五分之熨，八减之齐。案：言五分之熨者，谓熨之令温暖之气入五分也。八减之齐者，谓药之齐和所减有八。并越人当时有此方也。

注 正义格彭反。

扁鹊过齐，齐桓侯客之。入朝见，曰：“君有疾在腠理，不治将深。”

桓侯曰：“寡人无疾。”扁鹊出，桓侯谓左右曰：“医之好利也，欲以不疾者为功。”后五日，扁鹊复见，曰：“君有疾在血脉，不治恐深。”桓侯曰：“寡人无疾。”扁鹊出，桓侯不悦。后五日，扁鹊复见，曰：“君有疾在肠胃闲，不治将深。”桓侯不应。扁鹊出，桓侯不悦。后五日，扁鹊复见，望见桓侯而退走。

桓侯使人问其故。扁鹊曰：“疾之居腠理也，汤熨之所及也；在血脉，针石之所及也；其在肠胃，酒醪之所及也；其在骨髓，虽司命无奈之何。今在骨髓，臣是以无请也。”后五日，

桓侯体病，使人召扁鹊，扁鹊已逃去。桓侯遂死。

注 集解傅玄曰：“是时齐无桓侯。” 驺谓是齐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。索隐案：

傅玄曰“是时齐无桓侯”。裴驺云“谓是齐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”。盖与赵简子颇亦相当。

注 正义上音凑，谓皮肤。

使圣人预知微，能使良医得蚤从事，则疾可已，身可活也。人之所病，病疾多；

而医之所病，病道少。 故病有六不治：骄恣不论于理，一不治也；轻身重财，二不治也；衣食不能适，三不治也；阴阳并，藏气不定，四不治也；形羸不能服药，五不治也；信巫不信医，六不治也。有此一者，则重难治也。

注 正义病厌患多也，言人厌患疾病多甚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所病犹疗病也。”

扁鹊名闻天下。过邯郸，闻贵妇人，即为带下医；过雒阳，闻周人爱老人，即为耳目痹 医；来入咸阳，闻秦人爱小儿，即为小儿医：随俗为变。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，使人刺杀之。至今天下言脉者，由扁鹊也。

注 索隐音必二反。

太仓公者，齐太仓长，临菑人也，姓淳于氏，名意。 少而喜医方术。高后八年，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。 庆年七十余，无子，使意尽去其故方，更悉以禁方予之，传黄帝、扁鹊之脉书，五色诊病， 知人死生，决嫌疑，定可治，及药论，甚精。受之三年，为人治病，决死生多验。然左右行游诸侯，

不以家为家，或不为人治病，病家多怨之者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淳于国城在密州安丘县东北三十里，古之斟灌国也。春秋‘州公如曹’，传云‘冬，淳于公如曹’。注水经云‘淳于县，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，周武王以封淳于公，号淳于国也’。”

注 正义百官表云公乘，第八爵也。颜师古云：“言其得乘公之车也。”

注 正义八十一难云：“五藏有色，皆见于面，亦当与寸口尺内相应也。”其面色与相应，已见前也。

文帝四年中，人上书言意，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。意有五女，随而泣。意怒，骂曰：“生子不生男，缓急无可使者！”于是少女缙萦伤父之言，乃随父西。上书曰：“妾父为吏，齐中称其廉平，今坐法当刑。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，虽欲改过自新，其道莫由，终不可得。妾愿入身为官婢，以赎父刑罪，使得改行自新也。”书闻，上悲其意，此岁中亦除肉刑法。

注 索隐传音竹恋反。传，乘传送之。

注 索隐缙音啼。萦音纡营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赎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。”正义汉书刑法志云“孝文帝即位十三年，除肉刑三”。孟康云：“黥劓二，左右趾一，凡三也。”班固诗曰：

“三王德弥薄，惟后用肉刑。太仓令有罪，就递长安城。自恨身无子，困急独茕茕。小女痛父言，死者不可生。上书诣阙下，思古歌鸡鸣。忧心摧折裂，晨风扬激声。圣汉孝文帝，

恻然感至情。百男何愤愤，不如一缙萦！

意家居，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也，主名为谁。

诏问故太仓长臣意：“方伎所长，及所能治病者？有其书无有？皆安受学？”

受学几何岁？尝有所验，何县里人也？何病？医药已，其病之状皆何如？具悉而对。”臣意对曰：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为’，为亦治。”

自意少时，喜医药，医药方试之多不验者。至高后八年，得见师临菑元里公乘阳庆。庆年七十余，意得见事之。谓意曰：“尽去而方书，非是也。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、扁鹊之脉书，五色诊病，知人生死，决嫌疑，定可治，及药论书，甚精。我家给富，心爱公，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。”臣意即曰：“幸甚，非意之所敢望也。”臣意即避席再拜谒，受其脉书上下经、五色诊、奇咳术、揆度阴阳外变、药论、石神、接阴阳禁书，受读解验之，可一年所。明岁即验之，有验，然尚未精也。要事之三年所，即尝已为人治，诊病决死生，有验，精良。今庆已死十年所，臣意年尽三年，年三十九岁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意年三十六。”

注 集解奇音羈。咳音该。正义八十一难云：“奇经八脉者，有阳维，有阴维，有阳蹻，有阴蹻，有冲，有督，有任，有带之脉。凡此八者，皆不拘于经，故云奇经八脉也。”顾野王云：“该当説也。”又云：“该指毛皮也。”艺文志有五音奇咳用兵二十六卷。许慎云：“该，军中约也。”

齐侍御史成自言病头痛，臣意诊其脉，告曰：“君之病恶，不可言也。”即出，独告成弟昌曰：“此病疽也，内发于肠

胃之闲，后五日当瘧肿，后八日呕脓死。”成之病得之饮酒且内。成即如期死。所以知成之病者，臣意切其脉，得肝气。肝气浊而静，此内关之病也。脉法曰“脉长而弦，不得代四时者，其病主在于肝。和即经主病也，代则络脉有过”。

经主病和者，其病得之筋髓里。其代绝而脉贲者，病得之酒且内。所以知其后五日而瘧肿，八日呕脓死者，切其脉时，少阳初代。代者经病，病去过人，人则去。络脉主病，当其时，少阳初关一分，故中热而脓未发也，及五分，则至少阳之界，及八日，则呕脓死，故上二分而脓发，至界而瘧肿，尽泄而死。热上则熏阳明，烂流络，流络动则脉结发，脉结发则烂解，故络交。热气已上行，至头而动，故头痛。

注 集解七如反。

注 正义上于恭反，下之勇反。

注 正义女东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鬲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；“一作‘清’。”

注 正义八十一难云：“关遂入尺为内关。”吕广云；“脉从关至尺泽，名内关也。”

注 正义王叔和脉经云：“来数而中止，不能自还，因而复动者，名曰代。代者死。”素问曰：“病在心，愈在夏，甚于冬；病在脾，愈在秋，甚于春；病在肺，愈在冬，甚于夏；病在肾，愈在春，甚于夏；病在肝，愈在夏，甚于秋也。”

注 正义王叔和脉经云：“脉长而弦，病于肝也。”素问云：“得病于筋，肝之和也。”

注 正义素问云：“脉有不及，有太过，有经，有络。和即经主病，代则络有过也。”八十一难云：“关之前者，阳之

动也，脉当见九分而浮。过者法曰太过，减者法曰不及。遂上鱼际为溢，为外关内格，此阴乘之脉也。关以后者，阴之动也，脉当见一寸而沉。过者法曰太过，减者法曰不及。遂入尺为覆，为内关外格，此阳乘之脉也。故曰覆溢，是其真藏之脉，人不病而死也。”吕广云：“过九分，出一寸，各名太过也。不及九分，至二分或四分五分，此太过。不满一寸，见八分或五分六分，此不及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分’。上章曰‘肝与心相去五分，故曰五日尽’也。”正义王叔和脉经云：“分别三门(镜) [境]界脉候所主，云从鱼际至高骨，却行一寸，其中名曰寸口；其自高骨从寸至尺，名曰尺泽，故曰尺。寸后尺前，名曰关。阳出阴入，以关为界，阳出三分，故曰三阴三阳。阳生于尺，动于寸；阴生于寸，动于尺。寸主射上焦，出头及皮毛，竟手。关主射中焦，腹及于腰。尺主射下焦，少腹至足也。”

齐王中子诸婴儿小子病，召臣意诊切其脉，告曰：“气鬲病。病使人烦懣，食不下，时呕沫。病得之(少) [心] 忧，数忤食饮。”臣意即为之作下气汤以饮之，一日气下，二日能食，三日即病愈。所以知小子之病者，诊其脉，心气也，浊躁而经也，此络阳病也。脉法曰“脉来数疾去难而不一者，病主在心”。

周身热，脉盛者，为重阳。重阳者，鬻心主。故烦懣食不下则络脉有过，络脉有过则血上出，血上出者死。此悲心所生也，病得之忧也。

注 索隐忤音疑乙反。忤者，风痹忤然不得动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鬻’，又作‘猛’。”

注 索隐上音直陇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邊音唐。邊者，荡也。谓病荡心者，犹刺其心。”索隐邊，依字读。正义八十一难云：“手心主中宫，在中部。”杨玄操云：“手心主胞络也。自脐已上至带髑为中焦也。”

齐郎中令循病，鱗医皆以为聿入中，而刺之。臣意诊之，曰：“涌疝也，令人不得前后溲。”循曰：“不得前后溲三日矣。”臣意饮以火齐汤，一饮得前[后]溲，再饮大溲，三饮而疾愈。病得之内。所以知循病者，切其脉时，右口气急，脉无五藏气，右口脉大而数。数者中下热而涌，左为下，右为上，皆无五藏应，故曰涌疝。中热，故溺赤也。

注 索隐上音勇。下音讪，所谏反。邹诞生疝音山也。

注 索隐溲音所留反。前溲谓小便。后溲，大便也。

注 正义饮，于禁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右，一作‘有’。”正义王叔和脉经云：“右手寸口乃气口也。”

注 正义谓右手寸口也。

注 正义溺，徒吊反。

齐中御府长信病，臣意入诊其脉，告曰：“热病气也。然暑汗，脉少衰，不死。”

曰：“此病得之当浴流水而寒甚，已则热。”信曰：“唯，然！往冬时，为王使于楚，至莒县阳周水，而莒桥梁颇坏，信则閒车辕未欲渡也，马惊，即堕，信身入水中，几死，吏即来救信，出之水中，衣尽濡，有闲而身寒，已热如火，至今不可以见寒。”臣意即为之液汤火齐逐热，一饮汗尽，再饮热去，三饮病已。即使服药，出入二十日，身无病者。所以知信之病者，切其脉时，并阴。脉法曰“热病阴阳交者死”。切之

不交，并阴。并阴者，脉顺清而愈，其热虽未尽，犹活也。肾气有时闲浊，在太阴脉口而希，是水气也。肾固主水，故以此知之。失治一时，即转为寒热。

注 正义唯，惟癸反。

注 正义莒，密州县。

注 正义音牵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黽’。”

齐王太后病，召臣意入诊脉，曰：“风痺客脬，难于大小溲，溺赤。”臣意饮以火齐汤，一饮即前后溲，再饮病已，溺如故。病得之流汗出。循者，去衣而汗晞也。所以知齐王太后病者，臣意诊其脉，切其太阴之口，湿然风气也。脉法曰“沉之而大坚，浮之而大紧者，病主在肾”。肾切之而相反也，脉大而躁。大者，膀胱气也；躁者，中有热而溺赤。

注 索隐痺，病也，音寘。脬音普交反，字或作“胞”。正义痺音单旱(也)〔反〕。脬亦作“胞”，膀胱也。言风痺之病客居在膀胱。

注 索隐刘氏音巡。

注 正义沉，一作“深”。王叔和脉经云：“脉大而坚，病出于肾也。”

注 正义紧音吉忍反。素问云：“脉短实而数，有似切绳，名曰紧也。”

齐章武里曹山附病，臣意诊其脉，曰：“肺消痺也，加以寒热。”即告其人曰：“死，不治。适其共养，此不当医治。”法曰“后三日而当狂，妄起行，欲走；后五日死”。即如期死。山附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内。所以知山附之病者，臣意

切其脉，肺气热也。脉法曰“不平不鼓，形弊”。此五藏高之远数以经病也，故切之时不平而代。不平者，血不居其处；代者，时参击并至，乍躁乍大也。此两络脉绝，故死不治。所以加寒热者，言其人尸夺。尸夺者，形弊；形弊者，不当关灸鑱石及饮毒药也。臣意未往诊时，齐太医先诊山跗病，灸其足少阳脉口，而饮之半夏丸，病者即泄注，腹中虚；又灸其少阴脉，是坏肝刚绝深，如是重损病者气，以故加寒热。所以后三日而当狂者，肝一络连属结绝乳下阳明，故络绝，开阳明脉，阳明脉伤，即当狂走。后五日死者，肝与心相去五分，故曰五日尽，尽即死矣。

注 索隐跗，方符反。

注 索隐适音释。共音恭。案：谓山跗家适近所持财物共养我，我不敢当，以言其人不堪疗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散’。”正义王叔和脉经云：“平谓春肝木王，其脉细而长；夏心火王，其脉洪大而散；六月脾土王，其脉大阿阿而缓；秋肺金王，其脉浮濇而短；冬肾水王，其脉沉而滑：名平脉也。”

注 正义素问云：“血气易处曰不平，脉候动不定曰代。”

注 正义素问云：“乳下阳明，胃络也。”

齐中尉潘满如病少腹痛，臣意诊其脉，曰：“遗积瘕也。”

臣意即谓齐太仆臣饶、内史臣繇曰：“中尉不复自止于内，则三十日死。”后二十余日，溲血死。病得之酒且内。所以知潘满如病者，臣意切其脉深小弱，其卒然合合也，是脾气也。右脉口气至紧小，见瘕气也。以次相乘，故三十日死。三阴俱转者，如法；不俱转者，决在急期；一转一代者，近也。故其三阴转，溲血如前止。

注 正义少音式妙反。王叔和脉经云：“脉急，疝瘕少腹痛也。”

注 索隐刘氏音加雅反，旧音遐，邹氏音嫁。正义龙鱼河图云：“犬狗鱼鸟不熟食之，成瘕痛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来然合’。”

注 正义卒音葱忽反。卒，一本作“来”。素问云：“疾病之生，生于五藏。”

五藏之合，合于六府。肝合气于胆，心合气于小肠，脾合气于胃，肺合气于大肠，肾合气于膀胱。三焦内主劳。”

注 正义上音结忍反。

注 正义如淳云：“音徒端反。”素问云：“左脉口曰少阴，少阴之前名厥阴，右脉口曰太阴，此三阴之脉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前，一作‘筋’也。”

阳虚侯相赵章病，召臣意。觴医皆以为寒中，臣意诊其脉曰：“迴风。”迴风者，饮食下嗑而辄出不留。法曰“五日死”，而后十日乃死。病得之酒。

所以知赵章之病者，臣意切其脉，脉来滑，是内风气也。饮食下嗑而辄出不留者，法五日死，皆为前分界法。后十日乃死，所以过期者，其人嗜粥，故中藏实，中藏实故过期。师言曰“安谷者过期，不安谷者不及期”。

注 集解迴音洞。言洞彻入四支。索隐下云“饮食下嗑辄出之”，是风疾洞彻五藏，故曰迴风。

注 集解音益，谓喉下也。

注 正义分，扶问反。

济北王病，召臣意诊其脉，曰：“风蹶胸满。”即为药酒，尽三石，病已。得之汗出伏地。所以知济北王病者，臣意切其

脉时，风气也，心脉浊。病法“过入其阳，阳气尽而阴气入”。阴气入张，则寒气上而热气下，故胸满。汗出伏地者，切其脉，气阴。阴气者，病必入中，出及灋水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鬲’。”

注 索隐灋音士咸反。正义顾野王云：“手足液，身体洵。音常灼反。”

齐北宫司空命妇 出于病，觶医皆以为风入中，病主在肺，刺其足少阳脉。臣意诊其脉，曰：“病气疝，客于膀胱，难于前后溲，而溺赤。病见寒气则遗溺，使人腹肿。”出于病得之欲溺不得，因以接内。所以知出于病者，切其脉大而实，其来难，是蹶阴之动也。脉来难者，疝气之客于膀胱也。

腹之所以肿者，言蹶阴之络结小腹也。蹶阴有过则脉结动，动则腹肿。臣意即灸其足蹶阴之脉，左右各一所，即不遗溺而溲清，小腹痛止。即更为火齐汤以饮之，三日而疝气散，即愈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奴’。奴盖女奴。”

注 正义命妇名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肝’。”

注 正义邹[云]：“蹶阴之脉也。”

故济北王阿母 自言足热而蹶，臣意告曰：“热蹶也。”则刺其足心各三所，案之无出血，病旋已。病得之饮酒大醉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济，一作‘齐王’。”索隐案：是王之奶母也。正义服虔云：“乳母也。”郑[云]：“慈己者。”

注 索隐言寻则已止也。正义谓旋转之闲，病则已止也。济北王召臣意诊脉诸女子侍者，至女子竖，竖无病。臣意

告永巷长曰：“竖伤脾，不可劳，法当春呕血死。”臣意言王曰：“才人女子竖何能？”王曰：“是好为方，多伎能，为所是案法新，往年市之民所，四百七十万，曹偶四人。”王曰：“得毋有病乎？”臣意对曰：“竖病重，在死法中。”王召视之，其颜色不变，以为不然，不卖诸侯所。至春，竖奉剑从王之厕，王去，竖后，王令人召之，即仆于厕，呕血死。病得之流汗。流汗者，(同)法病内重，毛发而色泽，脉不衰，此亦(关)内[关]之病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所，一作‘取’。”索隐谓于旧方技能生新意也。

注 索隐案：当今之四千七百贯也。曹偶犹等辈也。

注 索隐仆音赴，又音步北反。

齐中大夫病龋齿，臣意灸其左大阳明脉，即为苦参汤，日嗽三升，出入五六日，病已。得之风，及卧开口，食而不嗽。

注 正义上丘羽反。释名云：“龋，朽也。虫啮之，缺朽也。”

菑川王美人怀子而不乳，来召臣意。臣意往，饮以蓂茸药一撮，以酒饮之，旋乳。臣意复诊其脉，而脉躁。躁者有余病，即饮以消石一剂，出血，血如豆比五六枚。

注 索隐乳音人喻反。乳，生也。

注 正义浪宕二音。

注 索隐旋乳者，言回旋即生也。

注 索隐比音必利反。

齐丞相舍人奴从朝入宫，臣意见之食闺门外，望其色有病

气。臣意即告宦者平。

平好为脉，学臣意所，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，告之曰：“此伤脾气也，当至春鬲塞不通，不能食饮，法至夏泄血死。”宦者平即往告相曰：“君之舍人奴有病，病重，死期有日。”相君曰：“卿何以知之？”曰：“君朝时入宫，君之舍人奴尽食闺门外，平与仓公立，即示平曰，病如是者死。”相即召舍人(奴)而谓之曰：“公奴有病不？”舍人曰：

“奴无病，身无痛者。”至春果病，至四月，泄血死。所以知奴病者，脾气周乘五藏，伤部而交，故伤脾之色也，望之杀然黄，察之如死青之兹。臈医不知，以为大虫，不知伤脾。所以至春死病者，胃气黄，黄者土气也，土不胜木，故至春死。所以至夏死者，脉法曰“病重而脉顺清者曰内关”，内关之病，人不知其所痛，心急然无苦。若加以一病，死中春；一愈顺，及一时。其所以四月死者，诊其人时愈顺。愈顺者，人尚肥也。奴之病得之流汗数出，(灸)[灸]于火而以出见大风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杀音苏葛反。”正义杀，苏亥反。

注 索隐即蛭虫也。

菑川王病，召臣意诊脉，曰：“蹶上为重，头痛身热，使人烦懣。”臣意即以寒水拊其头，刺足阳明脉，左右各三所，病旋已。病得之沐发未干而卧。诊如前，所以蹶，头热至肩。

注 正义时掌反。蹶，逆气上也。

注 正义亡本反。非但有烦也。

注 索隐拊音附，又音抚。

齐王黄姬兄黄长卿家有酒召客，召臣意。诸客坐，未上食。臣意望见王后弟宋建，告曰：“君有病，往四五日，君要胁痛不可俛仰，又不得小溲。不亟治，病即入濡肾。及其未舍五藏，急治之。病方今客肾濡，此所谓‘肾痹’也。”

宋建曰：“然，建故有要脊痛。往四五日，天雨，黄氏诸倩见建家京下方石，即弄之，建亦欲效之，效之不能起，即复置之。暮，要脊痛，不得溺，至今不愈。”建病得之好持重。所以知建病者，臣意见其色，太阳色干，肾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，故以往四五日知其发也。臣意即为柔汤使服之，十八日所而病愈。

注 正 义 上 音 免。

注 正 义 濡，溺也。病方客在肾，欲溺，肾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倩者，女髀也。”骊案：方言曰“东齐之闲，髀谓之倩”。

郭璞曰“言可假倩也”。正义倩音七姓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京者，仓廩之属也。”

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要背痛，寒热，觶医皆以为寒热也。臣意诊脉，曰：“内寒，月事不下也。”即窞以药，旋下，病已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。所以知韩女之病者，诊其脉时，切之，肾脉也，啻而不属。啻而不属者，其来难，坚，故曰月不下。肝脉弦，出左口，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。

注 索隐谓以熏熏之，故云。窞音七乱反。

临菑泛里女子薄吾病甚，觶医皆以为寒热笃，当死，不治。臣意诊其脉，曰：“蛲瘕。”蛲瘕为病，腹大，上肤黄羸，循之戚戚然。臣意饮以芫华一撮，即出蛲可数升，病已，

三十日如故。病螯得之于寒湿，寒湿气宛 笃不发，化为虫。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，切其脉，循其尺，其尺索刺羸，而毛美奉发，是虫气也。其色泽者，中

注 索隐泛音凡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螯音饶。”索隐音饶横，旧音遼遐。正义人腹中短虫。

注 集解音郁。索隐又如字。

注 正义王叔和云：“寸，关，尺。寸谓三分，尺谓八分。寸口在关上，尺在关下。寸、关、尺共有一寸九分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奉，一作‘奏’，又作‘秦’。”索隐循音巡。案：谓手循其尺索也。刺音七赐反。羸音七胡反。言循其尺索，刺人手而羸，是妇人之病也。徐氏云奉一作“奏”，非其义也。又云一作“秦”，秦谓螭首，言发如螭螭，事盖近也。

齐淳于司马病，臣意切其脉，告曰：“当病迴风。迴风之状，饮食下嗑辄后之。

病得之饱食而疾走。”淳于司马曰：“我之王家食马肝，食饱甚，见酒来，即走去，驱疾至舍，即泄数十出。”臣意告曰：“为火齐米汁饮之，七八日而当愈。”时医秦信在旁，臣意去，信谓左右阁都尉曰：“意以淳于司马病为何？”曰：“以为迴风，可治。”信即笑曰：“是不知也。淳于司马病，法当后九日死。”即后九日不死，其家复召臣意。臣意往问之，尽如意诊。臣即为一火齐米汁，使服之，七八日病已。所以知之者，诊其脉时，切之，尽如法。其病顺，故不死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如厕。”

注 索隐案：阁者，姓也，为都尉。一云阁即宫阁，都尉掌之，故曰阁都尉也。

齐中郎破石病，臣意诊其脉，告曰：“肺伤，不治，当后十日丁亥溲血死。”即后十一日，溲血而死。破石之病，得之堕马僵石上。所以知破石之病者，切其脉，得肺阴气，其来散，数道至而不一也。色又乘之。所以知其堕马者，切之得番阴脉。

番阴脉入虚里，乘肺脉。肺脉散者，固色变也乘也。所以不中期死者，师言曰：“病者安谷即过期，不安谷则不及期”。其人嗜黍，黍主肺，故过期。所以溲血者，诊脉法曰“病养喜阴处者顺死，养喜阳处者逆死”。其人喜自静，不躁，又久安坐，伏几而寐，故血下泄。

注 索隐番音芳袁反。

齐王侍医遂病，自练五石服之。臣意往过之，遂谓意曰：“不肖有病，幸诊遂也。”

臣意即诊之，告曰：“公病中热。论曰‘中热不溲者，不可服五石’。石之为药精悍，公服之不得数溲，亟勿服。色将发臃。”遂曰：“扁鹊曰‘阴石以治阴病，阳石以治阳病’。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齐，故中热，即为阴石柔齐治之；中寒，即为阳石刚齐治之。”臣意曰：“公所论远矣。扁鹊虽言若是，然必审诊，起度量，立规矩，称权衡，合色脉表里有余不足顺逆之法，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，乃可以论。论曰‘阳疾处内，阴形应外者，不加悍药及鑱石’。夫悍药入中，则邪气辟矣，而宛气愈深。诊法曰‘二阴应外，一阳接内者，不可以刚药’。刚药入则动阳，阴病益衰，阳病益箸，邪气流行，为重困于俞，忿发为疽。”意告之后百余日，果为疽发乳上，入缺盆，死。此谓论之大体也，必有经纪。拙工有一不习，文

理阴阳失矣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合，一作‘占’。”

注 索隐辟音必亦反，犹聚也。

注 索隐愈音庾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始喻反。”

注 索隐按：缺盆，人乳房上骨名也。

齐王故为阳虚侯时，病甚，觴医皆以为聿。臣意诊脉，以为痺，根在右胁下，大如覆杯，令人喘，逆气不能食。臣意即以火齐粥且饮，六日气下；即令更服丸药，出入六日，病已。病得之内。诊之时不能识其经解，大识其病所在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齐悼惠王子也，名将庐，以文帝十六年为齐王，即位十一年卒，谥孝王。”

臣意尝诊安阳武都里成开方，开方自言以为不病，臣意谓之病苦沓风，三岁四支不能自用，使人瘖，瘖即死。今闻其四支不能用，瘖而未死也。病得之数饮酒以见大风气。所以知成开方病者，诊之，其脉法奇咳言曰“藏气相反者死”。切之，得肾反肺，法曰“三岁死”也。

注 索隐沓音徒合反，风病之名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脊’，音才亦反。”索隐瘖者，失音也，读如音。

又作“厝”。厝者，置也。言使人运置其手足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反，一作‘及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反，一作‘及’。”

安陵阪里公乘项处病，臣意诊脉，曰：“牡疝。”牡

疝在鬲下，上连肺。

病得之内。臣意谓之：“慎毋为劳力事，为劳力事则必呕血死。”处后蹴踒，要韦寒，汗出多，即呕血。臣意复诊之，曰：“当旦日日夕死。”即死。

病得之内。所以知项处病者，切其脉得番阳。番阳入虚里，处旦日死。一番一络者，牡疝也。

注 索隐案：公乘，官名也。项，姓；处，名。故上云仓公之师，元里公乘阳庆，亦然也。

注 索隐上音母，下音色谏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蹇’。”

注 正义上千六反，下九六反，谓打球也。

注 索隐案：旦日，明日也。言明日之夕死也。

注 索隐脉病之名曰番阳者，以言阳脉之翻入虚里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络，一作‘结’。”

臣意曰：他所诊期决死生及所治已病觶多，久颇忘之，不能尽识，不敢以对。

问臣意：“所诊治病，病名多同而诊异，或死或不死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病名多相类，不可知，故古圣人为之脉法，以起度量，立规矩，县权衡，案绳墨，调阴阳，别人之脉各名之，与天地相应，参合于人，故乃别百病以异之，有数者能异之，无数者同之。然脉法不可胜验，诊疾人以度异之，乃可别同名，命病主在所居。今臣意所诊者，皆有诊籍。所以别之者，臣意所受师方适成，师死，以故表籍所诊，期决死生，观所失所得者合脉法，以故至今知之。”

注 索隐数音色住反。谓术数之人乃可异其状也。

问臣意曰：“所期病决死生，或不应期，何故？”对曰：“此皆饮食喜怒不节，或不当饮药，或不当针灸，以故不中期死也。”

问臣意：“意方能知病死生，论药用所宜，诸侯王大臣有尝问意者不？及文王病时，不求意诊治，何故？”对曰：“赵王、胶西王、济南王、吴王皆使人来召臣意，臣意不敢往。文王病时，臣意家贫，欲为人治病，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，故移名数，左右不修家生，出行游国中，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，见事数师，悉受其要事，尽其方书意，及解论之。身居阳虚侯国，因事侯。侯入朝，臣意从之长安，以故得诊安陵项处等病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齐文王也，以文帝十五年卒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时诸侯得自拜除吏。”

注 正义以名籍属左右之人。

注 索隐数音“术数”之“数”。

注 正义上色庾反。

问臣意：“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状？”臣意对曰：“不见文王病，然窃闻文王病喘，头痛，目不明。臣意心论之，以为非病也。以为肥而蓄精，身体不得摇，骨肉不相任，故喘，不当医治。脉法曰‘年二十脉气当趋，年三十当疾步，年四十当安坐，年五十当安卧，年六十已上气当大董’。文王年未满足二十，方脉气之趋也而徐之，不应天道四时。

后闻医灸之即笃，此论病之过也。臣意论之，以为神气争而邪气入，非年少所能复之也，以故死。所谓气者，当调饮食，择晏日，车步广志，以适筋骨肉血脉，以泻气。故年二十，是谓‘易’。法不当砭灸，砭灸至气逐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董谓深藏之。一作‘董’。”索隐董音谨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贺’，又作‘质’。”

问臣意：“师庆安受之？闻于齐诸侯不？”对曰：“不知庆所师受。庆家富，善为医，不肯为人治病，当以此故不闻。庆又告臣意曰：‘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。’”问臣意：“师庆何见于意而爱意，欲悉教意方？”对曰：“臣意不闻师庆为方善也。意所以知庆者，意少时好诸方事，臣意试其方，皆多验，精良。臣意闻菑川唐里公孙光善为古传方，臣意即往谒之。得见事之，受方化阴阳及传语法，臣意悉受书之。臣意欲尽受他精方，公孙光曰：‘吾方尽矣，不为爱公所。吾身已衰，无所复事之。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，悉与公，毋以教人。’臣意曰：‘得见事侍公前，悉得禁方，幸甚。意死不敢妄传人。’居有闲，公孙光闲处，臣意深论方，见言百世为之精也。师光喜曰：‘公必为国工。吾有所善者皆疏，同产处临菑，善为方，吾不若，其方甚奇，非世之所闻也。吾年中时，尝欲受其方，杨中倩不肯，曰“若非其人也”。’胥与公往见之，当知公喜方也。其人亦老矣，其家给富。’时者未往，会庆子男殷来献马，因师光奏马王所，意以故得与殷善。光又属意于殷曰：‘意好数，公必谨遇之，其人圣儒。’即为书以意属阳庆，以故知庆。臣意事庆谨，以故爱意也。”

注 索隐谓好能传得古方也。正义谓全传写得古人之方书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法，一作‘五’。”

注 索隐言于意所，不爱惜方术也。

注 正义上音闲，下昌汝反。

注 索隐案：年中谓中年时也。中年亦壮年也，古人语自

尔。

注 索隐倩音七见反，人姓名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胥犹言须也。”

注 索隐数，色句反。谓好术数也。

注 索隐言意儒德，慕圣人之道，故云圣儒也。

问臣意曰：“吏民尝有事学意方，及毕尽得意方不？何县里人？”对曰：“临菑人宋邑。邑学，臣意教以五诊，岁余。济北王遣太医高期、王禹学，臣意教以经脉高下及奇络结，当论俞所居，及气当上下出入邪〔正〕逆顺，以宜辄石，定砭灸处，岁余。

菑川王时遣太仓马长冯信正方，臣意教以案法逆顺，论药法，定五味及和齐汤法。高永侯家丞杜信，喜脉，来学，臣意教以上下经脉五诊，二岁余。临菑召里唐安来学，臣意教以五诊上下经脉，奇咳，四时应阴阳重，未成，除为齐王侍医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昆’。”

注 正义谓诊五藏之脉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龠’。”

注 正义素问云：“奇经八脉，往来舒时，一止而复来，名之曰结也。”

注 正义式喻反。

问臣意：“诊病决死生，能全无失乎？”臣意对曰：“意治病人，必先切其脉，乃治之。败逆者不可治，其顺者乃治之。心不精脉，所期死生视可治，时时失之，臣意不能全也。”

太史公曰：女无美恶，居宫见妒；士无贤不肖，入朝见疑。故扁鹊以其伎见殃，仓公乃匿结自隐而当刑。缙萦通尺牍，父得以后宁。故老子曰“美好者不祥之器”，岂谓扁鹊等邪？若

仓公者，可谓近之矣。

【索隐述赞】上池秘术，长桑所传。始候赵简，知梦钧天。言占虢嗣，尸聿起焉。仓公赎罪，阳庆推贤。效验多状，式具于篇。

正义胃大一尺五寸，径五寸，长二尺六寸，横尺，受水谷三斗五升，其中常留谷二斗，水一斗五升。凡人食，入于口而聚于胃中，谷熟，传入小肠也。小肠大二寸半，径八分分之少半，长三丈二尺，受谷二斗四升，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。回肠(小)[大]肠，谓受谷而传入于大肠也。大四寸，径一寸半，长二丈二尺，受谷一斗，水七升半。广肠大八寸，径二寸半，长二尺八寸，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。故肠胃凡长五丈八尺四寸，合受水谷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，此肠胃长短受水谷之数也。甲乙经“肠胃凡长丈六尺四寸四分”，从口至肠而数之。此径从胃至肠而数之，故短也。肝重四斤四两，左三叶，右四叶，凡七叶，主藏魂。肝者，干也。于五行为木，其体状有枝干也。肝之神七人，老子名曰明堂宫，兰台府，从官三千六百人。又云肝神六：童子三，女子三。心重十二两，中有七孔，三毛，盛精汁三合，主藏神。心，纤也，所识纤微也。其神九，太尉公名曰绛宫，太始、南极老人、员光之身，其从官三千六百人。又为帝王，身之王也。脾重二斤三两，扁广三寸，长五寸，有散膏半斤，主(里)[裹]血温五藏，主藏意。脾，壘也。在助气，主化谷。其神云光玉女子母，其从官三千六百人也。肺重三斤三两，六叶两耳，凡八叶，主藏魂魄。肺，亨也。言其气亨，故短也，郁也。其神八人，太和君名曰玉堂宫，尚书府。其从官三千六百人。又云肺神十四：童子七，女子七也。肾有两枚，重一斤一两，主藏志。肾，引也。肾属水，主

引水气，灌注诸脉也。其神六人，司徒、司空、司命、司录、司隶校尉、尉卿也。胆在肝之短叶闲，重三两三铢，盛精汁三合。胆，敢也。言人有胆气而能果敢也。其神五人，太一道君居紫房宫中，其从官三千六百人。胃重二斤十四两，纡曲屈申，长二尺六寸，大一尺五寸，径五寸，盛谷二斗，水一斗五升。胃，围也。言围受食物也。其神十二人，五元之气，谏议大夫也。小肠重二斤十四两，长三丈二尺，广二寸半，径八分分之少半，回积十六曲，盛谷二斗四升，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。肠，畅也。言通畅胃气，牵去秽也。其神二人，元梁使者也。大肠重三斤十二两，长二丈一尺，广四寸，径一寸半，当齐，右回十六曲，盛谷一斗水七升半。大肠即回肠也。

其回曲，因以名之。其神二人，元梁使者也。膀胱重九两二铢，纵广九寸，盛溺九升九合。膀，横也。胱，广也。体短而又名胞。胞，虚空也，主以虚承水液。口广二寸半。唇至齿长九分。齿已后至会厌，深三寸半，大容五合也。舌重十两，长七寸，广二寸半。舌，泄也。言可舒泄言语也。咽门重十两，广二寸半，至胃长一尺六寸。咽，咽也。言咽物也。又谓之咽，主地气。胃为土，故云主地气也。喉咙重十二两，广二寸，长一尺二寸九节。喉咙，空虚也。

言其中空虚，可以通气息焉。心，肺之系也，呼吸之道路。喉咙与咽并行，其实两异，而人多惑也。肛门重十二两，大八寸，径二寸太半，长二尺八寸，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。肛，釭也。言其处似车釭，故曰釭门。即广肠之门，又名(瞋)[肠]也。

手三阳之脉，从手至头长五尺，五六合三丈。一手有三阳，两手为六阳，故云五六三丈。手三阴之脉，从手至胸中长三尺五寸，三六一丈八尺，五六三尺，合二丈一尺。两手各有三阴，

合为六阴，故云三六一丈八尺也。足三阳之脉，从足至头长八尺，六八合四丈八尺。两足各有三阳，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。足三阴之脉，从足至胸长六尺五寸，六六三丈六尺，五六三尺，合三丈九尺。两足各有三阴，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。按：足太阴、少阴皆至舌下，厥阴至于项上。今言至胸中者，盖据其相接之次者也。人两足躄脉，从足至目长七尺五寸，二七一丈四尺，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。督任脉各长四尺五寸，二四八尺，二五一尺，合九尺。凡脉长一十六丈二尺也，此所谓十二经脉长短之数也。督脉起于脑头，上于面，至口齿缝，计此不止长四尺五寸，当取其上极于风府而言之也。手足各十二脉，为二十四，并督任两躄四脉，都合二十八脉，以应二十八宿。凡长十六丈二尺，营卫行周此数，则一度也。寸口，脉之大会，手太阴之动也。太阴者，脉之会也。肺，诸藏主，盖主通阴阳，故十二经皆手太阴，所以决吉凶者。十二经有病，皆寸口，知其何经之动浮沉滑濇逆顺，知其死生之兆也。人一呼脉行三寸，一吸脉行三寸，呼吸定息，脉行六寸。十二经，十五络，二十七气，皆候于寸口，随呼吸上下。呼脉上行三寸，吸脉下行三寸，二十七气皆逐上下行，无有息时。人一日一夜凡一万三千五百息。脉行五十周于身，漏水下百刻。营卫行阳二十五度，行阴二十五度。

度为一周也，故五十度复会于手太阴。寸口者，五藏六府之所终始，故法于寸口也。人一息行六寸，百息六丈，千息六十丈，一万三千五百息合为八百一十丈。阳脉出行二十五度，阴脉入行二十五度，阴阳出入行二十五度，阴阳呼吸覆行周百度数也。脉行身毕，即水下百刻亦毕。谓一旦夜刻尽，天明，日出东方，脉还得寸口，当更始也。故寸口者，五藏六府之所终始也。

肺气通于鼻，鼻和则知臭香矣。肝气通于目，目和则知白黑矣。脾气通于口，口和则知谷味矣。心气通于舌，舌和则知五味矣。肾气通于耳，耳和则闻五音矣。五藏不和，则九窍不通；六府不和，则留为痈也。

史记卷一零六

列传四十六 吴王濞列传

吴王濞者，高帝兄刘仲之子也。高帝已定天下七年，立刘仲为代王。

而匈奴攻代，刘仲不能坚守，弃国亡，闲行走雒阳，自归天子。天子为骨肉故，不忍致法，废以为合阳侯。高帝十一年秋，淮南王英布反，东并荆地，劫其国兵，西度淮，击楚，高帝自将往诛之。刘仲子沛侯濞年二十，有气力，以骑将从破布军蕲西，会甄，布走。荆王刘贾为布所杀，无后。上患吴会稽轻悍，无壮王以填之，诸子少，乃立濞于沛为吴王，王三郡五十三城。已拜受印，高帝召濞相之，谓曰：“若状有反相。”心独悔，业已拜，因拊其背，告曰：“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，岂若邪？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，慎无反！”濞顿首曰：“不敢。”

注 索隐案：澎濞字也，音披位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仲名喜。”

注 索隐谓独行从他道逃走。闲音纪闲反。

注 索隐地理志冯翊县名，在合水之阳。音合。正义合阳故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三十里。

注 索隐地名也。在蕲县之西。会音古兑反。甄音锤。

注 索隐填音镇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十二年十月辛丑。”

注 索隐拊音抚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汉元年至景帝三年反，五十有三年。”

骊案：应劭曰“克期五十，占者所知。若秦始皇东巡以厌气，后刘项起东南，疑当如此耳”。如淳曰“度其贮积足用为难，又吴楚世不宾服”。索隐案：应氏之意，以后五十年东南有乱，本是占气者所说，高祖素闻此说，自以前难未弭，恐后灾更生，故说此言，更以戒凖。如淳之说，亦合事理。

会孝惠、高后时，天下初定，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。吴有豫章郡铜山，凖则招致天下亡命者(益)[盗]铸钱，煮海水为盐，以故无赋，国用富饶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今故鄣。”索隐案：鄣郡后改曰故鄣。或称“豫章”为衍字也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秦兼天下，以为鄣郡，今湖州长城县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。”铜山，今宣州及润州句容县有，并属章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铸钱煮盐，收其利以足国用，故无赋于民。”正义按：既盗铸钱，何以收其利足国之用？吴国之民又何得无赋？如说非也。言吴国山既出铜，民多盗铸钱，及煮海水为盐，以山海之利不赋之，故言无赋也。其民无赋，国用乃富饶也。

孝文时，吴太子入见，得侍皇太子饮博。吴太子师傅皆楚人，轻悍，又素骄，博，争道，不恭，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，杀之。于是遣其丧归葬。

至吴，吴王愠曰：“天下同宗，死长安即葬长安，何必来葬为！”复遣丧之长安葬。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，称病不

朝。京师知其以子故称病不朝，验问实不病，诸吴使来，辄系责治之。吴王恐，为谋滋甚。及后使人为秋请，上复责问吴使者，使者对曰：“王实不病，汉系治使者数辈，以故遂称病。且夫‘察见渊中鱼，不祥’。今王始诈病，及觉，见责急，愈益闭，恐上诛之，计乃无聊。唯上弃之而与更始。”于是天子乃赦吴使者归之，而赐吴王几杖，老，不朝。吴得释其罪，谋亦益解。然其居国以铜盐故，百姓无赋。卒践更，辄与平贾。岁时存问茂材，赏赐间里。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，讼共禁弗予。如此者四十余年，以故能使其觭。

注 索隐姚氏案：楚汉春秋云“吴太子名贤，字德明”。

注 索隐提音啼，又音底，又音弟。

注 正义于问反，怨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冬当断狱，秋先请择其轻重也。”孟康曰：“律，春曰朝，秋曰请，如古诸侯朝聘也。”如淳曰：“凜不得行，使人代己致请礼也。”索隐音净。孟说是也。应劭所云断狱先请，不知何凭。如淳云代己致请，亦是臆说。且文云“使人为秋请”，谓使人为此秋请之礼也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喻人君不当见尽下之私。”索隐案：此语见韩子及文子。

韦昭曰“知臣下阴私，使忧患生变，为不祥。故当赦宥，使自新也”。

注 索隐按：吴国有铸钱煮盐之利，故百姓不别徭赋也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以当为更卒，出钱三百文，谓之‘过更’。自行为卒，谓之‘践更’。吴王欲得民心，为卒者顾其庸，随时月与平贾，如汉桓、灵时有所兴作，以少府钱借民比也。”索隐案：汉律，卒更有三，践更、居更、过更也。

此言践更辄与平贾者，谓为践更合自出钱，今王欲得人心。乃与平贾，官讎之也。正义践更，若今唱更、行更者也，言民自着卒。更有三品：有卒更，有践更，有过更。古者正卒无常人，皆当迭为之，是为卒更。贫者欲顾更钱者，次直者出钱顾之，月二千，是为践更。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月，亦各为更，律所谓繇戍也。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，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，又行者出钱三百入官，官给戍者，是为过更。此汉初因秦法而行之，后改为戍，乃戍边一岁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讼音松。”驷按：如淳曰“讼，公也”。正义讼音容。言其兼容禁止不与也。

注 正义言四十余年者，太史公尽言吴王一代行事也。汉书作“三十余年”，而班固见其语在孝文之代，乃减十年，是班固不晓其理也。

晁错为太子家令，得幸太子，数从容言吴过可削。数上书说孝文帝，文帝宽，不忍罚，以此吴日益横。及孝景帝即位，错为御史大夫，说上曰：“昔高帝初定天下，昆弟少，诸子弱，大封同姓，故王馮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余城，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，兄子濞王吴五十余城：封三庶馮，分天下半。今吴王前有太子之匭，诈称病不朝，于古法当诛，文帝弗忍，因赐几杖。德至厚，当改过自新。乃益骄溢，即山铸钱，煮海水为盐，诱天下亡人，谋作乱。今削之亦反，不削之亦反。削之，其反亟，祸小；不削，反迟，祸大。”三年冬，楚王朝，晁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，私奸服舍，请诛之。诏赦，罚削东海郡。因削吴之豫章郡、会稽郡。及前二年赵王有罪，削其河闲郡。胶西王卬以卖爵有奸，削其六县。

注 索隐案：即山，山名。又即者，就也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服舍，在丧次，而私奸宫中也。”

注 索隐案：汉书作“常山郡”也。

汉廷臣方议削吴。吴王濞恐削地无已，因以此发谋，欲举事。念诸侯无足与计谋者，闻胶西王勇，好气，喜兵，诸齐皆惮畏，于是乃使中大夫应高说胶西王。无文书，口报曰：“吴王不肖，有宿夕之忧，不敢自外，使喻其驩心。”

王曰：“何以教之？”高曰：“今者主上兴于奸，饰于邪臣，好小善，听谗贼，擅变更律令，侵夺诸侯之地，征求滋多，诛罚良善，日以益甚。里语有之，‘舐暖及米’。吴与胶西，知名诸侯也，一时见察，恐不得安肆矣。”

吴王身有内病，不能朝请二十余年，尝患见疑，无以自白，今胁肩累足，犹惧不见释。窃闻大王以爵事有适，所闻诸侯削地，罪不至此，此恐不得削地而已。”王曰：“然，有之。子将柰何？”高曰：“同恶相助，同好相留，同情相成，同欲相趋，同利相死。今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，愿因时循理，弃躯以除患害于天下，亿亦可乎？”王瞿然骇曰：“寡人何敢如是？今主上虽急，固有死耳，安得不戴？”高曰：“御史大夫晁错，荧惑天子，侵夺诸侯，蔽忠塞贤，朝廷疾怨，诸侯皆有倍畔之意，人事极矣。彗星出，蝗虫数起，此万世一时，而愁劳圣人之所以起也。故吴王欲内以晁错为讨，外随大王后车，彷徨天下，所乡者降，所指者下，天下莫敢不服。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，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，守荥阳敖仓之粟，距汉兵。治次舍，须大王。大王有幸而临之，则天下可并，两主分割，不亦可乎？”王曰：“善。”高归报吴王，吴王犹恐其不与，乃身自为使，使于胶西，面结之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故为齐分为国者胶东、济北之属。”

注 索隐音徒鸟反。

注 索隐案：言舐暖尽则至米，谓削土尽则至灭国也。

注 正义张革反。

注 索隐刘氏瞿音九具反。又说文云“瞿，远视貌”。音九缚反。

注 索隐案：所谓“殷忧以启明圣”也。

胶西鬲臣或闻王谋，谏曰：“承一帝，至乐也。今大王与吴西乡，弟令事成，两主分争，患乃始结。诸侯之地不足为汉郡什二，而为畔逆以忧太后，非长策也。”

王弗听。遂发使约齐、菑川、胶东、济南、济北，皆许诺，而曰“城阳景王有义，攻诸吕，勿与，事定分之耳”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王之太后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尔时城阳恭王喜，景王之子。”

诸侯既新削罚，振恐，多怨晁错。及削吴会稽、豫章郡书至，则吴王先起兵，胶西正月丙午诛汉吏二千石以下，胶东、菑川、济南、楚、赵亦然，遂发兵西。

齐王后悔，饮药自杀，畔约。济北王城坏未完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，不得发兵。

胶西为渠率，胶东、菑川、济南共攻围临菑。赵王遂亦反，阴使匈奴与连兵。

七国之发也，吴王悉其士卒，下令国中曰：“寡人年六十二，身自将。少子年十四，亦为士卒先。诸年上与寡人比，下与少子等者，皆发。”发二十余万人。南使闽越、东越，东越亦发兵从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吴王封吴四十二年矣。”

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，初起兵于广陵。西涉淮，因并楚兵。发使遗诸侯书曰：“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、胶东王、菑川王、济南王、赵王、楚王、淮南王、衡山王、庐江王、故长沙王子：幸教寡人！以汉有贼臣，无功天下，侵夺诸侯地，使吏劾系讯治，以僇辱之为故，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，绝先帝功臣，进任奸宄，诳乱天下，欲危社稷。陛下多病志失，不能省察。

欲举兵诛之，谨闻教。敝国虽狭，地方三千里；人虽少，精兵可具五十万。寡人素事南越三十余年，其王君皆不辞分其卒以随寡人，又可得三十余万。寡人虽不肖，愿以身从诸王。越直长沙者，因王子定长沙以北，西走蜀、汉中。告越、楚王、淮南三王，与寡人西面；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闲、河内，或入临晋关，或与寡人会雒阳；燕王、赵王固与胡王有约，燕王北定代、云中，转胡觶入萧关，走长安，匡正天子，以安高庙。愿王勉之。楚元王子、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余年，怨入骨髓，欲一有所出之久矣，寡人未得诸王之意，未敢听。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，振弱伐暴，以安刘氏，社稷之所愿也。敝国虽贫，寡人节衣食之用，积金钱，修兵革，聚谷食，夜以继日，三十余年矣。凡为此，愿诸王勉用之。能斩捕大将者，赐金五千斤，封万户；列将，三千斤，封五千户；裨将，二千斤，封二千户；二千石，千斤，封千户；千石，五百斤，封五百户；皆为列侯。其以军若城邑降者，卒万人，邑万户，如得大将；人户五千，如得列将；人户三千，如得裨将；

人户千，如得二千石；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。佗封赐皆倍军法。其有故爵邑者，更益勿因。愿诸王明以令士大夫，弗敢欺也。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，非必取于吴，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。有当赐者告寡人，寡人且往遗之。

敬以闻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荆王刘贾都吴，吴王移广陵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吴芮之玄孙靖王着，以文帝七年卒，无嗣，国除。” 弭案：

如淳曰“吴芮后四世无子，国除。庶子二人为列侯，不得嗣王，志将不满，故诱与之反也”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故，事也。” 正义按：专以僇辱诸侯为事。

注 正义注音挂。

注 集解音值。

注 索隐服虔云：“直音值。谓其境相接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；“南越直长沙者，因王子定也。” 索隐案：谓南越之地与长沙地相接。值者，因长沙王子以定长沙以北也。

注 正义走音奏，向也。王子，长沙王子也。南越之地对长沙之南者，其民因王子卒而镇定长沙以北，西向蜀及汉中，咸委王子定矣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告东越使定之。”

注 正义越，东越也。又告东越、楚、淮南三王，与吴王共西面击之。三王谓淮南、衡山、庐江也。

注 正义今蒲津关。

注 索隐转音专。专谓专统领胡兵也。

注 正义今名陇山关，在原州平凉县界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封赐倍汉之常法。”

七国反书闻天子，天子乃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，往击吴楚；遣曲周侯郿寄击赵；将军栾布击齐；大将军窦婴屯

荥阳，监齐赵兵。

吴楚反书闻，兵未发，竇婴未行，言故吴相袁盎。盎时家居，诏召入见。上方与晁错调兵笮军食，上问袁盎曰：“君尝为吴相，知吴臣田禄伯为人乎？今吴楚反，于公何如？”对曰：“不足忧也，今破矣。”上曰：“吴王即山铸钱，煮海水为盐，诱天下豪桀，白头举事。若此，其计不百全，岂发乎？何以言其无能为也？”袁盎对曰：“吴有铜盐利则有之，安得豪桀而诱之！诚令吴得豪桀，亦且辅王为义，不反矣。吴所诱皆无赖子弟，亡命铸钱奸人，故相率以反。”晁错曰：“袁盎策之善。”上问曰：“计安出？”盎对曰：“愿屏左右。”上屏人，独错在。盎曰：“臣所言，人臣不得知也。”乃屏错。错趋避东厢，恨甚。上卒问盎，盎对曰：“吴楚相遗书，曰‘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，今贼臣晁错擅适过诸侯，削夺之地’。故以反为名，西共诛晁错，复故地而罢。方今计独斩晁错，发使赦吴楚七国，复其故削地，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。”于是上嘿然良久，曰：“顾诚何如，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。”

盎曰：“臣愚计无出此，愿上孰计之。”乃拜盎为太常，吴王弟子德侯为宗正。盎装治行。后十余日，上使中尉召错，给载行东市。错衣朝衣斩东市。

则遣袁盎奉宗庙，宗正辅亲戚，使告吴如盎策。至吴，吴楚兵已攻梁壁矣。

宗正以亲故，先入见，谕吴王使拜受诏。吴王闻袁盎来，亦知其欲说己，笑而应曰：“我已为东帝，尚何谁拜？”不肯见盎而留之军中，欲劫使将。盎不肯，使人围守，且杀之，盎得夜出，步亡去，走梁军，遂归报。

注 索隐适音直革反，又音宅。

注 正义令盎为太常，以示奉宗庙之指意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名通，其父名广。”驷案：汉书曰“吴王弟子德侯广为宗正”也。

注 正义以亲戚之意辅汉训谕。

条侯将乘六乘传，会兵荥阳。至雒阳，见剧孟，喜曰：“七国反，吾乘传至此，不自意全。又以为诸侯已得剧孟，剧孟今无动。吾据荥阳，以东无足忧者。”至淮阳，问父绛侯故客邓都尉曰：“策安出？”客曰：“吴兵锐甚，难与争锋。楚兵轻，不能久。方今为将军计，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，以梁委吴，吴必尽锐攻之。将军深沟高垒，使轻兵绝淮泗口，塞吴饷道。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，乃以全强制其罢极，破吴必矣。”条侯曰：“善。”

从其策，遂坚壁昌邑南，轻兵绝吴饷道。

注 正义上音乘，下竹恋反。

注 正义言不自意洛阳得全，及见剧孟。

注 正义遣正反。

注 正义在曹州城武县东北四十二里也。

吴王之初发也，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。田禄伯曰：“兵屯聚而西，无佗奇道，难以就功。臣愿得五万人，别循江淮而上，收淮南、长沙，入武关，与大王会，此亦一奇也。”吴王太子谏曰：“王以反为名，此兵难以藉人，藉人亦且反王，柰何？且擅兵而别，多佗利害，未可知也，徒自损耳。”吴王即不许田禄伯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禄伯佯将兵降汉，自为利己，于吴为生患也。”

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：“吴多步兵，步兵利险；汉多车骑，车骑利平地。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，直弃去，疾西据雒阳武库，食敖仓粟，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，虽毋入关，天下固已定矣。即大王徐行，留下城邑，汉军车骑至，驰入梁楚之郊，事败矣。”吴王问诸老将，老将曰：“此少年推锋之计可耳，安知大虑乎！”

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。

吴王专并将其兵，未度淮，诸宾客皆得为将、校尉、候、司马，独周丘不得用。

周丘者，下邳人，亡命吴，酤酒无行，吴王薄之，弗任。周丘上谒，说王曰：

“臣以无能，不得待罪行闲。臣非敢求有所将，愿得王一汉节，必有以报王。”

王乃予之。周丘得节，夜驰入下邳。下邳时闻吴反，皆城守。至传舍，召令。

令入户，使从者以罪斩令。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：“吴反兵且至，至，屠下邳不过食顷。今先下，家室必完，能者封侯矣。”出乃相告，下邳皆下。周丘一夜得三万人，使人报吴王，遂将其兵北略城邑。比至城阳，兵十余万，破城阳中尉军。闻吴王败走，自度无与共成功，即引兵归下邳。未至，疽发背死。

注 正义地理志云城阳国，故齐，汉文帝二年别为国，属兖州。

二月中，吴王兵既破，败走，于是天子制诏将军曰：“盖闻为善者，天报之以福；

为非者，天报之以殃。高皇帝亲表功德，建立诸侯，幽王、悼惠王绝无后，孝文皇帝哀怜加惠，王幽王子遂、悼惠王子卬

等，令奉其先王宗庙，为汉藩国，德配天地，明并日月。吴王濞倍德反义，诱受天下亡命谿人，乱天下币，称病不朝二十余年，有司数请濞罪，孝文皇帝宽之，欲其改行为善。今乃与楚王戊、赵王遂、胶西王卬、济南王辟光、菑川王贤、胶东王雄渠约从反，为逆无道，起兵以危宗庙，贼杀大臣及汉使者，迫劫万民，夭杀无罪，烧残民家，掘其丘墳，甚为暴虐。今卬等又重逆无道，烧宗庙，卤御物，朕甚痛之。朕素服避正殿，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。击反虏者，深入多杀为功，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杀之，无有所置。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，皆要斩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币，钱也。以私钱淆乱天下钱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卤，抄掠也。宗庙在郡县之物，皆为御物。”正义颜师古曰：“御物，宗庙之服器也。”

注 正义置，放释也。

初，吴王之度淮，与楚王遂西败棘壁，乘胜前，锐甚。梁孝王恐，遣六将军击吴，又败梁两将，士卒皆还走梁。梁数使使报条侯求救，条侯不许。又使使恶条侯于上，上使人告条侯救梁，复守便宜不行。梁使韩安国及楚死事相弟张羽为将军，乃得颇败吴兵。吴兵欲西，梁城守坚，不敢西，即走条侯军，会下邑。欲战，条侯壁，不肯战。吴粮绝，卒饥，数挑战，遂夜燿条侯壁，惊东南。条侯使备西北，果从西北入。吴大败，士卒多饥死，乃畔散。于是吴王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，度江走丹徒，保东越。东越兵可万余人，乃使人收聚亡卒。汉使人以利啖东越，东越即给吴王，吴王出劳军，即使人縱杀吴王，盛其头，驰传以闻。吴王子子华、子驹亡走闽越。吴王之弃其军亡也，军遂溃，往往稍降太尉、梁军。楚王戊军

败，自杀。

注 正义在宋州宁陵县西南七十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楚相张尚谏王而死。”正义按：羽，尚弟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梁国。”正义宋州砀山县，本汉下邑县。

注 正义东越传云：“独东瓠受汉之购，杀吴王。”丹徒，润州也。东瓠即东越也。东越将兵从吴在丹徒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啖音徒览反。”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方言‘戟谓之縱’。”索隐縱音七江反。谓以戈刺杀之。

邹氏又音舂。亦音“从容”之“从”，谓撞杀之也。

注 集解吴地记曰：“吴王濞葬武进县南，地名相唐。”索隐张勃云“吴王濞葬丹徒县南，其地名相唐”。今注本云“武进县”，恐错也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汉吴王濞顷在润州丹徒县东练壁聚北，今入于江。吴录云丹徒有吴王顷，在县北，其处名为相唐。”

三王之围齐临菑也，三月不能下。汉兵至，胶西、胶东、菑川王各引兵归。胶西王乃袒跣，席焞，饮水，谢太后。王太子德曰：“汉兵远，臣观之已罢，可袭，愿收大王余兵击之，击之不胜，乃逃入海，未晚也。”王曰：“吾士卒皆已坏，不可发用。”弗听。汉将弓高侯颀当 遗王书曰：“奉诏诛不义，降者赦其罪，复故；不降者灭之。王何处，须以从事。”王肉袒叩头汉军壁，谒曰：“臣印奉法不谨，惊骇百姓，乃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，敢请菹醢之罪。”弓高侯执金鼓见之，曰：“王苦军事，愿闻王发兵状。”王顿首膝行对曰：“今者，晁错

天子用事臣，变更高皇帝法令，侵夺诸侯地。印等以为不义，恐其败乱天下，七国发兵，且以诛错。今闻错已诛，印等谨以罢兵归。”将军曰：“王苟以错不善，何不以闻？（及）[乃]未有诏虎符，擅发兵击义国。以此观之，意非欲诛错也。”乃出诏书为王读之。读之讫，曰：“王其自图。”王曰：“如印等死有余罪。”遂自杀。太后、太子皆死。胶东、菑川、济南王皆死，国除，纳于汉。郿将军围赵十月而下之，赵王自杀。济北王以劫故，得不诛，徙王菑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姓韩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自杀’。”

初，吴王首反，并将楚兵，连齐赵。正月起兵，三月皆破，独赵后下。复置元王少子平陆侯礼为楚王，续元王后。徙汝南王非王吴故地，为江都王。

太史公曰：吴王之王，由父省也。能薄赋敛，使其觝，以擅山海利。逆乱之萌，自其子兴。争技发难，卒亡其本；亲越谋宗，竟以夷陨。晁错为国远虑，祸反近身。袁盎权说，初宠后辱。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，山海不以封。

“毋亲夷狄，以疏其属”，盖谓吴邪？“毋为权首，反受其咎”，岂盎、错邪？

注 集解言濞之王吴，由父代王被省封合阳侯。省音所幸反。索隐省音所景反。省者，减也。谓父仲从代王省封合阳侯也。

注 索隐谓与太子争博为争技也。

【索隐述赞】吴楚轻悍，王濞倍德。富因采山，衅成提局。

僇矜貳志，连结七国。嬰命始監，错誅未塞。天之悔禍，卒取奔北。